

中国古典名著

拍案惊奇

(上)

凌濛初
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明朝小说



拍案惊奇

(上)

〔明〕 凌濛初 著

目 录

卷 之 一	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鼍龙壳	1
卷 之 二	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	23
卷 之 三	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	46
卷 之 四	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	58
卷 之 五	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	73
卷 之 六	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	85
卷 之 七	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	106
卷 之 八	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	119

卷 之 九	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	134
卷 之 十	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	146
卷 十 一	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	162
卷 十 二	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	182
卷 十 三	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臬成铁案	196

拍案惊奇卷之一

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鼃龙壳

日日深杯酒满，朝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且喜无拘无碍。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材？不须计较与安排，领取而今见在。

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《西江月》，单道着人生功名富贵，总有天数，不如图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今，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，该富的不得富，该贵的不得贵。能文的倚马千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盖不完酱瓿；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簞箭煮不熟饭锅。极至那痴呆懵懂，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甲；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。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俗语有两句道得好：“命若穷，掘着黄金化做铜；命若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彦高又有词云：“造化小儿无定据。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眼见都如许。”僧晦庵亦有词云：“谁不愿黄金屋？谁不愿千锺粟？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

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：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干忙！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？”这几位名人，说来说去，都是一个意思，总不如古语云：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。”

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惰的也只消天掉下前程；不须经商立业，败坏的也只消天挣与家缘。却不把人间向上的心都冷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；出了败坏的人，也就是命中该穷。此是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，出人意外，把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哩。

且听说一人，乃是宋朝汴京人氏，姓金，双名维厚。乃是经纪行中人。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，睡醒来千思想、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。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一个久远方法：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，若是上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，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，把一综红线，结成一绺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，夜来摩弄一番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再积不成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金老生有四子。一日，是他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金老见了四子踉踉跄跄，心中喜欢。便对四子说道：“我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，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，见将绒线做对儿结着。今将拣个好日子，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

是夜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。醉眼模糊，望去八个大

锭，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了。

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走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细听看，恰像欲前不前相让一般。床前灯火微明，揭帐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曰：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数将满。待翁归天后，再觅去向。今闻我翁目下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，我等与郎君辈原无前缘，故此先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。后缘未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，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惊，翻身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，远远见八人出了房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的跌倒。飒然惊醒，乃是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个大锭。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。叹了一口气，哽咽了一会，道：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，倒是别人家的！明明说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。

次早起来，与儿子每说知。儿子中也有惊骇的，也有疑惑的。惊骇的道：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：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，失许了我们。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不见得。”

金老看见儿子们疑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。遂访至某县某村，果有王姓某者。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

金老便开口问道：“宅上有何事如此？”家人报知，请主人出来。主人王老，见金老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：“老

汉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：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买卜，先生道‘移床即好’。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，腰系红束，对寒荆道：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来投身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，不知是那里来的。此皆神天福祐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今我丈来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？”金老跌跌脚道：“此老汉一生所积。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。但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：“容易。”笑嘻嘻地走进来，叫安童四人托出四个盘来，每盘两锭，多是红绒系束，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觉扑簌簌吊下泪来。抚摩一番道：“老汉直如此命薄，消受不得。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

金老道：“自家的东西尚无福，何须尊惠？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。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面儿通红。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直至家中，对儿子们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处，临行送银三两。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元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。袖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自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。客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得不去。

该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有的倒无了，原无的倒有了，并不由人计较。

而今说一个人，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极贫极苦的，却在渺渺茫茫、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希有，亘古新闻，有诗为证。诗曰：

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惠不关呆。

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苏州府长洲县阊门外有一人，姓文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。琴棋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富，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，坐吃山空，将祖上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，看见别人经商图利的，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百不着。

一日，见人说北京扇子好卖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求了名人诗画，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，搨了几笔，便直上两数银子。中等的，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。他自家，也兀自做得来的。下等的，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的。拣个日子，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妆晃子弟，要买把苏做的扇子，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北京历

渗却在七、八月，更加日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弄做了个“合而言之”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西缺一块，但是有字有画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只剩下等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？将就卖了做盘费回家，本钱一空。

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己折本，但是搭他做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。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做倒运汉。不数年，把个家事干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谄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游耍去处少他不得，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帮闲行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，又有诚实人家嫌他是个杂板令。高不凑，低不就，打从帮闲的、处馆的两项人见了，也就做鬼脸，把“倒运”两字笑他，不在话下。

一日，有几个走海泛货的邻近，做头的无非是张大、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十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得了，自家思忖道：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，便附了他们航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且他们定是不却我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

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踱将来。元来这个张大，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肯扶持好人，所以乡里起他一个混名，叫张识货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一一与他说了。张大道：“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不耐烦寂寞，若得兄去，在船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？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：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空了一番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

较，多少凑些出来助你，将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：“多谢厚情。只怕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。”张大道：“且说说看。”一竟自去了。

恰遇一个瞽目先生，敲着报君知走将来。文若虚伸手顺袋里摸了一个钱，扯做一卦，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：“此卦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：“我只要搭去海外耍耍，混过日子罢了，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？要甚么资助？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？便直恁地财爻动！这先生也是混帐。”

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：“说着钱，便无缘。这些人好笑！说道你去，无不喜欢；说到助银，没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拼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办不成甚货，凭你买些果子，船里吃罢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，道：“快些收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：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中拿了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：“置得甚货么？”信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筐篮内盛着卖的：

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皴，尚有余酸；霜未降，不可多得。

元殊苏井诸家树，亦非李氏千头奴。较广似曰难兄，比福亦云具体。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暖土肥，与闽广无异；所以广橘、福橘播名天下，洞庭有一样橘树，绝与他相似，颜色正同，香气亦同，止是初出时味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也甜美，比福橘之价，十分之一，名曰“洞底红”。若虚看见了，便思想道：“我一两银子，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

渴，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，装上竹篓，雇一闲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：“文先生宝货来也。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的事。

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：

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河如覆。

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橛，下了铁锚，缆好了。船中人多上岸，打一看，元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曰“吉零国”。元来这边中国货物，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，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九倍利息？所以人都拚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各有熟识经纪、歇家、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找寻，发货去了，只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——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

正闷坐间，猛可想起道：“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到船中不曾开看，莫不人气蒸烂了？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叫那水手在舱板底下翻将起来，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艙板上。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福凑，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星斗。岸上走的人都拢将来，问道：“是甚么好东西呀？”文若虚只不答应，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就吃。岸上看的一发多了，惊笑道：“元来是吃得的！”就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：“多少一个？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说

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：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那兜罗绵红裹肚来，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道：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银钱，手中等看，约有两把重。心下想道：“不知这些银子要买多少，也不见秤秤，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。”拣个大些的、红得可爱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掂了一掂道：“好东西呀！”扑地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。连旁边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不分囊，一块塞在口里，甘水满咽喉，连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。哈哈大笑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又伸手到裹肚里，摸出十个银钱来，说：“我要买十个进奉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拣十个与他去了。

那看的人见那人如此买去了，也有买一个的，也有买两个三个的，都是一般银钱。买了的，都千欢万喜去了。元来彼国以银为钱，上有文采，有等龙凤文的最贵重，其次人物，又次禽兽，又次树木，最下通用的是水草，却都是银铸的，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橘的都是一样水草纹的，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，所以欢喜，也只是要小便宜肚肠，与中国人一样。须臾之间，三停里卖了二停。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钱转来，文若虚已此剩不多了，拿一个班道：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，不卖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，四个钱买了两颗，口中哓哓说：“悔气！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，就埋怨道：“我每还要买个，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？”买的人道：“你不听得他方才说兀自不卖了？”

正在议论间，只见首先买十颗的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青

驄馬，飛也似奔到船邊，下了馬，分開人叢，對船上大喝道：“不要零賣！不要零賣！是有的俺多要買。俺家頭目要買去進克汗哩！”看的人聽見這話，便遠遠走開，站住了看。

文若虛是個伶俐的人，看見來勢，已此瞧科在眼里，曉得是個好主顧了，連忙把簍里盡數傾出來，止剩五十餘顆，數了一數，又拿起班來，說道：“適間講過，要留着自用，不得賣了。今肯加些價錢，再讓幾顆去罷。適間已賣出兩個錢一顆了。”其人在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出錢來，另是一樣樹木紋的，說道：“如此錢一個罷了。”文若虛道：“不情愿，只照前樣罷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，又把手去摸出一個龍鳳紋的來道：“這樣的一個如何？”文若虛又道：“不情愿，只要前樣的。”那人又笑道：“此錢一個抵百個，料也沒得与你，只是与你耍。你不要俺這一個，却要那等的，是個傻子。你那東西肯都与俺了，俺再加你一个那等的也不打緊。”文若虛數了一數，有五十二顆，准准的要了他一百五十六個水草銀錢。那人連竹簍都要了，又丟了一個錢，把簍拴在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。看的人見沒得賣了，一哄而散。

文若虛見人散了，到艙里把一個錢秤一秤，有八錢七分多重。秤過數個，都是一般。總數一數，共有一千個差不多。把兩個賞了船家，其餘收拾在包里了。笑一聲道：“那盲子好靈卦也！”歡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來對他說笑則個。

說話的，你說錯了！那國里銀子這樣不值錢，如此做買賣？那久慣漂洋的帶去多是綾羅段匹，何不多賣了些銀錢回來，一發百倍了？看官有所不知，那國里見了綾羅等物，都是以貨交兌，我這里人也只是要他貨物，才有利錢。若是賣

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、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两也只得如此，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认做把低钱交易，我却只管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。说话的，你又说错了。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何不只买吃口东西，只换他低钱，岂不有利？用着重本钱置他货物怎地？看官，又不是这话。也是此人偶然有此横财，带去着了手，若是有心第二遭再带去，三五日不遇巧，等得希烂。那文若虚运未通时，卖扇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是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？是这样执一论不得的。

闲话休题。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，文若虚把上头事说了一遍，众人都惊喜道：“造化！造化！我们同来，倒是你没本钱的先得了手也。”张大便拍手道：“人都道他倒运，而今想是运转了。”便对文若虚道：“你这些银钱，此间置货，作价不多。除是转发在伙伴中，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，上去打换些土产珍奇，带转去有大利钱，也强如虚藏此银钱在身边，无个用处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是倒运的，将本求财，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。今承诸公挈带，做此无本钱生意，偶然侥幸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，如何还要生利钱，妄想甚么？万一如前再做折了，难道再有‘洞庭红’这样好卖不成？”众人多道：“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，有的是货物，彼此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一年吃蛇咬，三年怕草索。说着货物，我就没胆气了。只是守了这些银钱回去罢！”众人齐拍手道：“放着几倍利钱不取，可惜可惜。”

随同众人一齐上去，到了店家，交货明白，彼此兑换。约有半月光景，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，他已自志得

意满，不放在心上。众人事体完了，一齐上船。烧了神福，吃了酒，开洋。

行了数日，忽然间天变起来，但见：

乌云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龙戏舞起长空，鱼鳖惊惶潜水底。艨艟泛泛，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；岛屿浮浮，便似没不煞的几双水鹁。舟中是方扬的米簸，舷外是正熟的饭锅。总因风伯太无情，以致篙师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见风起了，扯起半帆，不问东西南北，随风势漂去。隐隐望见一岛，便带住篷脚，只看着岛边使来。看看渐近，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。但见：

树木参天，草莱遍地。荒凉径界，无非些兔迹狐踪；坦迤土壤，料不是龙潭虎窟。迷茫内、未识应归何国辖？开辟来、不知曾否有人登？

船上人把船后抛了铁锚，将桩橛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，对舱里道：“且安心坐一坐，候风势则个。”

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，巴不得行路，却如此守风呆坐，心里焦燥。对众人道：“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。”众人道：“一个荒岛，有何好看？”文若虚道：“总是闲着，何碍？”众人被风颠得头晕，个个是呵欠连天的，不肯同去。文若虚便自一个抖擞精神，跳上岸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十年败壳精灵显，一介穷神富贵来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时长，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，便双脚走不动，也拄个拐儿随他同去一番，也不枉的。

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，偏要发个狠，扳藤附葛，直走

到岛上绝顶。那岛也苦不甚高，不费甚大力，只是荒草蔓延，无好路径。到得上边打一看时，四望漫漫，身如一叶，不觉凄然吊下泪来。心里道：“想我如此聪明，一生命蹇，家业消亡，剩得只身，直到海外。虽然侥幸有得千来个银钱在囊中，知他命里是我的不是我的？今在绝岛中间，未到实地，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着的哩！”

正在感怆，只见望去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。移步往前一看，却是床大一个败龟壳。大惊道：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！世上人那里曾看见？说也不信的。我自到海外一番，不曾置得一件海外物事，今我带了此物去，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，与人看看，省得空口说着，道是苏州人会调谎。又且一件：锯将开来，一盖一板，各置四足，便是两张床，却不奇怪？”遂脱下两只裹脚，接了，穿在龟壳中间，打个扣儿，拖了便走。

走至船边，船里人见他这等模样，都笑道：“文先生那里又跔了纤来？”文若虚道：“好教列位得知，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却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，吃惊道：“好大龟壳！你拖来何干？”文若虚道：“也是罕见的，带了他去。”众人笑道：“好货不置一件，要此何用？”有的道：“也有用处。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，灼他一卦，只没有这样大龟药。”又有的道是：“医家要煎龟膏，拿去打碎了煎起来，也当得几百个小龟壳。”

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管有用没用，只是希罕，又不费本钱，便带了回去。”当时叫个船上水手，一抬抬下舱来。初时山下空阔，还只如此，舱中看来，一发大了，若不是海船，也着不得这样狼狽东西。众人大家笑了一回，说道：“到家时有人

问，只说文先生做了偌大的乌龟买卖来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笑，我好歹有一个用处，决不是弃物。”随他众人取笑，文若虚只是得意。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，抹干了，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摠在龟壳里面，两头把绳一绊，却当了一个大皮箱子。自笑道：“兀的不眼前就有用起了？”众人都笑将起来，道：“好算计，好算计！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。”

当夜无词。次日风息了，开船一走。不数日又到了一个去处，却是福建地方了。才住定了船，就有一伙惯伺候接海客的小经纪牙人攒将拢来，你说张家好，我说李家好，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嚷个不住。海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跟了去，其余的也就住了。

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大店中坐定，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，连忙先发银子，唤厨户包办酒席几十桌。分付停当，然后踱将出来。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，姓个古怪姓，是玛瑙的玛字，叫名玛宝哈，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，不知有多少万数本钱。众人走海过的，都是熟主熟客，只有文若虚不曾认得。抬眼看时，元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，衣帽言动都与中华不大分别，只是剃眉剪须，深目高鼻，有些古怪。出来见了众人，行宾主礼，坐定了。两杯茶罢，站起身来，请到一个大厅上，只见酒筵多完备了，且是摆得济楚。元来，旧规海船一到，主人家先折过这一番款待，然后发货讲价的。

主人家手执着一付法浪菊花盘盏，拱一拱手道：“请列位货单一看，好定坐席。”看官，你道这是何意？元来波斯胡以利为重，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值得上万者，就送在先席，余者看货轻重，挨次坐去，不论年纪，不论尊卑，一向做下的

规矩。船上众人，货物贵的贱的，多的少的，你知我知，各自心照，差不多领了酒杯，各自坐了。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，呆呆站在那里。主人道：“这位老客长不曾会面，想是新出海外的，置货不多了。”众人大家说道：“这是我们好朋友，到海外耍去的，身边有银子，却不曾肯置货。今日没奈何，只得屈他在末席坐了。”文若虚满面羞惭，坐了末位。主人坐在横头。

饮酒中间，这一个说道我有猫儿眼多少，那一个说道我有祖母绿多少，你夸我逞。文若虚一发嘿嘿无言，自心里也微微有些懊悔道：“我前日该听他们劝，置些货来的是，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，说不得一句说话。”又自叹了口气道：“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，今已大幸，不可不知足。”自思自忖，无心发兴吃酒。众人却猜拳行令，吃得狼藉。主人是个积年，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，不好说破，虚劝了他几杯酒。众人都起身道：“酒勾了，天晚了，趁早上船去，明日发货罢。”别了主人去了。

主人撤了酒席，收拾睡了。明日起个清早，先走到海岸船边，来拜这伙客人。主人登舟，一眼瞅去，那舱里狼狼狺狺这件东西早先看见了，吃了一惊道：“这是那一位客人的宝货？昨日席上并不曾见说起。莫不是不要卖的？”众人都笑指道：“此敝友文兄的宝货。”中有一人衬道：“又是滞货。”主人看了文若虚一看，满面挣得通红，带了怒色，埋怨众人道：“我与诸公相处多年，如何恁地作弄我？教我得罪于新客，把一个末坐屈了他，是何道理？”一把扯住文若虚，对众客道：“且慢发货，容我上岸谢过罪着。”众人不知其故，有几个与

文若虚相知些的，又有几个喜事的，觉得有些古怪，共十余人赶了上来，重到店中，看是如何。

只见主人拉了文若虚，把交椅整一整，不管众人好歹，纳他头一位坐下了，道：“适间得罪得罪，且请坐一坐。”文若虚也心中镗铙，忖道：“不信此物是宝贝，这等造化不成？”主人走了进去，须臾出来，又拱众人到先前吃酒去处，又早摆下几桌酒，为首一桌比先更齐整。把盏向文若虚一揖，就对众人道：“此公正该坐头一席。你每枉自一船的货，也还赶他不来。先前失敬失敬。”众人看见，又好笑，又好怪，半信不信的，一带儿坐了。

酒过三杯，主人就开口道：“敢问客长，适间此宝可肯卖否？”文若虚是个乖人，趁口答应道：“只要有好价钱，为甚不卖？”那主人听得肯卖，不觉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，起身道：“果然肯卖，但凭分付价钱，不敢吝惜。”文若虚其实不知值多少，讨少了怕不在行，讨多了怕吃笑，忖了一忖，面红耳热，颠倒讨不出价钱来。

张大便与文若虚丢个眼色，将手放在椅子背后，竖着三小指头，再把第二个指空中一撇，道：“索性讨他这些。”文若虚摇头，竖一指道：“这些我还讨不出口在这里。”却被主人看见道：“果是多少价钱？”张大捣一个鬼道：“依文先生手势，取像要一万哩。”主人呵呵大笑道：“这是不要卖，哄我而已，此等宝物岂止此价钱？”众人见说，大家目瞪口呆，都立起了身来，扯文若虚去商议道：“造化，造化。想是值得多哩！我们实实不知如何定价，文先生不如开个大口，凭他还罢。”文若虚终是碍口识羞，待说又止。众人道：“不要不老

气。”主人又催道：“实说说何妨？”文若虚只得讨了五万两。主人还摇头道：“罪过罪过，没有此话。”扯着张大，私问道：“老客长们海外往来不是一番了，人都叫你是张识货，岂有不知此物就里的？必是无心卖他，奚落小肆罢了。”张大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这个是我的好朋友，同了海外顽耍的，故此不曾置货。适间此物，乃是避风海岛偶然得来，不是出价置办的，故此不识得价钱。若果有这五万与他，勾他富贵一生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”主人道：“如此说，要你做个大大保人，当有重谢，万万不可翻悔。”遂叫店小二拿出文房四宝来，主人家将一张供单绵料纸折了一折，拿笔递与张大道：“有烦老客长做主，写个合同文书，好成交易。”张大指着同来一人道：“此位客人褚中颖写得好。”把纸笔让与他。褚客磨得墨浓，展好纸，提起笔来写道：

立合同议单张乘运等。今有苏州客人文实，海外带来大龟壳一个，投至波斯玛宝哈店，愿出银五万两买成。议定立契之后，一家交货，一家交银，各无翻悔，有翻悔者罚契上加一，合同为照。

一样两纸。后边写了年月日，下写张乘运为头，一连把在坐客人十来个写去。褚中颖因自己执笔，写了落末。年月前边空行中间，将两纸凑着，写了骑缝一行，两边各半，乃是“合同议约”四字。下写“客人文实，主人玛宝哈”，各押了花押。单上有名，从后头写起，写到张乘运，道：“我们押字钱重些，这买卖才弄得成。”主人笑道：“不敢轻，不敢轻。”

写毕，主人进内，先将银一箱抬出来道：“我先交明白了用钱，还有说话。”众人攒将拢来。主人开箱，却是五十两一

包，共总二十包，整整一千两，双手交与张乘运道：“凭老客长收明，分与众位罢。”众人初然吃酒、写合同，大家撺哄鸟乱，心下还有些不信的意思，如今见他拿出精晃晃白银来做用钱，方知是实。文若虚恰像梦里醉里，话都说不出来，呆呆地看。张大扯他一把道：“这用钱如何分散，也要文兄主张。”文若虚方说一句道：“且完了正事慢处。”

只见主人笑嘻嘻的对文若虚说道：“有一事要与客长商议。价银现在里面阁儿上，都是向来兑过的，一毫不少，只消请客长一两位进去，将一包过一过目，兑一兑为准，其余多不消兑得。”却又一说：“此银数不少，搬动也不是一时功夫，况且文客官是个单身，如何好将下船去？又要泛海回还，有许多不便处。”文若虚想了一想道：“见教得极是，而今却待怎么？”主人道：“依着愚见，文客官目下回去未得。小弟此间有一个段匹铺，有本三千两在内，其前后大小厅屋楼房共百余间，也是个大所在，价值二千两，离此半里之地。愚见就把本店货物及房屋文契作了五千两，尽行交与文客官，就留文客官在此住下了，做此生意。其银也做几遭搬了过去，不知不觉。日后文客官要回去，这里可以托心腹伙计看守，便可轻身往来。不然，小店交出不难，文客官收贮却难也。愚意如此。”说了一遍，说得文若虚与张大跌足道：“果然是客纲客纪，句句有理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我家里元无家小，况且家业已尽了，就带了许多银子回去，没处安顿。依了此说，我就在这里立起个家缘来，有何不可？此番造化，一缘一会，都是上天作成的，只索随缘做去。便是货物房产价钱未必有五千，总是落得的。”便对主人说：“适间所言，诚是万全之算，

小弟无不从命。”主人便领文若虚进去阁上看，又叫张、褚二人：“一同来看看，其余列位不必了，请略坐一坐。”他四人去了。

众人不进去的，个个伸头缩颈，你三我四说道：“有此异事！有此造化！早知这样，懊悔岛边泊船时节也不去走走，或者还有宝贝也不见得。”有的道：“这是天大的福气，撞将来的，如何强得？”正欣赏间，文若虚已同张、褚二客出来了。众人都问：“进去如何了？”张大道：“里边高阁是个土库，放银两的所在，都是桶子盛着。适间进去看了十个大桶，每桶四千，又五个小匣，每个一千，共是四万五千。已将文兄的封皮记号封好了，只等交了货，就是文兄的了。”主人出来道：“房屋文书、段匹帐目俱已在此，凑足五万之数了。且到船上取货去。”一拥都到海船来。

文若虚于路对众人说：“船上人多，切勿明言，小弟自有厚报。”众人也只怕船上人知道，要分了用钱去，各各心照。文若虚到了船上，先向龟壳中把自己包裹被囊取出了。手摸一摸壳，口里暗道：“侥幸！侥幸！”主人便叫店内后生二人来抬此壳，分付道：“好生抬进去，不要放在外边。”船上人见抬了此壳去，便道：“这个滞货也脱手了，不知卖了多少？”文若虚只不做声，一手提了包裹，往岸上就走。这起初同上来的几个，又赶到岸上，将龟壳从头至尾细细看了一遍，又向壳内张了一张，挠了一挠，面面相觑道：“好处在那里？”

主人仍拉了这十来个一同上去，到店里，说道：“而今且同文客官看了房屋铺面来。”众人与主人一同走到一处，正是闹市中间，一所好大房子。门前正中是个铺子，傍有一弄。走

进转个湾，是两扇大石板门，门内大天井，上面一所大厅，厅上有一匾，题曰：“来琛堂”。堂旁有两楹侧屋，屋内三面有橱，橱内都是绫罗各色段匹。以后内房楼房甚多。文若虚暗道：“得此为住居，王侯之家不过如此矣。况又有段铺营生，利息无尽，便做了这里客人罢了，还思想家里做甚？”就对主人道：“好却好，只是小弟是个孤身，毕竟还要寻几房使唤的人才住得。”主人道：“这个不难，都在小店身上。”

文若虚满心欢喜，同众人走归本店来。主人讨茶来吃了，说道：“文客官今晚不消船里去，就在铺中下了。使唤的人，铺中现有，逐渐再讨便是。”众客人多道：“交易事已成，不必说了。只是我们毕竟有些疑心，此壳有何好处，值价如此？还要主人见教一个明白。”文若虚道：“正是，正是。”

主人笑道：“诸公枉了海上走了多遭，这些也不识得！列位岂不闻说龙有九子乎？内有一种是鼉龙，其皮可以幔鼓，声闻百里，所以谓之鼉鼓。鼉龙万岁，到底蜕下此壳成龙。此壳有二十四肋，按天上二十四气，每肋中间节内有大珠一颗。若是肋未完全时节，成不得龙，蜕不得壳。也有生捉得他来，只好将皮幔鼓，其肋中也未有东西。直待二十四肋肋完全，节节珠满，然后蜕了此壳变龙而去。故此是天然蜕下，气候俱到，肋节俱完的，与生擒活捉、寿数未满的不同，所以有如此之大。这个东西，我们肚中虽晓得，知他几时蜕下，又在何处地方守得他着？壳不值钱，其珠皆有夜光，乃无价宝也。今天幸遇巧，得之无心耳。”

众人听罢，似信不信。只见主人走将进去了一会，笑嘻嘻的走出来，袖中取出一西洋布的包来，说道：“请诸公看看。”

解开来，只见一团绵裹着寸许大一颗夜明珠，光彩夺目，讨个黑漆的盘，放在暗处，其珠滚一个不定，闪闪烁烁，约有尺余亮处。众人看了，惊得目瞪口呆，伸了舌头，收不进来。主人回身转来，对众逐个致谢道：“多蒙列位作成了。只这一颗，拿到咱国中，就值方才的价钱了；其余多是尊惠。”众人个个心惊，却是说过的话又不好翻悔得。

主人见众人有些变色，收了珠子，急急走到里边，又叫抬出一个段箱来。除了文若虚，每人送与段子二端，说道：“烦劳了列位，做两件道袍穿穿，也见小肆中薄意。”袖中又摸出细珠十数串，每送一串，道：“轻鲜，轻鲜，备归途一茶罢了。”文若虚处另是粗些的珠子四串，段子八匹，道是：“权且做几件衣服。”文若虚同众人欢喜作谢了。

主人就同众人送了文若虚到段铺中，叫铺里伙计后生们都来相见，说道：“今番是此位主人了。”主人自别了去，道：“再到小店中去去来。”只见须臾间数十个脚夫扛了好些扛来，把先前文若虚封记的十桶五匣都发来了，文若虚搬在一个深密谨慎的卧房里头去处。出来对众人道：“多承列位挈带，有此一套意外富贵，感谢不尽。”走进去把自家包裹内所卖洞庭红的银钱倒将出来，每人送他十个，止有张大与先前出银助他的两三个分外又是十个，道：“聊表谢意。”此时文若虚把这些银钱看得不在眼里了，众人却是快活，称谢不尽。文若虚又拿出几十个来，对张大说道：“有烦老兄将此分与船上同行的人，每位一个，聊当一茶。小弟住在此间，有了头绪，慢慢到本乡来。此时不得同行，就此为别了。”张大道：“还有一千两用钱，未曾分得，却是如何？须得文兄分开，方没得

说。”文若虚道：“这倒忘了。”就与众人商议，将一百两散与船上众人，余九百两照现在人数，另外添出两股，派了股数，各得一股，张大为头的，褚中颖执笔的，多分一股。众人千欢万喜，没有说话。

内中一人道：“只是便宜了这回回，文先生还该起个风，要他些不敷才是。”文若虚道：“不要不知足。看我一个倒运汉，做着便折本的，造化到来，平空地有此一主财爻，可见人生分定，不必强求。我们若非这主人识货，也只当得废物罢了，还亏他指点晓得，如何还好昧心争论？”众人都道：“文先生说得是。存心忠厚，所以该有此富贵。”大家千恩万谢，各各贲了所得东西，自到船上发货。

从此，文若虚做了闽中一个富商，就在那边取了妻小，立起家业。数年之间，才到苏州走一遭，会会旧相识，依旧去了。至今子孙繁衍，家道殷富不绝。正是：

运退黄金失色，时来顽铁生辉。

莫与痴人说梦，思量海外寻龟。

拍案惊奇卷之二

姚滴珠避羞惹羞 郑月娥将错就错

诗云：

自古人心不同，尽道有如其面。假饶容貌无差，毕竟心肠难变。

话说人生只有面貌最是不同，盖因各父母所生，千枝万派，那能勾一模一样的？就是同父合母的兄弟，同胞双生的儿子，道是相像得紧，毕竟仔细看来，自有些少不同去处。却又作怪：尽有途路各别、毫无干涉的人，蓦地有人生得一般无二，假充得真的。从来正书上面说，孔子貌似阳虎，以致匡人之围，是恶人像了圣人；传奇上边说，周坚死替赵朔，以解下宫之难，是贱人像了贵人——是个解不得的道理。

按《西湖志余》上面，宋时有一事，也为面貌相像，骗了一时富贵，享用十余年，后来事败了的。却是靖康年间，金人围困汴梁，徽、钦二帝蒙尘北狩，一时后妃公主被虏去的甚多。内中有一个公主，名曰柔福，乃是钦宗之女，当时也

被虏去。后来高宗南渡称帝，改号建炎，四年，忽有一女子诣阙自陈，称是柔福公主，自虏中逃归，特来见驾。高宗心疑道：“许多随驾去的臣宰尚不能逃，公主鞋弓袜小，如何脱离得归来？”颁诏令旧时宫人看验，个个说道：“是真的，一些不差。”及问他宫中旧事，对答来皆合；几个旧时的人，他都叫得姓名出来。只是众人看见一双足却大得不象样，都道：“公主当时何等小足，今却这等！止有此不同处。”以此回复圣旨。

高宗临轩亲认，却也认得，诘问道：“你为何恁般一双脚了？”女子听得，啼哭起来道：“这些臊羯奴驱逐便如牛马一般。今乘间脱逃，赤脚奔走，到此将有万里。岂能尚保得一双纤足如旧时模样耶？”高宗听得，甚是惨然。颁诏特加号福国长公主，下降高世瓘，做了驸马都尉。其时汪龙溪草制词曰：

彭城方急，鲁元尝困于面驰；江左既兴，益寿宜充于禁裔。

那鲁元是汉高帝的公主，在彭城失散，后来复还的。益寿是晋驸马谢混的小名，江左中兴，元帝公主下降的。故把来比他两人，甚为切当。自后夫荣妻贵，恩费无算。

其时高宗为母韦贤妃在虏中，年年费尽金珠求赎，遥尊为显仁太后。和议既成，直到绍兴十二年自虏中回銮，听见说道：“柔福公主进来相见。”太后大惊道：“那有此话？柔福在虏中受不得苦楚，死已多年，是我亲看见的，那得又有一个柔福？是何人假出来的？”发下旨意，着法司严刑究问。

法司奉旨，提到人犯，用起刑来。那女子熬不得，只得

将真情招出道：“小的每本是汴梁一个女巫。靖康之乱，有宫中女婢逃出民间，见了小的每，误认做了柔福娘娘，口中厮唤。小的每惊问，他便说小的每与娘娘面貌一般无二。因此小的每有了心，日逐将宫中旧事问他，他日日衍说得心下习熟了，故大胆冒名自陈，贪享这几时富贵，道是永无对证的了。谁知太后回銮，也是小的每福尽灾生，一死也不枉了。”问成罪名。高宗见了招伏，大骂：“欺君贼婢。”立时押付市曹处决，抄没家私入官。总算前后锡赉之数，也有四十七万缗钱。虽然没结果，却是十余年间也受用得勾了。只为一个容颜厮像，一时骨肉旧人都认不出来，若非太后复还，到底被他瞒过，那个再有疑心的？就是死在太后未还之先，也是他便宜多了。天理不容，自然败露。

今日再说一个容貌厮像，弄出好些奸巧希奇的一场官司来。正是：

自古唯传伯仲偕，谁知异地巧安排？

试看一样滴珠面，惟有人心再不谐。

话说国朝万历年间，徽州府休宁县荪田乡姚氏有一女，名唤滴珠，年方十六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美冠一方。父母俱在，家道殷富，宝借异常，娇养过度。凭媒说合，嫁与屯溪潘甲为妻。

看来世间听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。他要说了穷，石崇也无立锥之地；他要说了富，范丹也有万顷之财。正是富贵随口定，美丑趁心生，再无一句实话的。那屯溪潘氏虽是个旧姓人家，却是个破落户，家道艰难，外靠男子出外营生，内

要女人亲操井臼，吃不得闲饭过日的了。这个潘甲虽是人物，也有几分象样，已自弃儒为商。况且公婆甚是狠戾，动不动出口骂詈，毫没些好歹。滴珠父母误听媒人之言，道他是好人家，把一块心头的肉嫁了过来。少年夫妻，却也过得恩爱，只是看了许多光景，心下好生不然，如常偷掩泪眼。潘甲晓得意思，把些好话哄他过日子。

却早成亲两月，潘父就发作儿子道：“如此你贪我爱，夫妻相对，白白过世不成？如何不想去做生意？”潘甲无奈，与妻滴珠说了，两个哭一个不住，说了一夜话。次日，潘父就逼儿子出外去了。滴珠独自一个，越越凄惶，有情无绪。况且是个娇养的女儿，新来的媳妇，摸头路不着，没个是处，终日闷闷过了。潘父潘母看见媳妇这般模样，时常急聒，骂道：“这婆娘想甚情人，害相思病了！”滴珠生来在父母身边如珠似玉，何曾听得这般声气？不敢回言，只得忍着气，背地哽哽咽咽，哭了一会罢了。

一日，因滴珠起得迟了些个，公婆朝饭要紧，猝地答应不迭。潘公开口骂道：“这样好吃懒做的淫妇，睡到这等日高才起来！看这自由自在的模样，除非去做娼妓，倚门买俏，撺哄子弟，方得这样快活象意。若要做人家，是这等不得！”滴珠听了，便道：“我是好人家的儿女，便做道有些不是，直得如此作贱说我？”大哭一场，没分诉处。到得夜里睡不着，越思量越恼，道：“老无知这样说话，须是公道上不得。我忍耐不过，且跑回家去告诉爹娘，明明与他执论，看这话是该说的不该说的！亦且借此为名，赖在家多住几时，也省了好些气恼。”算计定了。侵晨未及梳洗，将一个罗帕兜头扎了，一

口气跑到渡口来。

说话的若是同时生，并年长，晓得他这去不尴尬，拦腰抱住，揪胸扯回，也不见得后边若干事件来。只因此去，天气却早，虽是已有行动的了，人踪尚稀，渡口悄然。这地方有一个专一做不好事的光棍，名唤汪锡，绰号“雪里蛆”，是个冻饿不怕的意思。也是姚滴珠合当悔气，撞着他独自个溪中乘了竹筏。未到渡口，望见了个花朵般后生妇人，独立岸边，又且头不梳裹，满面泪痕，晓得有些古怪。在筏上问道：“娘子要渡溪么？”滴珠道：“正要过去。”汪锡道：“这等，上我筏来。”一口叫：“放仔细些！”一手去接他下来。

上得筏，一篙撑开。撑到一个僻静去处，问道：“娘子，你是何等人家？独自一个要到那里去？”滴珠道：“我自要到荪田娘家去。你只送我到渡口上岸，我自认得路，管我别事做甚？”汪锡道：“我看娘子头不梳，面不洗，泪眼汪汪，独身自走，必有跷蹊作怪的事。说得明白，才好渡你。”滴珠在个水中央了，又且心里急要回去，只得把丈夫不在家了，如何受气的上项事，一头说，一头哭，告诉了一遍。

汪锡听了，便心下一想，转身道：“这等说，却渡你去不得。你起得没好意了，放你上岸，你或是逃去，或是寻死，或是被别人拐了去，后来查出是我渡你的，我却替你吃没头官司。”滴珠道：“胡说！我自是娘家去，如何是逃去？若我寻死路，何不投水，却过了渡去自尽不成？我又认得娘家路，没得怕人拐我。”汪锡道：“却是信你不过。你既要娘家去，我舍下甚近，你且上去，我家中坐了，等我走去对你家说了，叫人来接你去，却不两边放心得下？”滴珠道：“如此也好。”正

是女流之辈，无大见识，亦且一时无奈，拗他不过，还只道好心，随了他来。

上得岸时，转弯抹角，到了一个去处。引进几重门户，里头房室甚是幽静清雅，但见：

明窗静几，锦帐文茵。庭前有数种盆花，座内有几张素椅。壁间纸画周之冕，桌上沙壶时大彬。窄小蜗居，虽非富贵王侯宅；清闲螺径，也异寻常百姓家。

元来这个所在是这汪锡一个囤子，专一设法良家妇女到此，认作亲戚，拐那一等浮浪子弟、好扑花行径的，引他到此，勾搭上了，或是片时取乐，或是迷了的，便做个外宅居住，赚他银子无数。若是这妇女无根蒂的，他等有贩水客人到，肯出一主大钱，就卖了去为娼。已非一日。今见滴珠行径，就起了个不良之心，骗他到此。

那滴珠是个好人家儿女，心里尽爱清闲，只因公婆凶悍，不要说日逐做烧火、煮饭、熬锅、打水的事，只是油、盐、酱、醋，他也拌得头疼了，见了这个干净精致所在，不知一个好歹，心下倒有几分喜欢。那汪锡见他无有慌意，反添喜状，便觉动火。走到跟前，双膝跪下求欢。滴珠就变了脸起来：“这如何使得？我是好人家儿女，你元说留我到此坐着，报我家中。青天白日，怎地拐人来家，要行局骗？若逼得我紧，我如今真要自尽了！”说罢，看见桌上有点灯铁签，捉起来望喉间就刺。汪锡慌了手脚道：“再从容说话，小人不敢了。”元来汪锡只是拐人骗财，利心为重，色上也不十分要紧，恐怕真个做出事来，没了一场好买卖。吃这一惊，把那一点勃勃

的春兴丢在爪哇国里去了。

他走到后头去好些时，叫出一个老婆子来，道：“王嬷嬷，你陪这里娘子坐坐，我到他家去报一声就来。”滴珠叫他转来，说明白了地方及父母名姓，叮嘱道：“千万早些叫他们来，我自有重谢。”汪锡去了。

那老嬷嬷去掇盆脸水，拿些梳头家火出来，叫滴珠梳洗。立在旁边呆看，插口问道：“娘子何家宅眷？因何到此？”滴珠把上项事，是长是短，说了一遍。那婆子就故意跌跌脚道：“这样老杀才，不识人！有这样好标致娘子做了媳妇，折杀了你不羞，还舍得出毒口骂他！也是个没人气的，如何与他一日相处？”滴珠说着心事，眼中滴泪。婆子便问道：“今欲何往？”滴珠道：“今要到家里告诉爹娘一番，就在家权避几时，待丈夫回家再处。”婆子就道：“官人几时回家？”滴珠又垂泪道：“做亲两月，就骂着逼出去了，知他几时回来？没个定期。”婆子道：“好没天理！花枝般一个娘子，叫他独守，又要骂他。娘子，你莫怪我说，你而今就回去得几时，少不得要到公婆家去的，你难道躲得在娘家一世不成？这腌臢烦恼是日长岁久的，如何是了？”滴珠道：“命该如此，也没奈何了。”婆子道：“依老身愚见，只教娘子快活享福，终身受用。”滴珠道：“有何高见？”婆子道：“老身往来的富家大户，公子王孙，有的是斯文俊俏少年子弟。娘子，你不消问得的，只是看得中意的，拣上一个。等我对他说了，他把你似珍宝一般看待，十分爱惜，吃自在食，着自在衣，纤手不动，呼奴使婢，也不枉了这一朵花枝模样。强如守空房、做粗作、淘闲气万万倍了。”

那滴珠是受苦不过的人，况且小小年纪，妇人水性，又想了夫家许多不好处，听了这一片话，心里动了，便道：“使不得。有人知道了怎好？”婆子道：“这个所在，外人不敢上门，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是个极密的所在。你住两日起来，天上也不要去了。”滴珠道：“适间已叫那撑筏的报家里去了。”婆子道：“那是我的干儿，恁地不晓事！去报这样冷信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一个人在外走进来，一手揪住王婆道：“好！好！青天白日，要哄人养汉，我出首去！”滴珠吃了一惊，仔细看来，却就是撑筏的那一个汪锡。滴珠见了道：“曾到我家去报不曾？”汪锡道：“报你家的鸟！我听得多时了也。王嬷嬷的言语是娘子下半世的受用，万全之策，凭娘子斟酌。”滴珠叹口气道：“我落难之人，走入圈套，没奈何了。只不要误了我的事。”婆子道：“方才说过的，凭娘子自拣，两相情愿，如何误得你？”

滴珠一时没主意，听了哄语，又且房室精致，床帐齐整，恰便似：

因过竹院逢僧话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

放心的悄悄住下。那婆子与汪锡两个殷殷勤勤，代替伏侍，要茶就茶，要水就水，惟恐一些不到处，那滴珠一发喜欢忘怀了。

过得一日，汪锡走出去，撞见本县商山地方一个大财主，叫得吴大郎。那大郎有百万家私，极是个好风月的人。因为平日肯养闲汉，认得汪锡，便问道：“这几时有甚好乐地么？”汪锡道：“好教朝奉得知，我家有个表侄女新寡，且是生得娇媚，尚未有个配头，这却是朝奉店里货，只是价钱重哩。”大

郎道：“可肯等我一看否？”汪锡道：“不难。只是好人家害羞，待我先到家，与他堂中说话，你劈面撞进来，看个停当便是。”吴大郎会意了。

汪锡先回来，见滴珠坐在房中，默默呆想。汪锡便道：“娘子便到堂中走走，如何闷坐在房里？”王婆子在后面听得了，也走出来道：“正是。娘子外头来坐。”滴珠依言，走在外边来。汪锡就把房门带上了。滴珠坐了道：“嬷嬷，还不如等我归去休。”嬷嬷道：“娘子不要性急，我们只是爱惜娘子人材，不割舍得你吃苦，所以劝你。你再耐烦些，包你有好缘分到也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外面闯进一个人来，你道他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头戴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筒巾儿，旁缝一对左一块右一块的蜜蜡金儿，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青绒道袍儿，脚下着一双低跟浅面红绦僧鞋儿。若非宋玉墙边过，定是潘安车上来。

一直走进堂中道：“小汪在家么？”滴珠慌了，急掣身起，已打了个照面。急奔房门边来，不想那门先前出来时已被汪锡暗拴了，急没躲处。那王婆笑道：“是吴朝奉，便不先开个声！”对滴珠道：“是我家老主顾，不妨。”又对吴大郎道：“可相见这位娘子。”吴大郎深深唱个喏下去，滴珠只得回了礼。偷眼看时，恰是个俊俏可喜的少年郎君，心里早看上了几分了。吴大郎上下一看，只见不施脂粉，淡雅梳妆，自然内家气象，与那胭花队里的迥别。他是个在行的，知轻识重，如何不晓得？也自酥了半边，道：“娘子请坐。”那滴珠终究是好人家出来

的，有些羞耻，只叫王嬷嬷道：“我们进去则个。”嬷嬷道：“慌做甚么？”就同滴珠一面进去了。

出来，对吴大郎道：“朝奉看得中意否？”吴大郎道：“嬷嬷作成作成，不敢有忘。”王婆道：“朝奉有的是银子，兑出千把来娶了回去就是。”大郎道：“又不是航衙人家，如何要得许多？”嬷嬷道：“不多。你看了这个标致模样，今与你做个小娘子，难道消不得千金？”大郎道：“果要千金，也不打紧。只是我大孺人狠，专会作贱人。我虽不怕他，怕难为这小娘子，有些不便，取回去不得。”婆子道：“这个何难？另税一所房子住了，两头做大，可不是好？前日江家有一所花园空着，要典与人，老身替你问问，看如何？”大郎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是另住了，要家人使唤，丫鬟伏侍，另起烟爨，这还小事，少不得瞒不过家里了。终日厮闹，赶来要同住，却了不得。”婆子道：“老身更有个见识：朝奉拿出聘礼娶下了，就在此间成了亲，每月出几两盘缠，替你养着，自有老身伏侍陪伴。朝奉在家推个别事出外，时时到此来往，密不通风，有何不好？”大郎笑道：“这个却妙，这个却妙。”议定了财礼银八百两，衣服首饰办了送来，自不必说，也合着千金。每月盘缠连房钱银十两，逐月交付。大郎都应允，慌忙去拿银子了。

王婆转进房里来，对滴珠道：“适才这个官人，生得如何？”元来滴珠先前虽然怕羞，走了进去，心中却还舍不得，躲在黑影里张来张去，看得分明。吴大郎与王婆一头说话，一眼觑着门里，有时露出半面，若非是有人在面前，又非是一面不曾识，两下里就做起光来了。滴珠见王婆问他，他就随口

问道：“这是那一家？”王婆道：“是徽州府有名的商山吴家。他又是吴家第一个财主——吴百万吴大朝奉。他看见你，好不喜欢哩！他要娶你回去，有些不便处；他就要娶你在此间住下，你心下如何？”滴珠一了喜欢这个干净房卧，又看上了吴大郎人物，听见说就在此间住，就像是他家里一般的，心下倒有十分中意了。道：“既到这里，但凭妈妈，只要方便些，不露风声便好。”婆子道：“如何得露风声？只是你久后相处，不可把真情与他说，看得低了。只认我表亲，暗地快活便了。”

只见吴大郎抬了一乘轿，随着两个俊俏小厮，捧了两个拜匣，竟到汪锡家来。把银子交付停当了，就问道：“几时成亲？”婆子道：“但凭朝奉尊便。或是拣个好日，或是不必拣日，就是今夜也好。”吴大郎道：“今日我家里不曾做得工夫，不好造次住得。明日我推说到杭州进香取帐，过来住起罢了。拣甚么日子？”吴大郎只是色心为重，等不得拣日。若论婚姻大事，还该寻一个好日辰。今卤莽乱做，不知犯何凶煞，以致一两年内就拆散了。这是后话。

却说吴大郎交付停当，自去了，只待明日快活。婆子又与汪锡计较定了，来对滴珠说：“恭喜娘子，你事已成了。”就拿了吴家银子四百两，笑嘻嘻的道：“银八百两，你取一半，我两人分一半做媒钱。”摆将出来，摆得桌上白晃晃的，滴珠可也喜欢。说话的，你说错了！这光棍牙婆，见了银子，如苍蝇见血，怎还肯人心天理，分这一半与他？看官，有个缘故。他一者要在滴珠面前夸耀富贵，卖下他心。二者总是在他家里东西，不怕走趲那里去了。少不得逐渐哄的出来，仍旧元在。若不与滴珠些东西，后来吴大郎相处了，怕他说出

真情，要倒他们的出来，反为不美。这正是老虔婆神机妙算。

吴大郎次日果然打扮得一发精致，来汪锡家成亲。他怕人知道，也不用傧相，也不动乐人，只托汪锡办下两桌酒，请滴珠出来同坐，吃了进房。滴珠起初害羞，不肯出来。后来被强不过，勉强略坐得一坐，推个事故，走进房去，扑地把灯吹息，先自睡了，却不关门。婆子道：“还是女儿家的心性，害羞。须是我们凑他趣则个。”移了灯，照吴大郎进房去。仍旧把房中灯点起了，自家走了出去，把门拽上。吴大郎是个精细的人，把门拴了，移灯到床边。揭帐一看，只见兜头面睡着，不敢惊动他，轻轻地脱了衣服，吹息了灯，衬进被窝里来。滴珠叹了一口气，缩做一团，被吴大郎甜言媚语，轻轻款款，扳将过来，腾的跨上去，滴珠颤笃笃的承受了。元来滴珠虽然嫁了丈夫两月，那是不在行的新郎，不曾得知这样趣味。吴大郎风月场中招讨使，被窝里事多曾占过先头的，温柔软款，自不必说。滴珠只恨相见之晚，两个千恩万爱，过了一夜。

明日起来，王婆、汪锡都来叫喜，吴大郎各各赏赐了他。自此与姚滴珠快乐，隔个把月才回家去走走，又来住宿，不题。

说话的，难道潘家不见了媳妇就罢了，凭他自在哪里快活不成？看官，话有两头，却难这边说一句，那边说一句。如今且听说那潘家，自从那日早起，不见媳妇煮朝饭，潘婆只道又是晏起，走到房前厉声叫他。见不则声，走进房里，把窗推开了，床里一看，并不见滴珠踪迹。骂道：“这贼淫妇那里去了？”出来与潘公说了。潘公道：“又来作怪！料道是他

娘家去。”急忙走到渡口问人来。有人说道：“绝大清早，有一妇人渡河去。有认得的，道是潘家媳妇上筏去了。”潘公道：“这妮子，昨日说了他几句，就待告诉他爹娘去，恁般心性泼刺！且等他娘家住，不要去接他、采他，看他待要怎的？”忿忿地跑回去，与潘婆说了。

将有十来日，姚家记挂女儿，办了几个盒子，做了些点心，差一男一妇到潘家来，问一个信。潘公道：“他归你家十来日了，如何到来这里问信？”那送礼的人吃了一惊道：“说那里话？我家姐姐自到你家来，才得两月多，我家又不曾来接他，为何自归？因是放心不下，叫我们来望望，如何反如此说？”潘公道：“前日因有两句口面，他使一个性子，跑了回家，有人在渡口见他的。他不到你家，到那里去？”那男女道：“实实不曾回家，不要错认了。”潘公炮燥道：“想是他来家说了甚么谎，您家要悔赖了别嫁人，故妆出圈套，反来问信么？”那男女道：“人在你家不见了，颠倒这样说，这事必定跷蹊！”潘公听得跷蹊两字，大骂：“狗男女！我少不得当官告来，看你家赖了不成？”那男女见不是势头，盒盘也不出，仍旧挑了走了回家，一五一十的对家主说了。姚公姚妈大惊，啼哭起来道：“这等说，我那儿敢被这两个老杀才逼死了？打点告状，替他要人去。”一面来与个讼师商量告状。那潘公潘婆死认定了姚家藏了女儿，叫人去接了儿子来家。两家都进状，都准了。

那休宁县李知县行提一千人犯到官，当堂审问时，你推我，我推你。知县大怒，先把潘公夹起来。潘公道：“现有人见他过渡的。若是投河身死，须有尸首，明白是他家藏了赖

人。”知县道：“说得是。不见了人十多日，若是死了，岂无尸首踪影？毕竟藏着的是。”放了潘公，再把姚公夹起来。姚公道：“人在他家。去了两月多，自不曾归家来。若是果然当时走回家，这十来日间潘某何不着人来问一声，看一看下落？人长六尺，天下难藏。小的若是藏过了，后来就别嫁人，也须有人知道，难道是瞒得过的？老爷详察则个。”知县想了一想道：“也说得是。如何藏得讨？便藏了，也成何用？多管是与人有奸，约的走了。”潘公道：“小的媳妇虽是懒惰娇痴，小的闺门也严谨，却不曾有甚外情。”知县道：“这等，敢是有人拐的去了？或是躲在亲眷家，也不见得。”便对姚公说：“是你生得女儿不长进，况来踪去迹，毕竟是你做爷的晓得，你推不得干净。要你跟寻出来，同缉捕人役五日一比较。”就把潘公父子讨了个保，姚公肘押了出来。

姚公不见了女儿，心中已自苦楚，又经如此冤枉，叫天叫地，没个道理。只得贴个寻人招子，许下赏钱，各处搜求，并无影响。且是那个潘甲不见了妻子，没出气处，只是逢五逢十就来禀官，比较捕人，未免连姚公陪打了好些板子。此事闹动了一个休宁县，城郭乡村，无不传为奇谈。亲戚之间，尽为姚公不平，却没个出豁。

却说姚家有个极密的内亲，叫做周少溪，偶然在浙江衢州做买卖。闲游柳陌花街，只见一个娼妇，站在门首献笑，好生面染。仔细一想，却与姚滴珠一般无二。心下想道：“家里打了两年没头官司，他却在此！”要上前去问个的确。却又忖道：“不好，不好。问他未必肯说真情。打破了网，娼家行径没根蒂的，连夜走了，那里去寻？不如报他家中知道，等他

自来寻访。”元来衢州与徽州虽是分个浙、直，却两府是联界的，苦不多日到了，——与姚公说知。姚公道：“不消说得，必是遇着歹人，转贩为娼了。”叫其子姚乙密地拴了百来两银子，到衢州去赎身。又商量道：“私下取赎，未必成事。”又在休宁县告明缘由，使用些银子，给了一张广缉文书在身，倘有不谐，当官告理。姚乙听命。姚公就央了周少溪作伴，一路往衢州来。

那周少溪自有旧主人，替姚乙另寻了一个店楼，安下行李。周少溪指引他到这家门首来，正值他在门外。姚乙看见果然是妹子，呼他小名数声，那娼妇只是微微笑着，却不答应。姚乙对周少溪道：“果然是我妹子。只是连连叫他，并不答应，却像不认得我的。难道他在此快乐了，把个亲兄都不招揽了？”周少溪道：“你不晓得，凡娼家龟鸲，必是生狠的。你妹子既来历不明，他家必紧防漏泄，训戒在先，所以他怕人知道，不敢当面认帐。”姚乙道：“而今却怎么通得个信？”周少溪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你做个要嫖他的，设了酒，将银一两送去，外加轿钱一包，抬他到下处来看个备细。是你妹子，密地相认了，再做道理。不是妹子，睡他娘一晚，放他去罢。”姚乙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

周少溪在衢州久做客人，都是熟路，去寻一个小闲来，拿银子去，霎时一乘轿抬到下处。那周少溪忖道：“果是他妹子，不好在此陪得。”推个事故，走了出去。姚乙也道是他妹子，有些不便，却也不来留周少溪。只见那轿里袅袅婷婷，走出一个娼妓来，但见：

一个道是妹子来，双眸注望；一个道是客官到，

满面生春。一个疑道：何不见他走近身，急认哥哥？

一个疑道：何不见他迎着轿，忙呼姐姐？

却说那姚乙向前看着，分明是妹子。那娼妓却笑容可掬，佯佯地道了个万福。姚乙只得请坐了，不敢就认，问道：“姐姐尊姓大名，何处人氏？”那娼妇答道：“姓郑，小字月娥，是本处人氏。”姚乙看他说出话来一口衢音，声气也不似滴珠，已自疑心了。那郑月娥就问姚乙道：“客官何来？”姚乙道：“在下是徽州府休宁县荪田姚某，父某人，母某人。”恰像那个查他的脚色，三代籍贯都报将来，也还只道果是妹子，他必然承认，所以如此。那郑月娥见他说话牢叨，笑了一笑道：“又不曾盘问客官出身，何故通三代脚色？”姚乙满面通红，情知不是滴珠了。

摆上酒来，三杯两盏，两个对吃。郑月娥看见姚乙只管相他面庞一会，又自言自语一会，心里好生疑惑。开口问道：“奴自不曾与客官相会，只是前日门前见客官走来走去，见了我指手点脚的，我背地同姊妹暗笑。今承宠召过来，却又屡屡相觑，却像有些委决不下的事，是什么缘故？”姚乙把言语支吾，不说明白。那月娥是个久惯接客、乖巧不过的人，看此光景，晓得有些尴尬，只管盘问。姚乙道：“这话也长，且到床上再说。”两个人各自收拾，上床睡了，免不得云情雨意，做了一番的事。

那月娥又把前话提起，姚乙只得告诉他：家里事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“因见你厮像，故此假做请你，认个明白，那知不是”。月娥道：“果然像否？”姚乙道：“举止外像，一些不差，就是神色里边有些微两样处，除是至亲骨肉，终日在

面前的，用意体察才看得出来，也算是十分像的了。若非是声音各别，连我方才也要认错起来。”月娥道：“既是这等厮像，我就做你妹子罢。”姚乙道：“又来取笑。”月娥道：“不是取笑，我与你熟商量。你家不见了妹子，如此打官司，不得了结，必竟得妹子到了官方住。我是此间良人家儿女，在姜秀才家为妾。大娘不容，后来连姜秀才贪利忘恩，竟把来卖与这郑妈妈家了。那龟儿、鸨儿不管好歹，动不动非刑拷打。我被他摆布不过，正要想个计策脱身。你如今认定我是你失去的妹子，我认定你是哥哥，两口同声，当官去告理，一定断还归宗。我身既得脱，仇亦可雪；到得你家，当了你妹子，官事也好完了。岂非万全之算？”姚乙道：“是倒是，只是声音大不相同。且既到吾家，认做妹子，必是亲戚族属逐处明白，方像真的，这却不便。”月娥道：“人只怕面貌不像，那个声音随他改唤，如何做得准？你妹子相失两年，假如真在衢州，未必不与我一般乡语了。亲戚族属，你可教导得我的。况你做起事来，还等待官司发落，日子长远，有得与你相处，乡音也学得你些。家里事务，日逐教我熟了，有甚难处？”

姚乙心里先只要家里息讼要紧，细思月娥说话，尽可行得，便对月娥道：“吾随身带有广缉文书，当官一告，断还不难。只是要你一口坚认到底，却差池不得的。”月娥道：“我也为自身要脱离此处，趁此机会，如何好改得口？只是一件：你家妹夫是何等样人？我可跟得他否？”姚乙道：“我妹夫是个做客的人，也还少年老实，你跟了他也好。”月娥道：“凭他怎么，毕竟还好似为娼。况且一夫一妻，又不似先前做妾，

也不误了我事了。”姚乙又与他两个赌一个誓信，说：“两个同心做此事，各不相负，如有破泄者，神明诛之。”两人说得着，已觉道快活，又弄了一火，搂抱了睡到天明。

姚乙起来，不梳头就走去寻周少溪，连他都瞒了，对他说道：“果是吾妹子，如今怎处？”周少溪道：“这航衙人家不长进，替他私赎，必定不肯。待我去纠合本乡人在此处的十来个，做张呈子，到太守处呈了。人众则公，亦且你有本县广缉滴珠文书可验，怕不立刻断还？只是你再送几两银子过去，与他说道：‘还要留在下处几日。’使他不疑，我们好做事。”姚乙一一依言停当了。

周少溪就合着一伙徽州人，同姚乙到府堂，把前情说了一遍。姚乙又将县间广缉文书当堂验了。太守立刻签了牌，将郑家乌龟、老妈都拘将来。郑月娥也到公庭，一个认哥哥，一个认妹子。那众徽州人除周少溪外，也还有个把认得滴珠的，齐声说道：“是。”那乌龟分毫不知一个情由，劈地价来，没做理会，口里乱嚷。太守只叫：“掌嘴！”又研问他是那里拐来的，乌龟不敢隐讳，招道：“是姜秀才家的妾，小的八十两银子讨的是实，并非拐的。”太守又去拿姜秀才。姜秀才情知理亏，躲了，不出见官。太守断姚乙出银四十两，还他乌龟身价，领妹子归宗。那乌龟买良为娼，问了应得罪名，连姜秀才前程都问革了。郑月娥一口怨气先发泄尽了，姚乙欣然领回下处，等衙门文卷叠成，银子交库给主，及零星使用多完备了，然后起程。这几时落得与月娥同眠同起，见人说是兄妹，背地自做夫妻，枕边絮絮叨叨，把说话见识都教导得停停当当了。

在路不则一日，将到荪田，有人见他兄妹一路来了，拍手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这官司有结局了。”有的先到他家里报了的，父母俱迎出门来。那月娥妆做个认得的模样，大刺刺走进门来，呼爷叫娘，都是姚乙教熟的，况且娼家行径，机巧灵变，一些不错。姚公道：“我的儿！那里去了这两年？累煞你爹也！”月娥假作哽咽痛哭，免不得说道：“爹妈这几时平安么？”姚公见他说出话来，便道：“去了两年，声音都变了。”姚妈伸手过来，拽他的手出来，捻了两捻道：“养得一手好长指甲了，去时没有的。”大家哭了一会。只有姚乙与月娥心里自明白。姚公是两年间官司累怕了他，见说女儿来了，心里放下了一个大疙瘩，那里还辨仔细？况且十分相像，分毫不疑。至于来踪去迹，他已自晓得在娼家赎归，不好细问得。巴到天明，就叫儿子姚乙同了妹子到县里来见官。

知县升堂，众人把上项事说了一遍。知县缠了两年，已自明白。问滴珠道：“那个拐你去的，是何等人？”假滴珠道：“是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。不由分说，逼卖与衢州姜秀才家，姜秀才转卖了出来，这先前人不知去向。”知县晓得事在衢州，隔省难以追求，只要完事，不去根究了。就抽签去唤潘甲并父母来领。那潘公、潘婆到官来见了假滴珠道：“好媳妇呀，就去了这些时！”潘甲见了道：“惭愧！也还有相见的日子。”各各认明了，领了回去。出得县门，两亲家、两亲妈各自请罪，认个悔气。都道一桩事完了。

隔了一晚，次日，李知县升堂，正待把潘甲这宗文卷注销立案，只见潘甲又来告道：“昨日领回去的不是真妻子。”那知县大怒道：“刁奴才，你累得丈人家也勾了，如何还不肯休

歇？”喝令扯下去打了十板。那潘甲只叫冤屈。知县道：“那衢州公文明白，你舅子亲自领回，你丈人、丈母认了不必说，你父母与你也当堂认了领去的，如何又有说话？”潘甲道：“小人争讼，只要争小人的妻，不曾要别人的妻。今明明不是小人的妻，小人也不好要得，老爷也不好强小人要得。若必要小人将假作真，小人情愿不要妻子了。”

知县道：“怎见得不是？”潘甲道：“面貌颇相似，只是小人妻子相与之间，有好些不同处了。”知县道：“你不要呆。敢是做过了娼妓一番，身分不比良家了。”潘甲道：“老爷，不是这话。不要说日常夫妻间私语一句也不对，至于肌体隐微，有好些不同，小人心下自明白，怎好与老爷说得？若果然是妻子，小人与他才得两月夫妻，就分散了，巴不得见他，难道倒说不是，来混争闲非不成？老爷青天详察，主鉴不错。”知县见他说这一篇有情有理，大加惊诧，又不好自认断错，密密分付潘甲道：“你且从容，不要性急，就是父母亲戚面前，俱且糊涂，不可说破，我自有处。”

李知县分付该房写告示出去遍贴，说道：“姚滴珠已经某月某日追寻到官，两家各自词讼，无得再行告扰。”却自密地悬了重赏，着落应捕十余人，四下分缉，若看了告示，有些动静，即便体察，拿来回话。

不说这里探访，且说姚滴珠与吴大郎相处两年，大郎家中看看有些知道，不肯放他等闲出来，踪迹渐来得稀了。滴珠身畔要讨个丫鬟伏侍，曾对吴大郎说，转托汪锡。汪锡拐带惯了的，那里想出银钱去讨？因思个便处，要弄将一个来。日前见歙县汪汝鸾家有个丫头，时常到溪边洗东西，想在心

里。

一日，汪锡出外行走，闻得县前出告示，道滴珠已寻见之说，急忙里来对王婆说：“不知那一个顶了缺，我们这个货稳稳是自家的了。”王婆不信，要看个的实，一同来到县前，看了告示。汪锡未免指手划脚，点了又点，念与王婆听。早被旁边应捕看在眼里，尾了他去。到了僻静处，只听得两个私下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而今睡也睡得安稳了。”应捕蹙地跳将出来道：“你们干得好事！今已败露了。还走那里去？”汪锡慌了手脚道：“不要恐吓我，且到店中坐坐去。”一同王婆邀了应捕，走到酒楼上，坐了吃酒。汪锡推讨嘎饭，一道烟走了。单剩个王婆与应捕，坐了多时，酒肴俱不来。走下问时，汪锡已去久了。

应捕就把王婆拴将起来道：“我与你去见官。”王婆跪下道：“上下饶恕，随老身到家中取钱谢你。”那应捕只是见他们行迹跷蹊，故把言语吓着，其实不知甚么根由。怎当得虚心病的，露出马脚来。应捕料得有些滋味，押了他不舍，随去到汪锡家里叩门。一个妇人走将出来开了。那应捕一看，着惊道：“这是前日衢州解来的妇人！”猛然想道：“这个必是真姚滴珠了。”也不说破，吃了茶，凭他送了些酒钱罢了。王婆自道无事，放下了心。

应捕明日竟到县中出首，知县添差应捕十来人，急命拘来。公差如狼似虎，到汪锡家里门口，发声喊，打将进去，急得王婆悬梁高了。把滴珠登时捉到公庭，知县看了道：“便是前日这一个。”又飞一签，令唤潘甲与妻子同来。那假的也来了，同在县堂，真个一般无二。知县莫辨，因令潘甲自认。潘

甲自然明白，与真滴珠各说了些私语。知县唤起来，研问明白。真滴珠从头供称被汪锡哄骗情由，说了一遍。知县又问：“曾引人奸骗你不？”滴珠心上有吴大郎，只不说出，但道：“不知姓名。”又叫那假滴珠上来，供称道：“身名郑月娥，自身要报私仇，姚乙要完家讼，因言貌像伊妹，商量做此一事。”知县急拿汪锡，已此在逃了。做个照提，叠成文卷，连人犯解府。

却说汪锡自酒店逃去之后，撞着同伙程金，一同作伴，走到歙县地方。正见汪汝鸾家丫头在溪边洗裹脚，一手扯住他道：“你是我家使婢，逃了出来，却在此处！”便夺他裹脚，拴了就走，要扯上竹筏。那丫头大喊起来，汪锡将袖子掩住他口，丫头尚自呜哩呜刺的喊。程金便一把叉住喉咙，叉得手重，口头又不通气，一霎呜呼哀哉了。地方人走将拢来，两个都擒住了，送到县里。那歙县方知县问了程金绞罪，汪锡充军，解上府来。正值滴珠一起也解到。一同过堂之时，真滴珠大喊道：“这个不是汪锡？”那太守姓梁，极是个正气的，见了两宗文卷，都为汪锡，大怒道：“汪锡是首恶，如何只问充军？”喝交皂隶重责六十板，当下绝气。真滴珠给还原夫宁家，假滴珠官卖。姚乙认假作真，倚官拐骗人口，也问了一个“太上老。”只有吴大郎广有世情，闻知事发，上下使用，并无名字干涉，不致惹着，朦胧过了。

潘甲自领了姚滴珠，仍旧完聚。那姚乙定了卫所，发去充军，拘妻签解。姚乙未曾娶妻，只见那郑月娥晓得了，大哭道：“这是我自要脱身泄气，造成此谋，谁知反害了姚乙。今我生死跟了他去，也不枉了一场话霸。”姚公心下不舍得儿

子，听得此话，即便买出人來，詭名納价，贖了月娥，改了姓氏，隨了兒子做軍妻解去。後來，遇赦還鄉，遂成夫婦，這也是鄭月娥一點良心不泯處。姑嫂兩個到底有些廝像，徽州至今傳為笑談。有詩為證：

一樣良家走歧路，又同歧路轉良家。

面龐怪道能相似，相法看來也不差。

拍案惊奇卷之三

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

诗云：

弱为强所制，不在形巨细。

螂蛆带是甘，何曾有长喙？

话说天地间，有一物必有一制，夸不得高，恃不得强。这首诗所言“螂蛆”是甚么？就是那赤足蜈蚣，俗名百脚，又名百足之虫。这“带”又是甚么？是那大蛇。其形似带一般，故此得名。岭南多大蛇，长数十丈，专要害人。那边地方里居民，家家蓄养蜈蚣，有长尺余者，多放在枕畔或枕中。若有蛇至，蜈蚣便啧啧作声。放他出来，他鞠起腰来，首尾着力，一跳有一丈来高，便搭住在大蛇七寸内，用那铁钩也似一对钳来钳住了，吸他精血，至死方休。这数十丈长、斗来大的东西，反缠死在尺把长、指头大的东西手里，所以古语道：“螂蛆甘带。”盖谓此也。

汉武帝延和三年，西胡月支国献猛兽一头，形如五六十

日新生的小狗，不过比狸猫般大，拖一个黄尾儿。那国使抱在手里，进门来献。武帝见他生得猥琐，笑道：“此小物，何谓猛兽？”使者对曰：“夫威加于百禽者，不必计其大小，是以神麟为巨象之王，凤凰为大鹏之宗，亦不在巨细也。”武帝不信，乃对使者说：“试叫他发声来朕听。”使者乃将手一指，此兽舐唇摇首一会，猛发一声，便如平地上起一个霹雳，两目闪烁，放出两道电光来。武帝登时颠出亢金椅子，急掩两耳，颤一个不住。侍立左右及羽林摆立仗下军士，手中所拿的东西悉皆震落。武帝不悦，即传旨意，教把此兽付上林苑中，待群虎食之。上林苑令遵旨。只见拿到虎圈边放下，群虎一见，皆缩做一堆，双膝跪倒。上林苑令奏闻，武帝愈怒，要杀此兽。明日，连使者与猛兽皆不见了。强悍到了虎豹，却乃怕此小物。所以人之膂力强弱，智术长短，没个限数。正是：

强中更有强中手，莫向人前夸大口。

唐时有一个举子，不记姓名地方。他生得膂力过人，武艺出众。一生豪侠好义，真正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他进京会试，不带仆从。恃着一身本事，鞦着一匹好马，腰束弓箭短剑，一鞭独行。一路收拾些雉兔野味，到店肆中宿歇，便安排下酒。

一日，在山东路上，马跑得快了，赶过了宿头。至一村庄，天已昏黑，自度不可前进。只见一家人家，开门在那里，灯光射将出来。举子下了马，一手牵着，挨进看时，只见进了门，便是一大空地，空地上有三四块太湖石叠着，正中有三间正房，有两间厢房，一老婆子坐在中间绩麻。听见庭中

马足之声，起身来问。举子高声道：“妈妈，小生是失路借宿的。”那老婆子道：“官人，不方便，老身做不得主。”听他言词中间，带些凄惨。

举子有些疑心，便问道：“妈妈，你家男人多在那里去了？如何独自一个在这里？”老婆子道：“老身是个老寡妇，夫亡多年，只有一子，在外做商人去了。”举子道：“可有媳妇？”老婆子蹙着眉头道：“是有一个媳妇，赛得过男子，尽挣得家住。只是一身大气力，雄悍异常。且是气性粗急，一句差池，经不得一指头，擦着便倒。老身虚心冷气，看他眉头眼后，常是不中意，受他凌辱的。所以官人借宿，老身不敢做主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

举子听得，不觉双眉倒竖，两眼圆睁道：“天下有如此不平之事！恶妇何在？我为尔除之。”遂把马拴在庭中太湖石上了，拔出剑来。老婆子道：“官人不要太岁头上动土。我媳妇不是好惹的。他不习女工针指，每日午饭已毕，便空身走去山里，寻几个獐鹿兽兔还家，腌腊起来，卖与客人，得几贯钱。常是一二更天气才得回来。日逐用度，只靠着他这些，所以老身不敢逆他。”举子按下剑，入了鞘，道：“我生平专一欺硬怕软，替人出力。谅一个妇女，到得那里？既是妈妈靠他度日，我饶他性命，不杀他，只痛打他一顿，教训他一番，使他改过性子便了。”老婆子道：“他将次回来了，只劝官人莫惹事的好。”举子气忿忿地等着。

只见门外一大黑影，一个人走将进来，将肩上叉口也似一件东西往庭中一摔，叫道：“老嬷，快拿火来，收拾行货。”老婆子战兢兢地道：“是甚好物事呀？”把灯一照，吃了一惊，

乃是一只死了的斑斓猛虎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举子的马在火光里看见了死虎，惊跳不住起来。那人看见，便道：“此马何来？”举子暗里看时，却是一个黑长妇人。见他模样，又背了个死虎来，忖道：“也是个有本事的。”心里就有几分惧他。忙走去带开了马，缚住了，走向前道：“小生是失路的举子，赶过宿头，幸到宝庄，见门尚未阖，斗胆求借一宿。”那妇人笑道：“老嬷好不晓事！既是个贵人，如何更深时候，叫他在露天立着？”指着死虎道：“贱婢今日山中遇此泼花团，争持多时，才得了当。归得迟些个，有失主人之礼，贵人勿罪。”举子见他语言爽恺，礼度周全，暗想道：“也不是不可化诲的。”连声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

妇人走进堂，提一把椅来，对举子道：“该请进堂里坐，只是妇姑两人都是女流，男女不可相混，屈在廊下一坐罢。”又掇张桌来，放在面前，点个灯来安下。然后下庭中来，双手提了死虎，到厨下去了。须臾之间，烫了一壶热酒，托出了一个大盘来，内有热腾腾的一盘虎肉，一盘鹿脯，又有些腌腊雉兔之类五六碟，道：“贵人休嫌轻褻则个。”举子见他殷勤，接了自斟自饮。须臾间酒尽肴完，举子拱手道：“多谢厚款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惶愧，惶愧。”便将了盘来，收拾桌上碗盏。

举子乘间便说道：“看娘子如此英雄，举止恁地贤明，怎么尊卑分上觉得欠些个？”那妇人将盘一掬，且收拾，怒目道：“适间老死魅曾对贵人说些甚谎么？”举子忙道：“这是不曾。只是看见娘子称呼词色之间，甚觉轻倨，不像个婆媳道理。及见娘子待客周全，才能出众，又不像个不近道理的，

故此好言相问一声。”

那妇人见说，一把扯了举子的衣袂，一只手移着灯，走到太湖石边来，道：“正好告诉一番。”举子一时间挣扎不脱，暗道：“等他说得没理时，算计打他一顿。”只见那妇人倚着太湖石，就在石上拍拍手道：“前日有一事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是我不是，是他不是？”道罢，便把一个食指向石上一撷道：“这是一件了。”撷了一撷，只见那石皮乱爆起来，已自抠去了一寸有余深。连连数了三件，撷了三撷，那太湖石上便似锥子凿成一个“川”字，斜看来又是“三”字，足足皆有寸余，就像镌刻的一般。那举子惊得浑身汗出，满面通红，连声道：“都是娘子的是。”把一片要与他分个皂白的雄心，好像一桶雪水，当头一淋，气也不敢抖了。

妇人说罢，擎出一张匡床来，与举子自睡，又替他喂好了马。却走进去与老婆子关了门，息了火睡了。举子一夜无眠，叹道：“天下有这等大力的人！早是不曾与他交手，不然，性命休矣。”巴到天明，鞦了马，作谢了，再不说一句别的话，悄然去了。自后收拾了好些威风，再也不去惹闲事管，也只是怕逢着啍嘛似他的吃了亏。

今日说一个恃本事说大话的，吃了好些惊恐，惹出一场话柄来。正是：

虎为百兽尊，百兽伏不动。

若逢狮子吼，虎又全没用。

话说国朝嘉靖年间，北直隶河间府交河县一人姓刘名啍嵌，叫做刘东山，在北京巡捕衙门里当一个缉捕军校的头。此

人有一身好本事，弓马熟闲，发矢再无空落，人号他“连珠箭”。随你异常狠盗，逢着他便如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。因此也积趲得有些家事。年三十余，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，告脱了，在本县去别寻生理。

一日，冬底残年，赶着驴马十余头，到京师转卖，约卖得一百多两银子。交易完了，至顺城门（即宣武门）雇骡归家。在骡马主人店中，遇见一个邻舍张二郎入京来，同在店买饭吃。二郎问道：“东山何往？”东山把前事说了一遍，道：“而今在此雇骡，今日宿了，明日走路。”二郎道：“近日路上好生难行，良乡、鄭州一带盗贼出没，白日劫人。老兄带了偌多银子，没个做伴，独来独往，只怕着了道儿，放仔细些。”东山听罢，不觉须眉开动，唇齿奋扬，把两只手捏了拳头，做一个开弓的手势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二十年间张弓追讨，矢无虚发，不曾撞个对手。今番收场买卖，定不到得折本。”店中满座听见他高声大喊，尽回头来看。也有问他姓名的，道：“久仰，久仰。”二郎自觉有些失言，作别出店去了。

东山睡到五更头，爬起来，梳洗结束。将银子紧缚裹肚内，扎在腰间。肩上挂一张弓，衣外挎一把刀，两膝下藏矢二十簇。拣一个高大的健骡，腾地骑上，一鞭前走。走了三四十里，来到良乡，只见后头有一人奔马赶来。遇着东山的骡，便按辔少驻。东山举目觑他，却是一个二十岁左右的美少年，且是打扮得好，但见：

黄衫毡笠，短剑长弓。箭房中新矢二十余枝，马额上红缨一大簇。

裹腹闹装灿烂，是个白面郎君；恨人紧辔喷嘶，好匹高

头骏骑。

东山正在顾盼之际，那少年遥叫道：“我们一起走路则个。”就向东山拱手道：“造次行途，愿问高姓大名。”东山答道：“小可姓刘名崦，别号东山，人只叫我是刘东山。”少年道：“久仰先辈大名，如雷贯耳，小人有幸相遇。今先辈欲何往？”东山道：“小可要回本籍交河县去。”少年道：“恰好，恰好。小人家住临淄，也是旧族子弟。幼年颇曾读书，只因性好弓马，把书本丢了。三年前带了些资本往京贸易，颇得些利息。今欲归家婚娶，正好与先辈作伴，同路行去，放胆壮些。直到河间府城，然后分路。有幸，有幸。”东山一路看他腰间沉重，语言温谨，相貌俊逸，身材小巧，谅道不是歹人。且路上有伴，不至寂寞，心上也欢喜，道：“当得相陪。”是夜一同下了旅店，同一处饮食歇宿，如兄若弟，甚是相得。

明日，并辔出涿州。少年在马上问道：“久闻先辈最善捕贼，一生捕得多少？也曾撞着好汉否？”东山正要夸逞自家手段，这一问揉着痒处，且量他年小可欺，更侈口道：“小可生平两只手，一张弓，拿尽绿林中人，也不记其数，并无一个对手。这些鼠辈何足道哉？而今中年心懒，故弃此道路。倘若前途撞着，便中拿个把儿，你看手段。”少年但微微冷笑道：“元来如此！”就马上伸手过来，说道：“借肩上宝弓一看。”东山在骡上递将过来，少年左手把住，右手轻轻一拽就满，连放连拽，就如一条软绢带。东山大惊失色，也借少年的弓过来看。看那少年的弓，约有二十斤重，东山用尽平生之力，面红耳赤，不要说扯满，只求如初八夜头的月，再不能勾。东山惶恐无地，吐舌道：“使得好硬弓也！”便向少年道：“老弟

神力，何至于此！非某所敢望也。”少年道：“小人之力何足称神？先辈弓自太软耳。”东山赞叹再三，少年极意谦谨。晚上又同宿了。

至明日又同行，日西时过雄县。少年拍一拍马，那马腾云也似前面去了。东山望去，不见了少年。他是贼窠中弄老了的，见此行止，如何不慌？私自道：“天教我这番倒了架也。倘是个不良人，这样神力，如何敌得？势无生理。”心上正如十五个吊桶打水，七上八落的。没奈何，屯屯行去。

行得一二铺，遥望见少年在百步外，正弓挟矢，扯个满月，向东山道：“久闻足下手中无敌，今日请先听箭风。”言未罢，飏的一声，东山左右耳根但闻肃肃如小鸟前后飞过，只不伤着东山。又将一箭引满，正对东山之面，大笑道：“东山晓事人，腰间骤马钱快送我罢，休得动手。”东山料是敌他不过，先自慌了手脚，只得跳下鞍来，解了腰间所系银袋，双手捧着，膝行至少年马前，叩头道：“银钱谨奉好汉将去，只求饶命。”少年马上伸手，提了银包，大喝道：“要你性命做甚？快走，快走。你老子有事在此，不得同儿子前行了。”掇转马头，向北一道烟跑。但见一路黄尘滚滚，霎时不见踪影。

东山呆了半晌，捶胸跌足起来道：“银钱失去也罢，叫我如何做人？一生好汉名头，到今日弄坏，真是张天师吃鬼迷了。可恨，可恨。”垂头丧气，有一步没一步的，空手归交河。到了家里，与妻子说知其事，大家懊恼一番。夫妻两个商量，收拾些本钱，在村郊开个酒铺，卖酒营生，再不去张弓挟矢了。又怕有人知道，坏了名头，也不敢向人说着这事，只索罢了。

过了三年，一日，正值寒冬天道，有词为证：

霜瓦鸳鸯，风帘翡翠，今年早是寒少。矮钉明窗，侧开朱户，断莫乱教人到。重阴未解，云共雪商量不少。青帐垂毡要密，红幕放围宜小。（词寄《天香前》）

却说冬日间，东山夫妻正在店中卖酒，只见门前来了一伙骑马的客人，共是十一个。个个骑的是自鞴的高头骏马，鞍辔鲜明；身上俱紧束短衣，腰带弓矢、刀剑。次第下了马，走入肆中来，解了鞍辔。刘东山接着，替他赶马归槽，后生自去剉草煮豆，不在话下。内中只有一个未冠的人，年纪可有十五、六岁，身長八尺，独不下马，对众道：“第十八自向对门住休。”众人都答应一声道：“咱们在此少住，便来伏侍。”只见其人自走出门去了。

十人自来吃酒，主人安排些鸡、豚、牛、羊肉来做下酒。须臾之间，狼飡虎咽，算来吃勾有六、七十斤的肉，倾尽了六、七坛的酒，又教主人将酒肴送过对门楼上，与那未冠的人吃。众人吃完了店中东西，还叫未畅，遂开皮囊，取出鹿蹄、野雉、烧兔等物，笑道：“这是我们的东道，可叫主人来同酌。”东山推逊一回，才来坐下。把眼去逐个瞧了一瞧，瞧到北面左手那一人，毡笠儿垂下，遮着脸，不甚分明。猛见他抬起头来，东山仔细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只叫得苦。你道那人是谁？正是在雄县劫了骡马钱去的那一个同行少年。东山暗想道：“这番却是死也！我些些生计，怎禁得他要起？况且前日一人尚不敢敌，今人多如此，想必个个是一般英雄，如何是了？”心中忒忒的跳，真如小鹿儿撞。面向酒杯，不敢则

一声。

众人多起身与主人劝酒。坐定一回，只见北面左手坐的那一个少年把头上毡笠一掀，呼主人道：“东山别来无恙么？往昔承挈同行周旋，至今想念。”东山面如土色，不觉双膝跪下道：“望好汉恕罪。”少年跳离席间，也跪下去扶起来，挽了他手道：“快莫要作此状！快莫要作此状！羞死人。昔年俺们众兄弟在顺城门店中闻卿自夸手段天下无敌，众人不平，却教小弟在途间作此一番轻薄事，与卿作耍，取笑一回。然负卿之约，不到得河间。魂梦之间，还记得与卿并辔任丘道上。感卿好情，今当还卿十倍。”言毕，即向囊中取出千金，放在案上，向东山道：“聊当别来一敬，快请收进。”东山如醉如梦，呆了一晌，怕又是取笑，一时不敢应承。那少年见他迟疑，拍手道：“大丈夫岂有欺人的事？东山也是个好汉，直如此胆气虚怯！难道我们弟兄直到得真个取你的银子不成？快收了去。”刘东山见他说话说得慷慨，料不是假，方才如醉初醒，如梦方觉，不敢推辞，走进去与妻子说了，就叫他出来同收拾了进去。

安顿已了，两人商议道：“如此豪杰，如此恩德，不可轻慢。我们再须杀牲开酒，索性留他们过宿，顽耍几日则个。”东山出来称谢，就把此意与少年说了。少年又与众人说了，大家道：“既是这位弟兄故人，有何不可？只是还要去请问十八兄一声。”便一齐走过对门，与未冠的那一个说话，东山随了去看。这些人见了那个未冠的，甚是恭谨。那未冠的待他众人甚是庄重。众人把主人要留他们过宿顽耍的说话说了，那未冠的说道：“好，好，不妨。只是酒醉饭饱，不要贪睡，负

了主人殷勤之心。少有动静，俺腰间两刀有血吃了。”众人齐声道：“弟兄们理会得。”东山一发莫测其意。

众人重到肆中，开怀再饮。又携酒到对门楼上。众人不敢陪，只是十八兄自饮。算来他一个吃的酒肉，比得店中五个人。十八兄吃阑，自探囊中，取出一个纯银箆篱来，煽起炭火，做煎饼自啖，连啖了百余个。收拾了，大踏步出门去，不知所向。直到天色将晚，方才回来，重到对门住下，竟不到刘东山家来。众人自在东山家吃耍，走去对门相见，十八兄也不甚与他们言笑，大是倨傲。东山疑心不已，背地扯了那同行少年，问道：“你们这个十八兄是何等人？”少年不答应，反去与众人说了，各各大笑起来。不说来历，但高声吟诗曰：“杨柳桃花相间出，不知若个是春风？”吟毕，又大笑。

住了三日，俱各作别了，结束上马，未冠的在前，其余众人在后，一拥而去。东山到底不明白，却是骤得了千来两银子，手头从容，又怕生出别事来，搬在城内另做营运去了。后来见人说起此事，有识得的道：“详他两句语意，是个‘李’字；况且又称十八兄，想必未冠的那人姓李，是个为头的了。看他对众的说话，他恐防有人暗算，故在对门，两处住了，好相照察；亦且不与十人作伴同食，有个尊卑的意思。夜间独出，想又去做甚么勾当来。却也没处查他的确。”

那刘东山一生英雄，遇此一番，过后再不敢说一句武艺上头的话，弃弓折箭，只是守着本分营生度日，后来善终。可见人生一世，再不可自恃高强。那自恃的，只是不曾逢着狠主子哩。有诗单说这刘东山道：

生平得尽弓矢力，直到下场逢大敌。

人世休夸手段高，霸王也有悲歌日。

又有诗说这少年道：

英雄从古轻一掷，盗亦有道真堪述。

笑取千金偿百金，途中竟是好相识。

拍案惊奇卷之四

程元玉店肆代偿钱 十一娘云冈纵谭侠

赞曰：

红线下世，毒哉仙仙。隐娘出没，跨黑白卫。
香丸袅袅，游刃香烟。崔妾白练，夜半忽失。侠姬
条裂，宅众神耳。贾妻断婴，离恨以豁。解洵娶妇，
川陆毕具。三鬟携珠，塔户严扃。车中飞度，尺余
一孔。

这一篇赞，都是序着从前剑侠女子的事。从来世间有这一家道术，不论男女，都有习他的。虽非真仙的派，却是专一除恶扶善，功行透了的，也就借此成仙。所以好事的类集他做《剑侠传》；又有专把女子类成一书，做《侠女传》。前面这赞上说的，都是女子。

那红线就是潞州薛嵩节度家小青衣。因为魏博节度田承嗣养三千外宅儿男，要吞并潞州，薛嵩日夜忧闷。红线问知，弄出剑术手段，飞身到魏博，夜漏三时，往返七百里，取了

他床头金盒归来。明日，魏博搜捕金盒，一军忧疑，这里却教了使人送还他去。田承嗣一见惊慌，知是剑侠，恐怕取他首级，把邪谋都息了。后来，红线说出前世是个男子，因误用医药杀人，故此罚为女子，今已功成，修仙去了。这是红线的出处。

那隐娘姓聂，魏博大将聂锋之女。幼年撞着乞食老尼，摄去教成异术。后来嫁了丈夫，各跨一蹇驴，一黑一白。蹇驴是卫地所产，故又叫做“卫”。用时骑着，不用时就不见了。元来是纸做的。他先前在魏帅左右，魏帅与许帅刘昌裔不和，要隐娘去取他首级。不想那刘节度善算，算定隐娘夫妻该入境，先叫卫将早至城北候他。约道：“但是一男一女，骑黑白二驴的便是。可就传我命拜迎。”隐娘到许，遇见如此，服刘公神明，便弃魏归许。魏帅知道，先遣精精儿来杀他，反被隐娘杀了。又使妙手空空儿来。隐娘化为蟻蠊，飞入刘节度口中，教刘节度将于阗国美玉围在颈上。那空空儿三更来到，将匕首项下一划，被玉遮了，其声铿然，划不能透。空空儿羞道不中，一去千里，再不来了，刘节度与隐娘俱得免难，这是隐娘的出处。

那香丸女子同一侍儿住观音里。一书生闲步，见他美貌，心动。傍有恶少年数人，就说他许多淫邪不美之行，书生贱之。及归家，与妻言及，却与妻家有亲，是个极高洁古怪的女子，亲戚都是敬畏他的。书生不平，要替他寻恶少年出气，未行。只见女子叫侍儿来谢道：“郎君如此好心，虽然未行，主母感恩不尽。”就邀书生过去，治酒请他独酌。饮到半中间，侍儿负一皮袋来，对书生道：“是主母相赠的。”开来一看，乃

是三四个人头，颜色未变，都是书生平日受他侮辱的仇人。书生吃了一惊，怕有累及，急要逃去。侍儿道：“莫怕，莫怕。”怀中取出一包白色有光的药来，用小指甲挑些些，弹在头断处，只见头渐缩小，变成李子大。侍儿一个个撮在口中吃了，吐出核来，也是李子。

侍儿吃罢，又对书生道：“主母也要郎君替他报仇，杀这些恶少年。”书生谢道：“我如何干得这等事？”侍儿进一香丸道：“不劳郎君动手。但扫净书房，焚此香于炉中，看香烟那里去，就跟了去，必然成事。”又将先前皮袋与他道：“有人头，尽纳在此中。仍旧随烟归来，不要惧怕。”书生依言做去，只见香烟袅袅，行处有光，墙壁不碍。每到一处，遇一恶少年，烟绕颈三匝，头已自落，其家不知不觉，书生便将头入皮袋中。如此数处，烟袅袅归来，书生已随了来。到家尚未三鼓，恰如做梦一般。事完，香丸飞去，侍儿已来，取头弹药，照前吃了。对书生道：“主母传语郎君：这是畏关。此关一过，打点共做神仙便了。”后来不知所往。这女子、书生都不知姓名，只传得有《香丸志》。

那崔妾是：唐贞元年间，博陵崔慎思应进士举，京中赁房居住。房主是个没丈夫的妇人，年止三十余，有容色。慎思遣媒道意，要纳为妻。妇人不肯，道：“我非宦家之女，门楣不对，他日必有悔，只可做妾。”遂随了慎思。二年，生了一子。问他姓氏，只不肯说。一日，崔慎思与他同上了床，睡至半夜，忽然不见。崔生疑心有甚奸情事了，不胜忿怒，遂走出堂前。走来走去，正自徬徨，忽见妇人在屋上走下来，白练缠身，右手持匕首，左手提一个人头，对崔生道：“我父昔

年被郡守枉杀，求报数年未得。今事已成，不可久留。”遂把宅子赠了崔生，逾墙而去。崔生惊惶，少顷又来，道是再哺孩子些乳去。须臾出来，道：“从此永别。”竟自去了。崔生回房看看，儿子已被杀死，他要免心中记挂，故如此。所以说“崔妾白练”的话。

那侠姬的事，乃元雍妾修容自言小时里中盗起，有一老姬来对他母亲说道：“你家从来多阴德，虽有盗乱，不必惊怕，吾当藏过你等。”袖中取出黑绫二尺，裂作条子，教每人臂上系着一条，道：“但随我来。”修容母子随至一道院，老姬指一个神像道：“汝等可躲在他耳中。”叫修容母子闭了眼，背了他进去。小小神像，他母子住在耳中，却像一间房子，毫不窄隘。老姬朝夜来看，饮食都是他送来。这神像耳孔只有指头大小，但是饮食到来，耳孔便大起来。后来盗平，仍如前负了归家。修容要拜为师，誓修苦行，报他恩德，老姬说：“仙骨尚微。”不肯收他，后来不知那里去了。所以说“侠姬神耳”的说话。

那贾人妻的与崔慎思妾差不多，但彼是余干县尉王立，调选流落，遇着美妇，道是元系贾人妻子，夫亡十年，颇有家私，留王立为婿，生了一子。后来也是一日提了人头回来，道：“有仇已报，立刻离京。”去了复来，说是：“再乳婴儿，以豁离恨。”抚毕便去。回灯褰帐，小儿身首已在两处。所以说“贾妻断婴”的话，却是崔妾也曾做过的。

那解洵是宋时武职官，靖康之乱，陷在北地，孤苦零落。亲戚怜他，替他另娶一妇为妻。那妇人妆奁丰厚，洵得以存活。偶重阳日，想起旧妻坠泪。妇人问知欲归本朝，便替他

备办，水陆之费毕具，与他同行。一路水宿山行，防闲营护，皆得其力。到家，其兄解潜军功累积，已为大帅，相见甚喜，赠以四婢。解洵宠爱了，与妇人渐疏。妇人一日酒间责洵道：“汝不记昔年乞食赵魏时事乎？非我已为饿殍。今一旦得志，便尔忘恩，非大丈夫所为。”洵已有酒意，听罢大怒，奋起拳头，连连打去。妇人忍着，冷笑。洵又唾骂不止。妇人忽然站起，灯烛皆暗，冷气袭人，四妾惊惶仆地。少顷，灯烛复明，四妾才敢起来，看时，洵已被杀在地上，连头都没了。妇人及房中所有，一些不见踪影。解潜闻知，差壮勇三千人，各处追捕，并无下落。这叫做“解洵娶妇”。

那三鬟女子，因为潘将军失却玉念珠，无处访寻，却是他与朋侪作戏，取来挂在慈恩寺塔院相轮上面。后潘家悬重赏，其舅王超问起，他许取还。时寺门方开，塔户尚锁，只见他势如飞鸟，已在相轮上，举手示超。取了念珠下来，王超自去讨赏。明日，女子已不见了。

那车中女子又是怎说？因吴郡有一举子，入京应举，有两少年引他到家。坐定，只见门迎一车进内，车中走出一女子，请举子试技，那举子只会着靴在壁上行得数步。女子叫座中少年各呈妙技，有的在壁上行，有的手撮椽子行，轻捷却像飞鸟，举子惊服辞去。

数日后，复见前两少年来借马，举子只得与他。明日，内苑失物，唯收得驮物的马。追问马主，捉举子到内侍省勘问。驱入小门，吏自后一推，倒落深坑数丈。仰望屋顶七八丈，唯见一孔，才开一尺有多。举子苦楚间，忽见一物如鸟飞下，到身边看时，却是前日女子。把绢重系举子胳膊讫，绢头系女

子身上，女子腾身飞出宫城。去门数十里乃下，对举子云：“君且归，不可在此。”举人乞食寄宿，得达吴地。这两个女子便都有些盗贼意思，不比前边这几个报仇雪耻、救难解危，方是修仙正路。然要晓世上有此一种人，所以历历可纪，不是脱空的说话。

而今再说一个有侠术的女子，救着一个落难之人，说出许多剑侠的议论，从古未经人道的，真是精绝。有诗为证：

念珠取却犹为戏，若似车中便累人。

试听韦娘一席话，须知正直乃为真。

话说徽州府有一商人，姓程，名德瑜，表字元玉。禀性简默、端重，不妄言笑，忠厚老成，专一走川、陕，做客贩货，大得利息。一日，收了货钱，待要归家，与带去仆人收拾停当，行囊丰满，自不必说。自骑一匹马，仆人骑了牲口，起身行路。来过文、阶道中，与一伙做客的人，同落一个饭店买酒饭吃。

正吃之间，只见一个妇人骑了驴儿，也到店前下了，走将进来。程元玉抬头看时，却是三十来岁的模样，面颜也尽标致，只是装束气质带些武气，却是雄纠纠的。饭店中客人，个个颠头耸脑，看他说他，胡猜乱语，只有程元玉端坐不瞧，那妇人都看在眼里。吃罢了饭，忽然举起两袖，抖一抖道：“适才忘带了钱来，今饭多吃过了主人的，却是怎好？”那店中先前看他这些人都笑将起来，有的道：“元来是个骗饭吃的。”有的道：“敢是真个忘了。”有的道：“看他模样，也是个江湖上人，不像个本分的骗饭的事也有。”那店家后生见说

没钱，一把扯住不放。店主又发作道：“青云白日，难道有得你吃了饭不还钱不成？”妇人只说：“不带得来，下次补还。”店主道：“谁认得你？”

正难分解，只见程元玉便走上前来说道：“看此娘子光景，岂是要少这数文钱的？必是真失带了出来，如何这等逼他？”就把手腰间去摸出一串钱来道：“该多少，都是我还了就是。”店家才放了手，算一算帐，取了钱去。那妇人走到程元玉跟前再拜道：“公是个长者，愿闻高姓大名，好加倍奉还。”程元玉道：“些些小事，何足挂齿？还也不消还得，姓名也不消问得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休如此说。公去前面，当有小小惊恐，妾将在此处出些力气报公，所以必要问姓名，万勿隐讳。若要晓得妾的姓氏，但记着韦十一娘便是。”程元玉见他说话有些尴尬，不解其故，只得把名姓说了。妇人道：“妾在城西去探一个亲眷，少刻就到东来。”跨上驴儿，加上一鞭，飞也似去了。

程元玉同仆人出了店门，骑了牲口，一头走，一头疑心，细思适间之话，好不蹊跷。随又忖道：“妇人之言，何足凭准？况且他一顿饭钱尚不能预备，就有惊恐，他何如出力相报得？”以口问心，行了几里。只见途间一人，头带毡笠，身背皮袋，满身灰尘，是个惯走长路的样子，或在前，或在后，参差不一，时常撞见。程元玉在马上问道：“前面到何处可以宿歇？”那人道：“此去六十里，有杨松镇，是个安歇客商的所在。近处却无宿头。”程元玉也晓得有个杨松镇，就问道：“今日晏了些，还可到得那里么？”那人抬头把日影看了一眼道：“我到得，你到不得。”程元玉道：“又来好笑了，我每是骑马的，

反到不得；你是步行的，反说到得，是怎的说？”那人笑道：“此间有一条小路，斜抄去二十里，直到河水湾，再二十里就是镇上。若你等在官路上走，迂迂曲曲，差了二十多里，故此到不及。”程元玉道：“果有小路快便，相烦指示同行。到了镇上，买酒相谢。”那人欣然前行，道：“这等，都跟我来。”

那程元玉只贪路近，又见这厮是个长路人，信着不疑，把适间妇人所言惊恐都忘了。与仆人策马，跟了那人，前进那一条路来。初时平坦好走，走得一里多路，地上渐渐多是山根顽石，驴马走甚不便。再行过去，有陡峻高山，遮在面前。绕山走去，多是深密林子，仰不见天。程元玉主仆俱慌，埋怨那人道：“如何走此等路？”那人笑道：“前边就平了。”程元玉不得已，又随他走。再度过一个岗子，一发比前崎岖了。程元玉心知中计，叫声：“不好，不好。”急掣转马头回路。忽然那人唢哨一声，山前涌出一干人来：

狰狞相貌，劣撇身躯。无非月黑杀人，不过风高放火。盗亦有道，大曾偷习儒者虚声；师出无名，也会剽窃将家实用。人间偶尔呼为盗，世上于今半是君。

程元玉见不是头，自道必不可脱，慌慌忙忙下了马，躬身作揖道：“所有财物，但凭太保取去。只是鞍马衣装，须留下做归途盘费则个。”那一伙强盗听了说话，果然只取包裹来，搜了银两去了。程元玉急回身寻时，那马散了缰，也不知那里去了。仆人躲避，一发不知去向。凄凄惶惶，剩得一身。拣个高岗立着，四围一望，不要说不见强盗出没去处，并那仆马消息，杳然无踪。四无人烟，且是天色看看黑将下来，没

个道理。叹一声道：“我命休矣。”

正急得没出豁，只听得林间树叶窸窣价声响。程元玉回头看时，却是一个人，攀藤附葛而来，甚是轻便。走到面前，是个女子。程元玉见了个人，心下已放下了好些惊恐，正要开口问他，那女子忽然走到程元玉面前来稽首道：“儿乃韦十一娘弟子青霞是也。吾师知公有惊恐，特教我在此等候。吾师只在前面，公可往会。”程元玉听得说是韦十一娘，又是惊恐之说相合，心下就有些望他救答意思，略放胆大些了。随着青霞前往。行不到半里，那饭店里遇着的妇人来了，迎问道：“公如此大惊，不早来相接，甚是有罪。公货物已取还，仆马也在，不必忧疑。”程元玉是惊坏了的，一时答应不出。十一娘道：“公今夜不可前去。小庵不远，且到庵中一饭，就在此寄宿罢了。前途也去不得。”程元玉不敢违，随了去。

过了两个岗子，前见一山陡绝，四周并无联属，高峰插于云外。韦十一娘以手指道：“此是云冈，小庵在其上。”引了程元玉攀萝附木，一路走上。到了陡绝处，韦与青霞共来扶掖，数步一歇。程元玉气喘当不得，他两个就如平地一般。程元玉抬头看高处，恰似在云雾里，及到得高处，云雾又在下面了。约莫有十数里，方得石磴，磴有百来级，级尽方是平地。有茅堂一所，甚是清雅，请程元玉坐了。十一娘又另唤一女童出来，叫做缥云，整备茶果、山簌、松醪，请元玉吃。又叫整饭，意甚殷勤。

程元玉方才性定，欠身道：“程某自不小心，落了小人圈套，若非夫人相救，那讨性命？只是夫人有何法术制得他，讨得程某货物转来？”十一娘道：“吾是剑侠，非凡人也。适间

在饭店中，见公修雅，不像他人轻薄，故此相敬。及看公面上，气色有滞，当有忧虞，故意假说乏钱还店，以试公心。见公颇有义气，所以留心在此相候，以报公德。适间鼠辈无礼，已曾晓谕他过了。”

程元玉见说，不觉欢喜敬羨。他从小颇看史鉴，晓得有此一种法术，便问道：“闻得剑术起自唐时，到宋时绝了，故自元朝到国朝，竟不闻有此事。夫人在何处学来的？”

十一娘道：“此术非起于唐，亦不绝于宋。自黄帝受兵符于九天玄女，便有此术。其臣风后习之，所以破得蚩尤。帝以此术神奇，恐人妄用，且上帝立戒甚严，不敢宣扬，但拣一二诚笃之人，口传心授，故此术不曾绝传，也不曾广传。后来张良募来击秦皇，梁王遣来刺袁盎，公孙述使来杀来、岑，李师道用来杀武元衡，皆此术也。此术既不易轻得，唐之藩镇羡慕仿效，极力延致奇踪异迹之人，一时罔利之辈，不顾好歹，皆来为其所用，所以独称唐时有此。不知彼辈诸人，实犯上帝大戒，后来皆得惨祸。所以彼时先师复申前戒，大略：不得妄传人，妄杀人；不得替恶人出力害善人；不得杀人而居其名。此数戒最大。故赵元昊所遣刺客，不敢杀韩魏公，苗傅、刘正彦所遣刺客，不敢杀张德远，也是怕犯前戒耳。”

程元玉道：“史称黄帝与蚩尤战，不说有术；张良所募力士，亦不说术；梁王、公孙述、李师道所遣，皆说是盗，如何是术？”十一娘道：“公言差矣！此正吾道所谓不居其名也。蚩尤生有异象，且挟奇术，岂是战阵可以胜得？秦始皇万乘之主，仆从仪卫，何等威焰！且秦法甚严，谁敢击他？也没有击了他可以脱身的。至如袁盎官居近侍，来、岑身为大帅，

武相位在台衡，或取之万众之中，直戕之辇毂之下，非有神术，怎做得成？且武元衡之死，并其颅骨也取了去，那时慌忙中，谁人能有此闲工夫？史传元自明白，公不曾详玩其旨耳。”

程元玉道：“史书上果是如此。假如太史公所传刺客，想正是此术？至荆轲刺秦王，说他剑术疏，前边这几个刺客多是有术的了？”十一娘道：“史迁非也。秦诚无道，亦是天命真主，纵有剑术，岂可轻施？至于专诸、聂政诸人，不过义气所使，是个有血性好汉，原非有术。若这等都叫做剑术，世间拼死杀人，自身不保的，尽是术了！”程元玉道：“昆仑摩勒如何？”十一娘道：“这是粗浅的了。聂隐娘、红线，方是至妙的。摩勒用形，但能涉历险阻，试他矫健手段。隐娘辈用神，其机玄妙，鬼神莫窥，针孔可度，皮郭可藏。倏忽千里，往来无迹，岂得无术？”

程元玉道：“吾看《虬髯客传》，说他把仇人之首来吃了，剑术也可以报得私仇的？”十一娘道：“不然。虬髯之事，寓言，非真也。就是报仇，也论曲直。若曲在我，也是不敢用术报得的。”程元玉道：“假如术家所谓仇，必是何等为最？”十一娘道：“仇有几等，皆非私仇。世间有做守令官，虐使小民，贪其贿又害其命的；世间有做上司官，张大威权，专好谄奉，反害正直的；世间有做将帅，只剥军饷，不勤武事，败坏封疆的；世间有做宰相，树置心腹，专害异己，使贤奸倒置的；世间有做试官，私通关节，贿赂徇私，黑白混淆，使不才侥幸，才士屈抑的：此皆吾术所必诛者也。至若舞文的滑吏、武断的土豪，自有刑宰主之，忤逆之子、负心之徒，自

有雷部司之，不关我事。”

程元玉曰：“以前所言几等人，曾不闻有显受刺客剑仙杀戮的。”十一娘笑道：“岂可使人晓得的？凡此之辈，杀之之道非一。重者或径取其首领及其妻子，不必说了。次者或入其咽，断其喉，或伤其心腹，其家但知为暴死，不知其故。又或用术摄其魂，使他颠蹶狂谬，失志而死。或用术迷其家，使他丑秽迭出，愤郁而死。其有时未到的，但假托神异梦寐，使他惊惧而已。”

程元玉道：“剑可得试令吾一看否？”十一娘道：“大者不可妄用，且怕惊坏了你；小者不妨试试。”乃呼青霞、缥云二女童至，分付道：“程公欲观剑，可试为之，就此悬崖旋制便了。”二女童应诺。十一娘袖中摸出两个丸子，向空一掷，其高数丈，才坠下来，二女童即跃登树枝梢上，以手接着，毫发不差。各接一丸来一拂，便是雪亮的利刃。程元玉看那树枝，樛曲倒悬，下临绝壑，窅不可测。试一俯睇，神魂飞荡，毛发森竖，满身生起寒粟子来。十一娘言笑自如。二女童运剑，为彼此击刺之状。初时犹自可辨，到得后来，只如两条白练，半空飞绕，并不看见有人。有顿饭时候，然后下来，气不喘，色不变。程元玉叹道：“真神人也！”

时已夜深，乃就竹榻上施衾褥，命程在此宿卧，仍加以鹿裘覆之。十一娘与二女童作礼而退，自到石室中去宿了。时方八月天气，程元玉拥裘覆衾，还觉寒凉，盖缘居处高了。

天未明，十一娘已起身，梳洗毕。程元玉也梳洗了，出来与他相见了，谢他不尽。十一娘道：“山居简慢，恕罪则个。”又供了早膳。复叫青霞操弓矢下山，寻野味作昼饌。青霞去

了一会，无一件将来，回说：“天气早，没有。”再叫缥云去。坐谭未久，缥云提了一雉一兔上山来。十一娘大喜，叫青霞快整治供客。程元玉疑问道：“雉兔山中岂少？何乃难得如此？”十一娘道：“山中元不少，只是潜藏难求。”程元玉笑道：“夫人神术，何求不得，乃难此雉兔？”十一娘道：“公言差矣！吾术岂可用来伤物命以充口腹乎？不唯神理不容，也如此小用不得。雉兔之类，原要挟弓矢、尽人力取之方可。”程元玉深加叹服。

须臾，酒至数行。程元玉请道：“夫人家世，愿得一闻。”十一娘蹶蹶沉吟道：“事多可愧。然公是忠厚人，言之亦不妨。妾本长安人，父母贫，携妾取寓平凉，手艺营生。父亡，独与母居。又二年，将妾嫁同里郑氏子，母又转嫁了人去。郑子佻达无度，喜侠游，妾屡屡谏他，遂至反目。因弃了妾，同他一伙无藉人到边上立功去，竟无音耗回来了。伯子不良，把言语调戏我。我正色拒之。一日，潜走到我床上来，我提床头剑刺之，着了伤走了。我因思我是一个妇人，既与夫不相得，弃在此间，又与伯同居不便，况且今伤了他，住在此不得了。曾有个赵道姑，自幼爱我。他有神术，道我可传得，因是父母在，不敢自由，而今只索投他去。次日往见道姑，道姑欣然接纳。又道：‘此地不可居。吾山中有庵，可往住之。’就挈我登一峰巅，较此处还险峻。有一团瓢在上，就住其中，教我法术。至暮，径下山去，只留我独宿，戒我道：‘切勿饮酒及淫色。’我想道：‘深山之中，那得有此两事？’口虽答应，心中不然。遂宿在团瓢中床上。至更余，有一男子逾墙而入，貌绝美。我遽惊起，问他不答，叱他不退。其人直前，将拥

抱我。我不肯从，其人求益坚。我抽剑欲击他，他也出剑相刺。他剑甚精利，我方初学，自知不及，只得丢了剑，哀求他道：‘妾命薄，久已灰心，何忍乱我？且师有明戒，誓不敢犯。’其人不听，以剑加我颈，逼要从他。我引颈受之，曰：‘要死便死，吾志不可夺。’其人收剑笑道：‘可知子心不变矣。’仔细一看，不是男子，元来就是赵道姑，作此试我的。因此道我心坚，尽把术来传了。我术已成，彼自远游，我便居此山中了。”

程元玉听罢，愈加钦重。日已将午，辞了十一娘要行，因问起昨日行装仆马。十一娘道：“前途自有人送还，放心前去。”出药一囊送他，道：“每岁服一丸，可保一年无病。”送程下山，直至大路方别。才别去，行不数步，昨日群盗将行李仆马，已在路旁等候奉还。程元玉将银钱分一半与他，死不敢受，减至一金做酒钱，也必不肯。问是何故，群盗道：“韦家娘子有命，虽千里之外，不敢有违。违了他的，他就知道。我等性命要紧，不敢换货用。”程元玉再三叹息，仍旧装束好了，主仆取路前进。

此后，不闻十一娘音耗，已是十余年。一日，程元玉复到四川。正在栈道中行，有一少年妇人，从了一个秀士行走，只管把眼来瞧他。程元玉仔细看来，也像个素相识的，却是再想不起，不知在那里会过。只见那妇人忽然叫道：“程丈，别来无恙乎？还记得青霞否？”程元玉方悟是韦十一娘的女童，乃与青霞及秀士相见。青霞对秀士道：“此间便是吾师所重程丈，我也多曾与你说过的。”秀士再与程叙过礼。程问青霞道：“尊师今在何处？此位又是何人？”青霞道：“吾师如旧。吾丈

别后数年，妾奉师命，嫁此士人。”程问道：“还有一位缥云何在？”青霞道：“缥云也嫁人了。吾师又另有两个弟子了。我与缥云，但逢着时节，才去问省一番。”程又问道：“娘子今将何往？”青霞道：“有些公事，在此要做，不得停留。”说罢作别。看他意态，甚是匆匆，一竟去了。

过得数日，忽传蜀中某官暴卒。某官性诡激好名，专一暗地坑人夺人。那年进场做房考，又暗通关节，卖了举人，屈了真才，有像十一娘所说必诛之数。程元玉心疑道：“分明是青霞所说做的公事了。”却不敢说破。此后再也无从相闻。

此是吾朝成化年间事，秣陵胡太史汝嘉有《韦十一娘传》。诗云：

侠客从来久，韦娘论独奇。
双丸虽有术，一剑本无私。
贤佞能精别，恩仇不浪施。
何当时假腕，划尽负心儿。

拍案惊奇卷之五

感神媒张德容遇虎 凑吉日裴越客乘龙

诗曰：

每说婚姻是宿缘，定经月老把绳牵。

非徒配偶难差错，时日犹然不后先。

话说婚姻事皆系前定，从来说月下老赤绳系足，虽千里之外，到底相合。若不是因缘，眼面前也强求不得的。就是是姻缘了，时辰未到，要早一日也不能勾；时辰已到，要迟一日也不能勾。多是氤氲大使暗中主张，非人力可以安排也。

唐朝时有一个弘农县尹，姓李。生一女，年已及笄，许配卢生。那卢生生得伟貌长髯，风流倜傥，李氏一家尽道是个快婿。一日，选定日子，赘他入宅。

当时有一个女巫，专能说未来事体，颇有灵验，与他家往来得熟。其日因为他家成婚行礼，也来看看耍子。李夫人平日极是信他的，就问他道：“你看我家女婿卢郎，官禄厚薄如何？”女巫道：“卢郎不是那个长须后生么？”李母道：“正

是。”女巫道：“若是这个人，不该是夫人的女婿。夫人的女婿不是这个模样。”李夫人道：“吾女婿怎么样的？”女巫道：“是一个中形白面，一些髭髯也没有的。”李夫人失惊道：“依你这等说起来，我小姐今夜还嫁人不成哩！”女巫道：“怎么嫁不成？今夜一定嫁人。”李夫人道：“好胡说！既是今夜嫁得成，岂有不是卢郎的事？”女巫道：“连我也那晓得缘故？”道言未了，只听得外边鼓乐喧天，卢生来行纳采礼，正在堂前拜跪。李夫人拽着女巫的手，向后堂门缝里指着卢生道：“你看这个行礼的，眼见得今夜成亲了，怎么不是我女婿？好笑，好笑。”那些使数养娘们见夫人说罢，大家笑道：“这老妈妈惯扯大谎，这番不准了。”女巫只不做声。

须臾之间，诸亲百眷都来看成婚盛礼。元来唐时衣冠人家婚礼，极重合巹之夜，凡属两姓亲朋，无有不来的。就中有引礼、赞礼之人，叫做宾相，都不是以下人做，就是至亲好友中间，有礼度熟闲、仪容出众、声音响亮的，众人就推举他做了，是个尊重的事。其时卢生同了两个宾相，堂上赞拜。礼毕，新人入房。

卢生将李小姐灯下揭巾一看，吃了一惊，打一个寒噤，叫声：“阿呀！”往外就走。亲友问他，并不开口，直走出门，跨上了马，连加两鞭，飞也似去了。宾友之中，有几个与他相好的，要问缘故，又有与李氏至戚的，怕有别话，错了时辰，要成全他的，多来追赶。有的赶不上，罢了，有赶着的，问他，劝他，只是摇手道：“成不得，成不得。”也不肯说出缘故来，抵死不肯回马。众人计无所出，只得走转来，把卢生光景说了一遍。

那李县令气得目瞪口呆，大喊道：“成何事体？成何事体？”自思女儿一貌如花，有何作怪？今且在众亲友面前说明，好教他们看个明白。因请众亲戚都到房门前，叫女儿出来拜见，就指着道：“这个便是许卢郎的小女，岂有惊人丑貌？今卢郎一见就走，若不教他见见，众位到底认做个怪物了。”众人抬头一看，果然丰姿冶丽，绝世无双。这些亲友，也有说是卢郎无福的，也有说卢郎无缘的，也有道日子差池犯了凶煞的，议论一个不定。

李县令气忿忿地道：“料那厮不能成就，我也不伏气与他了。我女儿已奉见宾客，今夕嘉礼，不可虚废。宾客里面有愿聘的，便赴今夕佳期。有众亲在此作证明，都可做大媒。”只见宾相之中有一人走近前来，不慌不忙道：“小子不才，愿事门馆。”众人定睛看时，那人姓郑，也是拜过官职的了，面如傅粉，唇若涂朱，下颏上真个一根髭须也不曾生，且是标致。众人齐喝一声采道：“如此小姐，正该配此才郎。况且年貌相等，门阀相当。”就中推两位年高的为媒，另择一个年少的代为宾相。请出女儿，交拜成礼，且应佳期。一应未备礼仪，婚后再补，是夜竟与郑生成了亲。郑生容貌，果与女巫之言相合。方信女巫神见。

成婚之后，郑生遇着卢生，他两个原相交厚的，问其日前何故如此。卢生道：“小弟揭巾一看，只见新人两眼通红，大如朱盏，牙长数寸，爆出口外两边。那里是个人形？与殿壁所画夜叉无二，胆俱吓破了，怎不惊走？”郑生笑道：“今已归小弟了。”卢生道：“亏兄如何熬得！”郑生道：“且请到弟家，请出来与兄相见则个。”卢生随郑生到家，李小姐梳妆

出拜，天然绰约，绝非房中前日所见模样，懊悔无及。后来闻得女巫先曾有言，如此如此，晓得是有个定数，叹住罢了。正合着古语两句话道：

有缘千里能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
而今再说一个唐时故事。乃是乾元年间，有一个吏部尚书，姓张名镐。有第二位小姐，名唤德容。那尚书在京中任上时，与一个仆射姓裴名冕的，两个往来得最好。裴仆射有第三个儿子，曾做过蓝田县尉的，叫做裴越客。两家门当户对，张尚书就把这个德容小姐许下了他亲事，已拣定日子成亲了。

却说长安西市中有个算命的老人，是李淳风的族人，叫做李知微，星数精妙。凡看命起卦，说人吉凶祸福，必定断下个日子，时刻不差。

一日，有个姓刘的，是个应袭赁子，到京理荫求官，数年不得，这一年已自钻求要紧关节，叮嘱停当，吏部试判已毕，道是必成，闻西市李老之名，特来请问。李老卜了一卦，笑道：“今年求之不得，来年不求自得。”刘生不信。只见吏部出榜，为判上落了字眼，果然无名。到明年又在吏部考试，他不曾央得人情，抑且自度书判中下，未必合式，又来西市问李老。李老道：“我旧岁就说过的，君官必成，不必忧疑。”刘生道：“若得官，当在何处？”李老道：“禄在大梁地方。得了后，你可再来见我，我有话说。”吏部榜出，果然选授开封县尉。

刘生惊喜，信之如神，又去见李老。李老道：“君去为官，

不必清俭，只消恣意求取，自不妨得。临到任满，可讨个差使，再入京城，还与君推算。”刘生记着言语，别去到任。那边州中刺史见他旧家人物，好生委任他。刘生想着李老之言，广取财贿，毫无避忌，上下官吏都喜欢他，再无说话。到得任满，贮积千万，遂见刺史，讨个差使。刺史依允，就教他部着本州租税解京。

到了京中，又见李老。李老道：“公三日内即要迁官。”刘生道：“此番进京，实要看个机会，设法迁转。却是三日内如何能勾？况未是那升迁日期，这个未必准了。”李老道：“决然不差。迁官也就在彼郡，得了后可再来相会，还有说话。”刘生去了。明日将州中租赋到左藏库交纳。正到库前，只见东南上偌大一只五色鸟，飞来库藏屋顶住着，文彩辉煌，百鸟喧闹，弥天而来。刘生大叫：“奇怪！奇怪！”一时惊动了内官宫监大小人等，都来看嚷。有识得的道：“此是凤凰也。”那大鸟住了一会，听见喧闹之声，即时展翅飞起，百鸟渐渐散去。此话闻至天子面前，龙颜大喜，传出敕命来道：“那个先见的，于原身官职加升一级改用。”内官查得真实，却是刘生先见。遂发下吏部，迁授浚仪县丞。果是三日，又就在此州。

刘生愈加敬信李老，再来问此去为官之方。李老云：“只须一如前政。”刘生依言，仍旧恣意贪取，又得了千万。

任满赴京听调，又见李老。李老曰：“今番当得一邑正官，分毫不可妄取了。慎之，慎之。”刘生果授寿春县宰。他是两任得惯了的手脚，那里忍耐得住？到任不久，旧性复发，把李老之言丢过一边。偏生前日多取之言好听，当得个谨依来

命；今日不取之言迂阔，只推道未可全信。不多时，上官论劾追赃，削职了。又来问李老道：“前两任只叫多取，今却叫不可妄取，都有应验，是何缘故？”李老道：“今当与公说明：公前世是个大商，有二千万资财，死在汴州，其财散在人处，公去做官，原是收了自家旧物，不为妄取，所以一些无事。那寿春一县之人，不曾欠公的，岂可过求？如今强要起来，就做坏了。”刘生大伏，惭愧而去。

凡李老之验，如此非一，说不得这许多，而今且说正话。

那裴仆射家拣定了做亲日期，叫媒人到张尚书家来通信道日。张尚书闻得李老许多神奇灵应，便叫人接他过来，把女儿八字与婚期，教他合一合看，怕有甚么冲犯不宜。李老接过八字，看了一看道：“此命喜事，不在今年，亦不在此方。”尚书道：“只怕日子不利，或者另改一个也罢，那有不在今年之理？况且男女两家，都在京中；不在此方，更在何处？”李老道：“据看命数已定，今年决然不得成亲。吉日自在明年三月初三日。先有大惊之后，方得会合，却应在南方。冥数已定，日子也不必选，早一日不成，迟一日不得。”尚书似信不信的道：“那有此话？”叫管事人封个赏封谢了去。

刚出得门，裴家就来接了去。也为婚事将近，要看看体咎。李老到了裴家，占了一卦，道：“怪哉！怪哉！此卦恰与张尚书家的命数正相符合。”遂取文房四宝出来，写了一柬道：

三月三日，不迟不疾。水浅舟胶，虎来人得。

惊则大惊，吉则大吉。

裴越客看了，不解其意，便道：“某正为今年尚书府亲事，只在早晚，问个吉凶。这‘三月三日’之说何也？”李老道：

“此正是婚期。”裴越客道：“日子已定，眼见得不到那时了。不准，不准。”李老道：“郎君不得性急。老汉所言，万无一误。”裴越客道：“‘水浅舟胶，虎来人得’，大略是不祥的说话了。”李老道：“也未必不祥，应后自见。”作别过了。

正待要欢天喜地，指日成亲，只见补阙、拾遗等官，为选举不公，交章论劾吏部尚书。奉圣旨：谪贬张镐为宸州司户，即日就道。张尚书叹道：“李知微之言验矣。”便教媒人回复裴家，约定明年三月初三到宸州成亲。自带了家眷，星夜到贬处去了。元来唐时大官谪贬，甚是消条，亲眷避忌，不十分肯与往来的，怕有朝廷不测，时时忧恐。张尚书也不把裴家亲事在念了。

裴越客得了张家之信，吃了一惊，暗暗道：“李知微好准卦！毕竟要依他的日子了。”真是到手佳期，却成虚度，闷闷不乐，过了年节。一开新年，便打点束装前赴宸州成婚。

那越客是豪奢公子，规模不小。坐了一号大座船，满载行李辎重，家人二十多房，养娘七八个，安童七八个，择日开船。越客恨不得肋生双翅，脚下腾云，一眨眼便到宸州。行了多日，已是二月尽边，皆因船只狼狽，行李沉重，一日行不上百来里路，还有搁着浅处，弄了几日才弄得动的，还差宸州三百里远近。越客心焦，恐怕张家不知他在路上，不打点得，错过所约日子，一面舟行，一面打发一个家人，在岸路驿中，讨了一匹快马，先到宸州报信。家人星夜不停，报入宸州来。

那张尚书身在远方，时怀忧闷，况且不知道裴家心下如何，未知肯不嫌路远来赴前约否？正在思忖不定，得了此报，

晓得裴郎已在路上将到，不胜之喜。走进衙中，对家眷说了，俱各欢喜不尽。此时已是三月初二日了，尚书道：“明日便是吉期，如何来得及？但只是等裴郎到了，再定日未迟。”

是夜，因为德容小姐佳期将近，先替他簪了髻，设宴在后花园中，会集衙中亲丁女眷，与德容小姐添妆把盏。那花园离衙斋将有半里，宸州是个山深去处，虽然衙斋左右，多是些丛林密菁，与山林之中无异，可也幽静好看。那德容小姐同了衙中姑姨姊妹尽意游玩，酒席既阑，日色已暮，都起身归衙。众女眷或在前，或在后，大家一头笑语，一头行走。正在喧哄之际，一阵风过，竹林中腾地跳出一个猛虎来，擒了德容小姐便走。众女眷吃了一惊，各各逃窜。那虎已自跳入翳荟之处，不知去向了。

众人性定，奔告尚书得知，合家啼哭得不耐烦。那时夜已昏黑，虽然聚得些人起来，四目相视，束手无策，无非打了火把，四下里照得一照，知他在何路上可以救得？干闹嚷了一夜，一毫无干。到得天晓，张尚书噙着泪眼，点起人夫去寻骸骨，漫山遍野，无处不到，并无一些下落。张尚书又恼又苦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裴越客已到宸州界内石阡江中，那江中都是些山根石底，重船到处触碍，一发行不得。已是三月初二日了，还差几十里路。越客道：“似此行去，如何赶得明日到？”心焦背热，与船上人发极嚷乱。船上人道：“这是用不得性的。我们也巴不得到了讨喜酒吃，谁耐烦在此延挨？”裴越客道：“却是明日是吉期，这等担搁怎了？”船上人道：“只是船重得紧，所以只管搁浅。若要行得快，除非上了些岸，等船轻了

好行。”越客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他自家着了急的，叫住了船，一跳便跳上了岸，招呼众家人起来。那些家人见主人已自在岸上了，谁敢不上？一走就走了二十多人起来。那船早自轻了。越客在前，众家人在后，一路走去。那船好转动，不比先前，自在江中相傍着行。

行到四五里，天色将晚。看见岸傍有板屋一间，屋内有竹床一张，越客就走进屋内，叫安童把竹床上扫拂一扫拂，坐了歇一歇气再走。这许多僮仆都站立左右，也有站立在门外的。正在歇息，只听得树林中飐飐的风响。于时一线月痕，和着星光，虽不甚明白，也微微看得见，约莫风响处，有一物行走甚快。将到近边，仔细看去，却是一个猛虎，背负一物而来。众人惊惶，连忙都躲在板屋里来。其虎看看至近，众人一齐敲着板屋呐喊，也有把马鞭子打在板上，振得一片价响。那虎到板屋侧边，放下了背上的东西，抖抖身子，听得众人叫喊，像似也有些惧怕，大吼一声，飞奔入山去了。

众人在屋缝里张着，看那放下的东西，恰像个人一般，又恰像在那里有些动。等了一会，料虎去远了，一齐捏把汗出来看时，却是一个人，口中还微微气喘。来对越客说了，越客分付众人救他。慌忙叫放船拢岸，众人扛扶其人，上了船，叫：“快快解了缆开去，恐防那虎还要寻来。”船开了半晌，越客叫点起火来看。舱中养娘们，各拿蜡烛点起，船中明亮，看那人时，却是：

眉弯杨柳，脸绽芙蓉。喘吁吁吐气不齐，战兢兢惊神未定。头垂发乱，是个醉扶上马的杨妃；目闭唇张，好似死乍还魂的杜丽。面庞勾可十七八，

美艳从来无二三。

越客将这女子上下看罢，大惊说道：“看他容颜衣服，决不是等闲村落人家的。”叫众养娘好生看视。众养娘将软褥铺衬，抱他睡在床上。解看衣服，尽被树林荆棘抓破，且喜身体毫无伤痕。一个养娘替他将乱发理清梳通了，挽起一髻，将一个手帕替他扎了。拿些姜汤灌他，他微微开口咽下去了，又调些粥汤来灌他。弄了三四更天气，看看苏醒，神安气集。忽然抬起头来，开目一看，看见面前的人一个也不认得，哭了一声，依旧眠倒了。这边养娘们问他来历、缘故及遇虎根由，那女子只不则声，凭他说来说去，竟不肯答应一句。

渐渐天色明了，岸上有人走动，这边船上也着水夫上纤。此时离州城只有三十里了。听得前面来的人，纷纷讲说道：“张尚书第二位小姐，昨夜在后花园中游赏，被虎扑了去，至今没寻尸骸处。”有的道：“难道连衣服都吃尽了不成？”水夫闻得此言，想着夜来的事，有些奇怪，商量道：“船中那话儿莫不正是？”就着一个下船来，把路上人来的说话禀知越客。越客一发惊异道：“依此说话，被虎害的正是我定下的娘子了，这船中救得的，可是不是？”连忙叫一个知事的养娘来，分付他道：“你去对方才救醒的小娘子说，问可是张家德容小姐不是？”养娘依言去问，只见那女子听得叫出小名来，便大哭将起来道：“你们是何人？晓得我的名字！”养娘道：“我们正是裴官人家的船，正为来赴小姐佳期，船行的迟，怕赶日子不迭，所以官人只得上岸行走，谁知却救了小姐上船，也是天缘分定。”那小姐方才放下了心，便说花园遇虎，一路上如腾云驾雾，不知行了多少路，自拚必死。被虎放下地时，已自

魂不附体了，后来不知如何却在船上。养娘把救他的始末说了一遍，来复越客道：“正是这个小姐。”越客大喜，写了一书，差一个人飞报到州里尚书家来。

尚书正为女儿骸骨无寻，又且女婿将到，伤痛无奈，忽见裴家苍头有书到，愈加感切，拆开来看，上写道：

趋赴嘉礼，江行舟涩。从陆倍道，忽遇虎负爱女至。惊逐之顷，虎去而人不伤。今完善在舟，希示进止。子婿裴越客百拜。

尚书看罢，又惊又喜，走进衙中说了，满门叹异。尚书夫人便道：“从来罕闻奇事，想是为吉日赶不及了，神明所使。今小姐既在裴郎船上了，还可赶得今朝成亲。”尚书道：“有理，有理。”就叫鞦一匹快马，带了仪从，不上一个时辰，赶到船上来。翁婿相见甚喜。见了女儿，又悲又喜，安慰了一番。

尚书对裴越客道：“好教贤婿得知：今日之事，旧年间李知微已断定了，说成亲必竟要今日。昨晚老夫见贤婿不能勾就到，道是决赶不上今日这吉期，谁想有此神奇之事，把小女竟送到尊舟！如今若等尊舟到州城，水路难行，定不能勾。莫若就在尊舟结了花烛，成了亲事，明日慢慢回衙，这吉期便不挫过了。”裴越客见说，便想道：“若非岳丈之言，小婿几乎忘了。旧年李知微题下六句，首二句道：‘三月三日，不迟不疾。’若是小婿在舟行时，只疑迟了，而今虎送将来，正应着今日。中二句道：‘水浅舟胶，虎来人得。’小婿起初道不祥之言，谁知又应着这奇事。后来二句：‘惊则大惊，吉则大吉。’果然这一惊不小，谁知反因此凑着吉期。李知微真半仙了！”张尚书就在船边分派人，唤起傧相，办下酒席，先在

舟中花烛成亲，合卺饮宴。礼毕，张尚书仍旧韞马先回，等他明日舟到，接取女儿女婿。

是夜，裴越客遂同德容小姐就在舟中，共入鸳帏欢聚。少年夫妇，极尽于飞之乐。明日舟到，一同上岸，拜见丈母诸亲。尚书夫人及姑姨姊妹、合衙人等，看见了德容小姐，恰似梦中相逢一般，欢喜极了，反有堕下泪来的。人人说道：“只为好日来不及，感得神明之力，遣个猛虎做媒，把百里之程，顷刻送到。从来无此奇事！”

这话传出去，个个奇骇，道是新闻。民间各处立起个虎媒之祠。但是有婚姻求合的，虔诚祈祷，无有不应。至今黔、峡之间，香火不绝。于时有六句口号：

仙翁知微，判成定数。虎是神差，佳期不挫。

如此媒人，东道难做。

拍案惊奇卷之六

酒下酒赵尼媪迷花 机中机贾秀才报怨

诗曰：

色中饿鬼是僧家，尼扮由来不较差。

况是能通闺阁内，但教着手便勾叉。

话说三姑六婆，最是人家的不可与他往来出入。盖是此辈功夫又闲，心计又巧，亦且走过千家万户，见识又多，路数又熟，不要说有些不正气的妇女，十个着了九个儿，就是一些针缝也没有的，他会千方百计弄出机关，智赛良、平，辩同何、贾，无事诱出有事来。所以宦户人家有正经的，往往大张告示，不许出入。其间一种最狠的，又是尼姑。他借着佛天为由，庵院为围，可以引得内眷来烧香，可以引得子弟来游耍。见男人问讯称呼，礼数毫不异僧家，接对无妨；到内室念佛看经，体格终须是妇女，交搭更便。从来马泊六、撮合山，十桩事到有九桩是尼姑做成，尼庵私会的。

只说唐时有个妇人狄氏，家世显宦，其夫也是个大官，称

为夫人。夫人生得明艳绝世，名动京师。京师中公侯戚里人家妇女，争宠相骂的，动不动便道：“你自逞标致，好歹到不得狄夫人，乃敢欺凌我！”美名一时无比。却又资性贞淑，言笑不苟，极是一个有正经的妇人。

于时，西池春游，都城士女欢集。王侯大家，油车帘幕，络绎不绝，狄夫人免不得也随俗出游。有个少年风流在京候选官的，叫做滕生，同在池上。看见了这个绝色模样，惊得三魂飘荡，七魄飞扬，随来随去，目不转睛。狄氏也抬起眼来，看见滕生风流行动；他一边无心的，却不以为意。争奈滕生看得痴了，恨不得寻口冷水，连衣服都吞他的在肚里去。问着旁边人，知是有名美貌的狄夫人。车马散了，滕生快快归来，整整想了一夜。

自是行忘止，食忘飧，却像掉下了一件甚么东西的，无时无刻不在心上。熬煎不过，因到他家前后左右访问消息，晓得平日端洁，无路可通。滕生想道：“他平日岂无往来亲厚的女眷？若问得着时，或者寻出机会来。”仔细探访。

只见一日他门里走出一个尼姑来，滕生尾着去，问路上人，乃是静乐院主慧澄，惯一在狄夫人家出入的。滕生便道：“好了！好了！”连忙跑到下处，将银十两，封好了，急急赶到静乐院来。问道：“院主在否？”慧澄出来，见是一个少年官人，请进奉茶。稽首毕，便问道：“尊姓大名，何劳贵步？”滕生通罢姓名，道：“别无他事。久慕宝房清德，少备香火之资，特来随喜。”袖中取出银两递过来。慧澄是个老世事，一眼瞅去，觉得沉重，料道有事相央，口里推托“不当”，手里已自接了，谢道：“承蒙厚赐，必有所言。”滕生只推没有别

话，表意而已，别了回寓。慧澄想道：“却不奇怪！这等一个美少年，想我老尼什么？送此厚礼，又无别话。”一时也委决不下。只见滕生每日必来院中走走，越见越加殷勤，往来渐熟了。

慧澄一日便问道：“官人含糊不决，必有什么事故，但有见托，无不尽力。”滕生道：“说也不当，料是做不得的。但只是性命所关，或者希冀老师父万分之一，出力救我。事若不成，拚个害病而死罢了。”慧澄见说得尴尬，便道：“做得做不得，且说来。”滕生把西池上遇见狄氏，如何标致，如何想慕，若得一了夙缘，万金不惜，说了一遍。慧澄笑道：“这事却难。此人与我往来，虽是标致异常，却毫无半点瑕疵，如何动得手？”滕生想一想，问道：“师父既与他往来，晓得他平日好些甚么？”慧澄道：“也不见他好甚东西。”滕生又道：“曾托师父做些甚么否？”慧澄道：“数日前托我寻些上好珠子，说了两三遍。只有此一端。”滕生大笑道：“好也，好也。天生缘分。我有个亲戚是珠商，有的是好珠，我而今下在他家，随你要多少是有的。”即出门雇马，如飞也似去了。

一会，带了两袋大珠来到院中，把与慧澄看道：“珠值二万贯。今看他标致分上，让他一半，万贯就与他了。”慧澄道：“其夫出使北边，他是小女人在家，那能凑得许多价钱？”滕生笑道：“便是四五千贯也罢，再不，千贯数百贯也罢。若肯圆成好事，一个钱没有也罢了。”慧澄也笑道：“好痴话！既有此珠，我与你仗苏、张之舌，六出奇计，好歹设法来院中走走。此时再看机会，弄得与你相见一面，你自放出手段来。成不成，看你造化，不关我事。”滕生道：“全仗高手救命则

个。”

慧澄笑嘻嘻地提了两囊珠子，竟望狄夫人家来。与夫人见礼毕，夫人便问：“囊中何物？”慧澄道：“是夫人前日所托，寻取珠子，今有两囊上好的，送来夫人看看。”解开囊来，狄氏随将手就囊中取起来看，口里啧啧道：“果然好珠！”看了一眼，爱玩不已。问道：“要多少价钱？”慧澄道：“讨价万贯。”狄氏惊道：“此只讨得一半价钱，极是便宜的。但我家相公不在，一时凑不出许多来，怎么处？”慧澄扯狄氏一把道：“夫人，且借一步说话。”狄氏同他到房里来，慧澄道：“夫人爱此珠子，不消得钱。此是一个官人要做一件事的。”说话的，难道好人家女眷面前，好直说得道“送此珠子求做那件事一场”不成？看官，不要性急，你看那尼姑巧舌，自有宛转。当时狄氏问道：“此官人要做何事？”慧澄道：“是一个少年官人，因仇家诬枉，失了官职，只求一关节到吏部，辨白是非，求得复任，情愿送此珠子。我想夫人兄弟及相公伯叔辈，多是显要，夫人想一门路指引他，这珠子便不消钱了。”狄氏道：“这等，你且拿去还他，待我慢慢想一想，有了门路再处。”慧澄道：“他事体急了，拿去，他又寻了别人，那里还捞得他珠子转来？不如且留在夫人这里，对他只说有门路，明日来讨回音罢。”狄氏道：“这个使得。”

慧澄别了，就去对滕生一一说知。滕生道：“今将何处？”慧澄道：“他既看上珠子，收下了，不管怎地，明日定要设法他来。看手段！”滕生又把十两银子与他了，叫他明日早去。

那边狄氏别了慧澄，再把珠子细看，越看越爱。便想道：“我去托弟兄们讨此分上不难，这珠眼见得是我的了。”元来

人心不可有欲，一有欲心，被人窥破，便要落入圈套。假如狄氏不托尼姑寻珠，便无处生端；就是见了珠子，有钱则买，无钱便罢，一则一，二则二，随你好汉，动他分毫不得。只为欢喜这珠子，又凑不出钱，便落在别人机彀中，把一个冰清玉洁的，弄得没出豁起来。

却说狄氏明日正思量这事，那慧澄也来了，问道：“夫人思量事体可成否？”狄氏道：“我昨夜为他细想一番，门路都有，管取停当。”慧澄道：“却有一件难处：动万贯事体，非同小可。只凭我一个贫姑，秤起来肉也不多几斤的。说来说去，宾主不相识，便道做得事来，此人如何肯信？”狄氏道：“是到也是，却待怎么办呢？”慧澄道：“依我愚见，夫人只做设斋，到我院中，等此官人，只做无心撞见，两下觐面照会，这使得么？”狄氏是个良人心性，见说要他当面见生人，耳根通红起来，摇手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？”慧澄也变起脸来道：“有甚么难事？不过等他自说一番缘故，这里应承做得，使他别无疑心，方才的确。若夫人道见面使不得，这事便做不成，只索罢了，不敢相强。”

狄氏又想了一想，道：“既是老师父主见如此，想也无妨。后二日我亡兄忌日，我便到院中来做斋，但只叫他立谈一两句，就打发去，须防耳目不雅。”慧澄道：“本意原只如此，说罢了正话，留他何干？自不须断当得。”慧澄期约已定，转到院中，滕生已先在。把上项事一一说了，滕生拜谢道：“仪、秦之辩，不过如此矣！”

巴到那日，慧澄清早起来，端正斋筵。先将滕生藏在一个人迹不到的静室中，桌上摆设精致酒肴，把门掩上了。慧

澄自出来外厢支持，专等狄氏。正是：

安排扑鼻香芳饵，专等鲸鲵来上钩。

狄氏到了这日晡时，果然盛妆而来。他恐怕惹人眼目，连僮仆都打发了去，只带一个小丫鬟进院来。见了慧澄，问道：“其人来未？”慧澄道：“未来。”狄氏道：“最好。且完了斋事。”慧澄替他宣扬意旨，祝赞已毕，叫一个小尼领了丫鬟别去顽耍，对狄氏道：“且到小房一坐。”引狄氏转了几条暗弄，至小室前，褰帘而入，只见一个美貌少年，独自在内，满桌都是酒肴，吃了一惊，便欲避去。慧澄便捣鬼道：“正要与夫人对面一言，官人还不拜见？”滕生卖弄俊俏，连忙趋到跟前，劈面拜下去。狄氏无奈，只得答他。慧澄道：“官人感夫人盛情，特备一卮酒谢夫人。夫人鉴其微诚，万勿推辞。”狄氏欲待起身，抬起眼来，元是西池上曾面染过的。看他生得少年，万分清秀可喜，心里先自软了。带着半羞半喜，呐出一句道：“有甚事，但请直说。”慧澄挽着狄氏衣袂道：“夫人坐了好讲，如何彼此站着？”滕生满斟着一杯酒，笑嘻嘻的唱个肥喏，双手捧将过来安席。狄氏不好却得，只得受了，一饮而尽。慧澄接着酒壶，也斟下一杯。狄氏会意，只得也把一杯回敬。眉来眼去，狄氏把先前矜庄模样都忘怀了。又问道：“官人果要补何官？”滕生便把眼瞅慧澄一瞅道：“师父在此，不好直说。”慧澄道：“我便略回避一步。”跳起身来就走，扑地把小门关上了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。滕生便移了己坐，挨到狄氏身边，双手抱住道：“小子自池上见了夫人，朝思暮想，看看待死，只要夫人救小子一命。夫人若肯周全，连身躯性命也是夫人的

了，甚么得官不得官，放在心上？”双膝跪将下去。狄氏见他模样标致，言词可怜，千夫人万夫人的哀求，真个又惊又爱。欲要叫喊，料是无益。欲要推脱，怎当他两手紧紧抱住，就跪的势里，一直抱将起来，走到床前，放倒在床里，便去乱扯小衣。狄氏也一时动情，淫兴难遏，没主意了。虽也左遮右掩，终久不大抗拒，任他舞弄起来。那滕生是少年在行，手段高强，弄得狄氏遍体酥麻。元来狄氏虽然有夫，并不曾经着这般境界，欢喜不尽。云雨既散，挈其手道：“子姓甚名谁？若非今日，几虚做了一世人。自此夜夜当与子会。”滕生说了姓名，千恩万谢。恰好慧澄开门进来，狄氏羞惭不语。慧澄道：“夫人勿怪。这官人为夫人几死，贫姑慈悲为本，设法夫人救他一命，胜造七级浮图。”狄氏道：“你哄得我好！而今要在你身上，夜夜送他到我家来便罢。”慧澄道：“这个当得。”当夜散去。

此后，每夜便开小门放滕生进来，并无虚夕。狄氏心里爱得紧，只怕他心上不喜欢，极意奉承。滕生也尽力支陪，打得火块也似热的。过得数月，其夫归家了，略略踪迹希些。然但是其夫出去了，便叫人请他来会。又是年余，其夫觉得有些风声，防闲严切，不能往来。狄氏思想不过，成病而死。本等好好一个妇人，却被尼姑诱坏了身体，又送了性命。

然此还是狄氏自己水性，后来有些动情，没正经了，故着了手。而今还有一个正经的妇人，中了尼姑毒计，到底不甘，与夫同心合计，弄得尼姑死无葬身之地。果是快心，罕闻罕见，正合着《普门品》云：

咒咀诸毒药，所欲害身者，

念彼观音力，还着于本人。

话说婺州有一个秀才，姓贾，青年饱学，才智过人。有妻巫氏，姿容绝世，素性贞淑。两口儿如鱼似水，你敬我爱，并无半句言语。那秀才在大人家处馆读书，长是半年不回来。巫娘子只在家里做生活，与一个侍儿叫做春花过日。那娘子一手好针线绣作，曾绣一幅观音大士，绣得庄严色相，俨然如生。他自家十分得意，叫秀才拿到裱褙店里裱着，见者无不赞叹。裱成画轴，取回来挂在一间洁净房里，朝夕焚香供养。

只因一念敬奉观音，那条街上有一个观音庵，庵中有个赵尼姑，时常到他家来走走。秀才不在家时，便留他在家做伴两日。赵尼姑也有时请他到庵里坐坐。那娘子本分，等闲也不肯出门，一年也到不得庵里一两遭。

一日春间，因秀才不在，赵尼来看他，闲话了一会，起身送他去。赵尼姑道：“好天气！大娘便同到外边望望。”也是合当有事，信步同他出到自家门首。探头门外一看，只见一个人，谎子打扮的，在街上摆来，被他劈面撞见。巫娘子连忙躲了进来，掩在门边；赵尼姑却立定着。元来那人认得赵尼姑的，说道：“赵师父，我那处寻你不到？你却在此！我有话和你商量则个。”尼姑道：“我别了这家大娘，来和你说。”便走进与巫娘子作别了。这边巫娘子关着门，自进来了。

且说那叫赵尼姑这个谎子打扮的人，姓卜，名良，乃是婺州城里一个极淫荡不长进的，看见人家有些颜色的妇女，便思勾搭上场，不上手不休。亦且淫滥之性，不论美恶，都要

到到，所以这些尼姑多有与他往来的，有时做他牵头，有时趁着绰趣。这赵尼姑有个徒弟，法名本空，年方二十余岁，尽有姿容。那里算得出家？只当老尼养着一个粉头一般，陪人歇宿，得人钱财，但只是瞒着人做。这个卜良，就是赵尼姑一个主顾。

当日赵尼姑别了巫娘子，赶上了他，问道：“卜官人有甚说话？”卜良道：“你方才这家，可正是贾秀才家？”赵尼姑道：“正是。”卜良道：“久闻他家娘子生得标致，适才同你出来，掩在门里的，想正是他了？”赵尼姑道：“亏你聪明。他家也再无第二个。不要说他家，就是这条街上，也没再有似他标致的。”卜良道：“果然标致，名不虚传。几时再得见见，看个仔细便好。”赵尼姑道：“这有何难？二月十九日观音菩萨生辰，街上迎会，看的人山人海，你便到他家对门楼上，赁间房子住下了。他独自在家里，等我去约他出来，门首看会，必定站立得久，那时任凭你窗眼子张着，可不看一个饱？”卜良道：“妙，妙。”

到了这日，卜良依计，到对门楼上住下，一眼望着贾家门里。只见赵尼姑果然走进去，约了出来。那巫娘子一来无心，二来是自己门首，只怕街上有人瞧见，怎提防对门楼上暗地里张他？卜良从头至尾，看见仔仔细细，直待进去了，方才走下楼来。恰好赵尼姑也在贾家出来了，两个遇着，赵尼姑笑道：“看得仔细么？”卜良道：“看倒看得仔细了，空想无用，越看越动火，怎生到到手便好。”赵尼姑道：“阴沟洞里思量天鹅肉吃。他是个秀才娘子，等闲也不出来，你又非亲不族，一面不相干，打从那里交关起？只好看罢了。”一头

说，一头走到了庵里。

卜良进了庵，便把赵尼姑跪一跪道：“你在他家走动，是必在你身上想一个计策，勾他则个。”赵尼姑摇头道：“难，难，难。”卜良道：“但得尝尝滋味，死也甘心。”赵尼姑道：“这娘子不比别人，说话也难轻说的。若要引动他春心，与你往来，一万年也不能勾。若只要尝尝滋味，好歹硬做他一做，也不打紧。却是性急不得。”卜良道：“难道强奸他不成？”赵尼姑道：“强是不强，不由得他不肯。”卜良道：“妙计安在？我当筑坛拜将。”赵尼姑道：“从古道：慢橹摇船捉醉鱼。除非弄醉了他，凭你施为。你道好么？”卜良道：“好倒好，如何使计弄他？”赵尼姑道：“这娘子点酒不闻的。他执性不吃，也难十分强他。若是苦苦相劝，他疑心起来，或是嗔怒起来，毕竟不吃，就没奈他何。纵然灌得他一杯两盏，易得醉，易得醒，也脱哄他不得。”卜良道：“而今却是怎么？”赵尼姑道：“有个法儿算计他，你不要管。”卜良毕竟要说明，赵尼姑便附耳低言：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“你道好否？”卜良跌脚大笑道：“妙计！妙计！从古至今，无有此法。”赵尼姑道：“只有一件：我做此事哄了他，他醒后认真起来，必是怪我，不与我往来了，却是如何？”卜良道：“只怕不到得手，既到了手，他还要认甚么真？翻得转面孔？凭着一味甜言媚语哄他，从此做了长相交也不见得。倘若有些怪你，我自重重相谢罢了。敢怕替我滚热了，我还要替你讨分上哩。”赵尼姑道：“看你嘴脸！”两人取笑了一回，各自散了。

自此，卜良日日来庵中问信，赵尼姑日日算计要弄这巫娘子。隔了几日，赵尼姑办了两盒茶食，来贾家探望巫娘子。

巫娘子留他吃饭，赵尼姑趁着机会，扯着些闲言语，便道：“大娘子与秀才官人，两下青春，成亲了多时，也该有喜信生小官人了。”巫娘子道：“便是呢。”赵尼姑道：“何不发个诚心，祈求一祈求？”巫娘子道：“奴在白绣的观音菩萨面前朝夕焚香，也曾暗暗祷祝，不见应验。”赵尼姑道：“大娘年纪小，不晓得求子法。求子嗣须求白衣观音，自有一卷《白衣经》，不是平时的观音，也不是《普门品观音经》。那《白衣经》有许多灵验，小庵请的这卷，多载在后边，可惜不曾带来与大娘看。不要说别处，只是我婺州城里城外，但是印施的，念诵的，无有不生子，真是千唤千应，万唤万应的。”

巫娘子道：“既是这般有灵，奴家有烦师父，替我请一卷到家来念。”赵尼姑道：“大娘不曾晓得念，这不是就好念得起的。须请大娘到庵中，在白衣大士菩萨面前亲口许下卷数。待贫姑通了诚，先起个卷头，替你念起几卷，以后到大娘家，把念法传熟了，然后大娘逐日自念便是。”巫娘子道：“这个却好。待我先吃两日素，到庵中许愿起经罢。”赵尼姑道：“先吃两日素，足见大娘虔心。起经以后，但是早晨未念之先，吃些早素，念过了，吃荤也不妨的。”巫娘子道：“元来如此，这却容易。”巫娘子与他约定日期到庵中，先把五钱银子，与他做经衬斋供之费。赵尼姑自去，早把这个消息通与卜良知道了。

那巫娘子果然吃了两日素，到第三日起个五更，打扮了，领了丫鬟春花，趁早上人稀，步过观音庵来。看官听着，但是尼庵、僧院，好人家儿女不该轻易去的。说话的若是同年生，并时长，在旁边听得，拦门拉住，不但巫娘子完名全节，

就是赵尼姑也保命全躯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：旧室娇姿，污流玉树；空门孽质，血染丹枫。这是后话，且听接上前因：

那赵尼姑接着巫娘子，千欢万喜，请了进来坐着。奉茶过了，引他参拜了白衣观音菩萨。巫娘子自己暗暗地祷祝，赵尼姑替他通诚，说道：“贾门信女巫氏，情愿持诵《白衣观音经卷》，专保早生贵子，吉祥如意者。”通诚已毕，赵尼姑敲动木鱼，就念起来。先念了《净口业真言》，次念《安土地真言》，启请过，先拜佛名号多时，然后念经，一气念了二十来遍。说这赵尼姑奸狡，晓得巫娘子来得早，况且前日有了斋供，家里定是不吃早饭的，特地故意忘怀，也不拿东西出来，也不问起曾吃不曾吃，只管延挨，要巫娘子忍这一早饿，对付他。

那巫娘子是个娇怯怯的，空心早起，随他拜了佛多时，又觉劳倦，又觉饥饿，不好说得，只叫丫鬟春花，与他附耳低言道：“你看厨下有些热汤水，斟一碗来。”赵尼姑看见，故意问道：“只管念经完正事，却忘了大娘曾吃早饭未。”巫娘子道：“来得早了，实是未曾。”赵尼姑道：“你看我老昏么！不曾办得早饭。办不及了，怎么处？把昼斋早些罢。”巫娘子道：“不瞒师父说，肚里实是饿了，随分甚么点心，先吃些也好。”赵尼姑故意谦逊了一番，走到房里一会，又走到灶下一会，然后叫徒弟本空托出一盘东西、一壶茶来，巫娘子已此饿得肚转肠鸣了。摆上一台好些时新果品，多救不得饿，只有热腾腾的一大盘好糕。巫娘子取一块来吃，又软又甜，况是饥饿头上，不觉一连吃了几块。小师父把热茶冲上，吃了两口，又吃了几块糕，再冲茶来吃。吃不到两三口，只见巫

氏脸儿通红，天旋地转，打个呵欠，一堆软倒在椅子里面。赵尼姑假意吃惊道：“怎的来？想是起得早了，头晕了，扶他床上睡一睡起来罢。”就同小师父本空连椅连人扛到床边，抱到床上，放倒了头，眠好了。

你道这糕为何这等利害？元来赵尼姑晓得巫娘子不吃酒，特地对付下这个糕。乃是将糯米磨成细粉，把酒浆和匀，烘得极干，再研细了，又下酒浆。如此两三度，搅入一两样不按君臣的药末，饴起成糕。一见了热水，药力、酒力俱发作起来，就是做酒的酵头一般。别人且当不起，巫娘子是吃醋也醉的人，况且又是清早空心，乘饿头上，又吃得多了，热茶下去，发作上来，如何当得？正是：由你奸似鬼，吃了老娘洗脚水。

赵尼姑用此计较，把巫娘子放番了。那春花丫头见家主婆睡着，偷得浮生半日闲，小师父引着他自去吃东西顽耍去了，那里还来照管？赵尼姑忙在暗处叫出卜良来道：“雌儿睡在床上，凭你受用去，不知怎么样谢我？”那卜良关上房门，揭开帐来一看，只见酒气喷人，巫娘子两脸红得可爱，就如一朵醉海棠一般，越看越标致了。卜良淫兴如火，先去亲个嘴，巫娘子一些不知，就便轻轻去了袴儿，卜良腾的爬上身去，自夸道：“惭愧，也有这一日也！”巫娘子软得身体动弹不得，朦胧昏梦中，虽是略略有些知觉，还错认做家里夫妻做事一般，不知一个皂白，凭他轻薄颠狂了一会。到得兴头上，巫娘醉梦里也自哼哼唧唧。卜良乐极，紧紧抱住，叫声：“心肝肉，我死也！”行事已毕，巫娘子兀自昏眠未醒，卜良就一手搭在巫娘子身上，做一头，偎着脸，睡下多时。

巫娘子药力已散，有些醒来，见是一个面生的人一同睡着，吃了一惊，惊出一身冷汗。叫道：“不好了！”急坐起来，那时把害的酒意都惊散了，大叱道：“你是何人？敢污良人！”卜良也自有些慌张，连忙跪下讨饶道：“望娘子慈悲，恕小子无礼则个。”巫娘子见袴儿脱下，晓得着了道儿，口不答应，提起袴儿穿了，一头喊叫：“春花！”一头跳下床便走。卜良恐怕有人见，不敢随来，元在房里躲着。

巫娘子开了门，走出房，又叫：“春花！”春花也为起得早了，在小师父房里打盹，听得家主婆叫响，呵欠连天，走到面前。巫娘子骂道：“好奴才！我在房里睡了，你怎不相伴我？”巫娘子没处出气，狠狠要打。赵尼姑走来相劝。巫娘子见了赵尼姑，一发恼恨，将春花打了两掌道：“快收拾回去。”春花道：“还要念经。”巫娘子道：“多嘴奴才，谁要你管？”气得面皮紫涨。也不理赵尼姑，也不说破，一径出庵，一口气同春花走到家里，开门进去。随手关了门，闷闷坐着。

定性了一回，问春花道：“我记得饿了吃糕，如何在床上睡着？”春花道：“大娘吃了糕，呷了两口茶，便自倒在椅子上。是赵师父与小师父同扶上床去的。”巫娘子道：“你却在何处？”春花道：“大娘睡了，我肚里也饿，先吃了大娘剩的糕，后到小师父房里吃茶，有些困倦，打了一个盹，听得大娘叫，就来了。”巫娘子道：“你看见有甚么人走进房来？”春花道：“不见甚么人，无非只是师父们。”巫娘子嘿嘿无言，自想睡梦中光景，有些恍惚记得，叹口气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谁想这妖尼如此奸毒，把我洁净身体，与这个甚么天杀的点污了，如何做得人？”噙着泪眼，暗暗恼恨。欲要自尽，还想要

见官人一面，割舍不下。只去对着自绣的菩萨哭告道：“弟子有恨在心，望菩萨灵感报应则个。”祷罢，哽哽咽咽，思想丈夫，哭了一场，没情没绪睡了。春花正自不知一个头脑。

且不说这边巫娘子烦恼，那边赵尼姑见巫娘子带着怒色，不别而行，晓得卜良着了手。走进房来，见卜良还眠在床上，把指头咬在口里，呆呆地想着光景。赵尼姑见了行径，惹起老骚，连忙骑在卜良身上道：“还不谢谢媒人？”连蹉是蹉，蹀将起来。老尼极了，把卜良咬了一口，道：“却便宜了你，倒急煞了我！”卜良道：“感恩不尽，夜间尽情陪你罢，况且还要替你商量个后计。”赵尼姑道：“你说只要尝滋味，又有甚么后计？”卜良道：“既得陇，复望蜀，人之常情。既尝着了滋味，如何还好罢得？方才是勉强的，毕竟得他欢欢喜喜，自情自愿往来，方为有趣。”赵尼姑道：“你好不知足！方才强做了他，他一天怒气，别也不别去了。不知他心下如何，怎好又想后会？直等再看个机会，他与我原不断往来，就有商量的了。”卜良道：“也是，也是。全仗神机妙算。”是夜卜良感激老尼，要奉承他欢喜，躲在庵中，与他纵其淫乐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贾秀才在书馆中，是夜得其一梦。梦见身在家中，一个白衣妇人走入门来，正要上前问他，见他竟进房里。秀才大踏步赶来，却走在壁间挂的绣观音轴上去了。秀才抬头看时，上面有几行字。仔细看了，从头念去，上写道：

口里来的口里去，报仇雪耻在徒弟。

念罢，掇转身来，见他娘子拜在地下。他一把扯起，撒然惊觉。自想道：“此梦难解。莫不娘子身上有些疾病事故，

观音显灵相示？”次日，就别了主人家，离了馆门。一路上来，详解梦语不出，心下忧疑。

到得家中叩门，春花出来开了。贾秀才便问：“娘子何在？”春花道：“大娘不起来，还眠在床上。”秀才道：“这早晚如何不起来？”春花道：“大娘有些不快活，口口叫着官人啼哭哩。”秀才见说，慌忙走进房来。只见巫娘子望见官人来了，一轂轳跳将起来。秀才看时，但见蓬头垢面，两眼通红。走起来，一头哭，一头扑地拜在地上。秀才吃了一惊道：“如何作此模样？”一手扶起来。巫娘子道：“官人与奴做主则个。”秀才道：“是谁人欺负你？”巫娘子打发丫头灶下烧茶做饭去了，便哭诉道：“奴与官人匹配以来，并无半句口面，半点差池。今有大罪在身，只欠一死。只等你来个明白，替奴做主，死也瞑目。”秀才道：“有何事故，说这等不祥的话！”巫娘子便把赵尼姑如何骗他到庵念经，如何哄他吃糕软醉，如何叫人乘醉奸他说了，又哭倒在地。

秀才听罢，毛发倒竖起来，喊道：“有这等异事！”便问道：“你晓得那个是何人？”娘子道：“我那晓得！”秀才把床头剑拔出来，在桌上一击道：“不杀尽此辈，何以为人？但只是既不晓得其人，若不精细，必有漏脱。还要想出计较来。”娘子道：“奴告诉官人已过，奴事已毕。借官人手中剑来，即此就死，更无别话。”秀才道：“不要短见。此非娘子自肯失身，这是所遭不幸，娘子立志自明。今若轻身一死，有许多不便。”娘子道：“有甚不便，也顾不得了。”秀才道：“你死了，你娘家与外人都要问缘故。若说了出来，你落得死了丑名难免，抑且我前程罢了。若不说出来，你家里族人又不肯

干休于我，我自身也理不直，冤仇何时而报？”娘子道：“若要奴身不死，除非妖尼、奸贼多死得在我眼里，还可忍耻偷生。”秀才想了一会道：“你当时被骗之后，见了赵尼，如何说了？”娘子道：“奴着了气，一径回来了，不与他开口。”秀才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此仇不可明报。若明报了，须动官司口舌，毕竟难掩真情。众口喧传，把清名点污。我今心思一计，要报得无些痕迹，一个也走不脱方妙。”

低头一想，忽然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此计正合着观世音梦中之言，妙，妙。”娘子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秀才道：“娘子，你要明你心事，报你冤仇，须一一从我。若不肯依我，仇也报不成，心事也不得明白。”娘子道：“官人主见，奴怎敢不依？只是要做得停当便好。”秀才道：“赵尼姑面前既是不曾说破，不曾相争，他只道你一时含羞来了，妇人水性，未必不动心。你今反要去赚得赵尼姑来，便有妙计。”附耳低言道：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，“此乃万全胜算。”巫娘子道：“计较虽好，只是羞人。今要报仇，说不得了。”夫妻计议已定。

明日，秀才藏在后门静处，巫娘子便叫春花到庵中去请赵尼姑来说话。赵尼姑见了春花，又见说请他，便暗道：“这雌儿想是尝着甜头，熬不过，转了风也。”摇摇摆摆，同春花飞也似来了。

赵尼姑见了巫娘子，便道：“日前得罪了大娘，又且简慢了，休要见怪。”巫娘子叫春花走开了，捏着赵尼姑的手，轻问道：“前日那个是甚么人？”赵尼姑见有些意思，就低低道：“是此间极风流底下大郎，叫做卜良，有情有趣，少年女娘见了，无有不喜欢他的。他慕大娘标致得紧，日夜来拜求我，我

怜他一点诚心，难打发他。又见大娘孤单在家，未免清冷。少年时节便相处着个把，也不虚度了青春，故此做成这事。那家猫儿不吃荤？多在我老人家肚里。大娘不要认真，落得便快活快活。等那个人菩萨也似敬你，宝贝也似待你，有何不可？”巫娘子道：“只是该与我熟商量，不该做作我。而今事已如此，不必说了。”赵尼姑道：“你又不曾认得他，若明说，你怎么肯？今已是一番过了，落得图个长往来好。”巫娘子道：“枉出丑了一番，不曾看得明白，模样如何？情性如何？既然爱我，你叫他到我家再会会看。果然人物好，便许他暗地往来也使得。”赵尼姑暗道：“中了机谋。”不胜之喜，并无一些疑心。便道：“大娘果然如此，老身今夜就叫他来便了。这个人物尽着看，是好的。”巫娘子道：“点上灯时，我就自在门内等他，咳嗽为号，领他进房。”

赵尼姑千欢万喜，回到庵中，把这消息通与卜良。那卜良听得，头颠尾颠，恨不得金乌早坠，玉兔飞升。

到得傍晚，已自在贾家门首探头探脑，恨不得就将那话儿拿下来，望门内撩了进去。看看天晚，只见扑的把门关上了。卜良疑是尼姑捣鬼，却放心未下。正在踌躇，那门里咳嗽一声，卜良外边也接应咳嗽一声，轻轻的一扇门开了。卜良咳嗽一声，里头也咳嗽一声，卜良将身闪入门内。门内数步，就是天井，星月光来，朦胧看见巫娘子身躯。卜良上前，当面一把抱住道：“娘子恩德如山。”巫娘子怀着一天愤气，故意不行推拒，也将两手紧紧彊着，只当是拘住他。卜良急将口来亲着，将舌头伸过巫娘子口中乱搅，巫娘子两手越彊得紧了，啞吮他舌头不住。卜良兴高了，舌头越伸过来。巫娘

子性起，蹀蹀一口，咬住不放。卜良痛极，放手急挣，已被巫娘子啃下五七分一段舌头来。卜良慌了，望外急走。

巫娘子吐出舌尖在手，急关了门。走到后门，寻着了秀才道：“仇人舌头，咬在此了。”秀才大喜，取了舌头，把汗巾包了。带了剑，趁着星月微明，竟到观音庵来。那赵尼料道卜良必定成事，宿在贾家，已自关门睡了，只见有人敲门。那小尼是年纪小的，倒头便睡，任人擂破了门也不会醒。老尼心上有事，想着卜良和巫娘子，欲心正炽，那里就睡得去？听得敲门，心疑卜良了事回来，忙呼小尼，不见答应，便自家爬起来开门。才开得门，被贾秀才拦头一刀，劈将下来，老尼望后便倒，鲜血直冒，呜呼哀哉了。贾秀才将门关了，提了剑，走将进来寻人，心里还道：“倘若那卜良也走在庵里，一同结果他。”见佛前长明灯有火点着，四下里一照，不见一个外人，只见小尼睡在房里，也是一刀，早气绝了。连忙把灯捻亮，却就灯下解开手巾，取出那舌头来，将刀撬开小尼口里，放在里面。打灭了灯，拽上了门，竟自归家。对妻子道：“师徒皆杀，仇已报矣。”巫娘子道：“这贼只损得舌头，不曾杀得。”秀才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自有人杀他。而今已后，只做不知，再不消题起了。”

却说那观音庵左右邻，看见日高三丈，庵中尚自关门，不见人动静，疑心起来，走去推门，门却不拴，一推就开了。见门内杀死老尼，吃了一惊。又寻进去，见房内又杀死小尼。一个是劈开头的，一个是斫断喉的。慌忙叫了地方坊长、保正人等，多来相视看验，好报官府。地方齐来检看时，只见小尼牙关紧闭，噙着一件物事。取出来，却是人的舌头。地方

人道：“不消说是奸情事了，只不知凶身是何人，且报了县间再处。”于是写下报单。正值知县升堂，当堂递了。知县说：“这要挨查凶身不难。但看城内城外，有断舌的，必是下手之人。快行各乡各图，五家十家保甲，一挨查就见明白。”出令不多时，果然地方送出一个来。

元来卜良被咬断舌头，情知中计。心慌意乱，一时狂走，不知一个东西南北，迷了去向。恐怕人追着，拣条僻巷躲去。住在人家门檐下，蹲了一夜。天亮了，认路归家。也是天理合该败，只在这条巷内东认西认，走来走去，急切里认不得大路，又不好开口问得人。街上人看见这个人踪迹可疑，已自瞧科了几分。须臾之间，喧传尼庵事体、县官告示，便有个把好事的人盘问他起来，口里含糊，满牙关多是血迹。地方人一时哄动，走上了一堆人，围住他道：“杀人的不是他是谁？”不由分辨，一索子捆住了，拉到县里来。县前有好些人认得他的，道：“这个人原是个不学好的人，眼见得做出事来。”

县官升堂，众人把卜良带到。县官问他，只是口里呜哩呜喇，一字也听不出。县官叫掌嘴数下，要他伸出舌头来看，已自没有尖头了，血迹尚新。县官问地方人道：“那狗才姓甚名谁？”众人有平日恨他的，把他姓名及平日所为奸盗诈伪事，是长是短，一一告诉出来。县官道：“不消说了，这狗才必是谋奸小尼。老尼开门时，先劈倒了，然后去强奸小尼。小尼恨他，咬断舌尖，这狗才一时怒起，就杀了小尼。有甚么得讲？”卜良听得，指手画脚，要辨时，那里有半个字囫囵？县官大怒道：“如此奸人，累甚么纸笔？况且口不成语，凶器未获，难以成招。选大样板子，一顿打死罢。”喝教：“打一百！”

那卜良是个游花插趣的人，那里熬得刑惯？打至五十以上，已自绝了气了。县官着落地方，责令尸亲领尸，尼姑尸首叫地方盛贮烧埋。立宗文卷，上批云：

卜良“吾舌安在”？知为破舌之缘。尼僧好颈谁当？遂作刎颈之契。毙之足矣，情何疑焉！立案存照。县官发落公事了讫，不在话下。

那贾秀才与巫娘子见街上人纷纷传说此事，夫妻两个暗暗称快。那前日被骗及今日下手之事，到底并无一个人晓得。此是贾秀才识见高强，也是观世音见他虔诚，显此灵通，指破机关，既得报了仇恨，亦且全了声名。那巫娘子见贾秀才干事决断，贾秀才见巫娘子立志坚贞，越相敬重。

后人评论此事，虽则报仇雪耻，不露风声，算得十分好了，只是巫娘子清白身躯，毕竟被污，外人虽然不知，自心到底难过。只为轻与尼姑往来，以致有此。有志女人，不可不以此为鉴。

诗云：

好花零落损芳香，只为当春漏隙光。
一句良言须听取，妇人不可出闺房。

拍案惊奇卷之七

唐明皇好道集奇人 武惠妃崇禅斗异法

诗曰：

燕市人皆去，函关马不归。

若逢山下鬼，环上系罗衣。

这一首诗，乃是唐朝玄宗皇帝时节一小道人李遐周所题。那李遐周是一个有道术的，开元年间，玄宗召入禁中，后来出住玄都观内。天宝末年，安禄山豪横，远近忧之，玄宗不悟，宠信反深。一日，遐周隐遁而去，不知所往，但见所居壁上题诗如此如此，时人莫晓其意。直至禄山反叛，玄宗幸蜀，六军变乱，贵妃缢死，乃有应验。后人方解云：“燕市人皆去”者，说禄山尽起燕、蓟之众为兵也；“函关马不归”者，大将哥舒潼关大败，匹马不还也；“若逢山下鬼”者，“山下鬼”是嵬字，蜀中有马嵬驿也；“环上系罗衣”者，贵妃小字玉环，马嵬驿时高力士以罗巾缢之也。道家能前知如此。盖因玄宗是孔升真人转世，所以一心好道，一时有道术的，如

张果、叶法善、罗公远诸仙众异人，皆来聚会，往来禁内，各显神通，不一而足。那李遐周区区算术小数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张果是帝尧时一个侍中，得了胎息之道，可以累日不食，不知多少年岁。直到唐玄宗朝，隐于恒州中条山中。出入常乘一个白驴，日行数万里。到了所在，住了脚，便把这驴似纸一般折叠起来，其厚也只比张纸，放在巾箱里面。若要骑时，把水一嚥，即便成驴。至今人说八仙有张果老骑驴，正谓此也。

开元二十三年，玄宗闻其名，差一个通事舍人，姓裴名晤，驰驿到恒州来迎。那裴晤到得中条山中，看见张果齿落发白，一个挡搜老叟，有些嫌他，未免气质傲慢。张果早已知道，与裴晤行礼方毕，忽然一交跌去，只有出的气，没有入的气，已自命绝了。裴晤着了忙道：“不争你死了，我这圣旨却如何回话？”又转想道：“闻道神仙专要试人，或者不是真死，也不见得。我有道理。”便焚起一炉香来，对着死尸跪了，致心念诵，把天子特差求道之意宣扬一遍。只见张果渐渐醒转来，那裴晤被他这一惊，晓得有些古怪，不敢相逼，星夜驰驿，把上项事奏过天子。玄宗愈加奇异，道裴晤不了事，另命中书舍人徐峤赍了玺书，安车奉迎。那徐峤小心谨慎，张果便随峤到东都，于集贤院安置行李，乘轿入宫见玄宗。

玄宗见是个老者，便问道：“先生既已得道，何故齿发衰朽如此？”张果道：“衰朽之年，学道未得，故见此形相，可羞可羞。今陛下见问，莫若把齿发尽去了还好。”说罢，即就御前把须发一顿捋拔干净，又捏了拳头，把口里乱敲，将几个半残不完的零星牙齿逐个敲落，满口血出。玄宗大惊道：

“先生何故如此？且出去歇息一会。”张果出来了，玄宗想道：“这老儿古怪。”即时传命召来，只见张果摇摇摆摆走将来，面貌虽是先前的，却是一头纯黑头发，须髯如漆，雪白一口好牙齿，比少年的还好看些。玄宗大喜，留在内殿赐酒。

饮过数杯，张果辞道：“老臣量浅，饮不过二升。有一弟子，可吃得一斗。”玄宗令召来，张果口中不知说些甚的，只见一个小道士，在殿檐上飞下来，约有十五六年纪，且是生得标致。上前叩头，礼毕，走到张果面前，打个稽首。言词清爽，礼貌周备。玄宗命坐，张果道：“不可，不可。弟子当侍立。”小道士遵师言，鞠躬傍站。玄宗愈看愈喜，便叫斟酒赐他。杯杯满，盏盏干，饮勾一斗，弟子并不推辞。张果便起身替他辞道：“不可更赐，他加不得了。若过了度，必有失处，惹得龙颜一笑。”玄宗道：“便大醉何妨，恕卿无罪。”立起身来，手持一玉觥，满斟了，将到口边逼他。刚下口，只见酒从头顶涌出，把一个小道冠儿涌得歪在头上，跌了下来。道士去拾时，脚步踉跄，连身子也跌到了，玄宗及在旁嫔御，一齐笑将起来。仔细一看，不见了小道士，止有一个金榼在地，满盛着酒。细验这榼，却是集贤院中之物，一榼止盛一斗。玄宗大奇。

明日要出咸阳打猎，就请张果同去一看。合围既罢，前驱擒得大角鹿一只，将付庖厨烹宰。张果见了道：“不可杀，不可杀。此是仙鹿，已满千岁。昔时汉武帝元狩五年，在上林游猎，臣曾侍从，生获此鹿，后来不忍杀，舍放了。”玄宗笑道：“鹿甚多矣，焉知即此鹿？且时迁代变，前鹿岂能保猎人不禽过，留到今日？”张果道：“武帝舍鹿之时，将铜牌一

片，扎在左角下为记。试看有此否？”玄宗命人验看，在左角下果得铜牌，有二寸长短，两行小字，已模糊黑暗，辨不出了。玄宗才信。就问道：“元狩五年，是何甲子？到今多少年代了？”张果道：“元狩五年，岁在癸亥，武帝始开昆明池。到今甲戌岁，八百五十二年矣。”玄宗宣命太史官查推长历，果然不差。于是晓得张果是个千来岁的人，群臣无不钦服。

一日，秘书监王回质、太常少卿萧华，两人同往集贤院拜访张果，迎着坐下，忽然笑对二人道：“人生娶妇，娶了个公主，好不怕人。”两人见他说得没头脑，两两相看，不解其意。正说之间，只见外边传呼：“有诏书到。”张果命人忙排香案等着。元来玄宗有个女儿，叫做玉真公主，从小好道，不曾下降于人。盖婚姻之事，民间谓之嫁，皇家谓之降，民间谓之娶，皇家谓之尚。玄宗见张果是个真仙出世，又见女儿好道，意思要把女儿下降张果，等张果尚了公主，结了仙姻仙眷，又好等女儿学他道术，可以双修成仙。计议已定，颁下诏书。中使赍了，到集贤院张果处开读已毕，张果只是哈哈大笑，不肯谢恩。中使看见王、萧二公在旁，因与他说天子要降公主的意思，叫他两个撺掇。二公方悟起初所说，便道：“仙翁早已得知，在此说过了的。”中使与二公大家相劝一番，张果只是笑不止。中使料道不成，只得去回复圣旨。

玄宗见张果不允亲事，心下不悦。便与高力士商量道：“我闻董汁最毒，饮之立死。若非真仙，必是下不得口。好歹把这老头儿试一试。”时值天大雪，寒冷异常。玄宗召张果进宫，把董汁下在酒里，叫宫人：“满斟暖酒，与仙翁敌寒。”张果举觞便饮，立尽三卮，醒然有醉色。四顾左右，咂咂舌道：

“此酒不是佳味。”打个呵欠，倒头睡下。玄宗只是瞧着，不做声。过了一会，醒起来道：“古怪，古怪。”袖中取出小镜子一照，只见一口牙齿都焦黑了。看见御案上有铁如意，命左右取来，将黑齿逐一击下，随收在衣带内了。取出药一包来，将少许擦在口中齿穴上，又倒头睡了。这一觉不比先前，且是睡得安稳，有一个多时辰才爬起来，满口牙齿多已生完，比先前更坚且白。玄宗越加敬异，赐号通玄先生，却是疑心他来历。

其时有个归夜光，善能视鬼。玄宗召他来，把张果一看，夜光并不见甚么动静。又有个邢和璞，善算。有人问他，他把算子一动，便晓得这人姓名，穷通寿夭，万不失一。玄宗一向奇他，便教道：“把张果来算算。”和璞拿了算子，拨上拨下，拨个不耐烦，竭尽心力，耳根通红，不要说算他别的，只是个寿数也算他不出。其时又有一个道士叶法善，也多奇术。玄宗便把张果来私问他，法善道：“张果出处，只有臣晓得，却说得。”玄宗道：“何故？”法善道：“臣说了必死，故不敢说。”玄宗定要他说。法善道：“除非陛下免冠跣足救臣，臣方得活。”玄宗许诺。法善才说道：“此是混沌初分时一个白蝙蝠精。”刚说得罢，七窍流血。未知性命如何，已见四肢不举。玄宗急到张果面前，免冠跣足，自称有罪。张果看见皇帝如此，也不放在心上，慢慢的说道：“此儿多口过，不谪治他，怕败坏了天地间事。”玄宗哀请道：“此朕之意，非法善之罪。望仙翁饶恕则个。”张果方才回心转意，叫取水来，把法善一喂，法善即时复活。

而今且说这叶法善，表字道元，先居处州松阳县，四代

修道。法善弱冠时，曾游括苍白马山，石室内遇三神人，锦衣宝冠，授以太上密旨。自是诛荡精怪，扫馘凶妖，所在救人。入京师时，武三思擅权。法善时常察听妖祥，保护中宗、相王及玄宗，大为三思所忌，流窜南海。

玄宗即位，法善在海上乘白鹿，一夜到京。在玄宗朝，凡有吉凶动静，法善必预先奏闻。一日，吐番遣使进宝，函封甚固。奏称：“内有机密，请陛下自开，勿使他人知之。”廷臣不知来意真伪，是何缘故，面面相觑，不敢开言。惟有法善密奏道：“此是凶函，宜令番使自开。”玄宗依奏降旨。番使领旨，不知好歹，扯起函盖，函中弩发，番使中箭而死。乃是番家见识，要害中华天子，设此暗机于函中，连番使也不知道，却被法善参透，不中暗算，反教番使自着了道儿。

开元初，正月元宵之夜，玄宗在上阳宫观灯。尚方匠人毛顺心，巧用心机，施逞技艺，结构彩楼三十余间，楼高一百五十尺，多是金翠珠玉镶嵌。楼下坐着，望去楼上，满楼都是些龙凤螭豹百般鸟兽之灯。一点了火，那龙凤螭豹百般鸟兽盘旋的盘旋，跳踯的跳踯，飞舞的飞舞，千巧万怪，似是神工，不像人力。玄宗看毕大悦，传旨：“速召叶尊师来同赏。”去了一会，才召得个叶法善楼下朝见。玄宗称夸道：“好灯！”法善道：“灯盛无比。依臣看将起来，西凉府今夜之灯也差不多如此。”玄宗道：“尊师几时曾见过来？”法善道：“适才在彼，因蒙急召，所以来了。”玄宗怪他说得诧异，故意问道：“朕如今即要往彼看灯，去得否？”法善道：“不难。”就叫玄宗闭了双目，叮嘱道：“不可妄开，开时有失。”玄宗依从。法善喝声道：“疾！”玄宗足下云冉冉而起，已同法善

在霄汉之中。须臾之间，足已及地。法善道：“而今可以开眼看了。”玄宗闪开龙目，只见灯影连亘数十里，车马骈阗，士女纷杂，果然与京师无异。玄宗拍掌称盛。猛想道：“如此良宵，恨无酒吃。”法善道：“陛下随身带有何物？”玄宗道：“止有镵铁如意在手。”法善便持往酒家，当了一壶酒、几个碟来，与玄宗对吃完了，还了酒家家火。玄宗道：“回去罢。”法善复令闭目，腾空而起，少顷已在楼下御前，去时歌曲尚未终篇，已行千里有余。玄宗疑是道家幻术，障眼法儿，未必真到得西凉。猛可思量道：“却才把如意当酒，这是实事可验。”明日差个中使，托名他事，到凉州密访镵铁如意，果然在酒家，说道正月十五夜，有个道人拿了当酒吃的。始信看灯是真。

是年八月中秋之夜，月色如银，万里一碧。玄宗在宫中赏月，笙歌进酒。凭着白玉栏杆，仰面看着，浩然长想。有词为证：

桂花浮玉，正月满天街，夜凉如洗。风泛须眉
透骨寒，人在水晶宫里。蛇龙偃蹇，观阙嵯峨，缥
渺笙歌沸。霜华满地，欲跨彩云飞起。（词寄《酹
江月》）

玄宗不觉襟怀旷荡，便道：“此月普照万方，如此光灿，其中必有非常好处。见说嫦娥窃药，奔在月宫。既有宫殿，定可游观，只是如何得上去？”急传旨：“宣召叶尊师。”法善应召而至。

玄宗问道：“尊师有道术，可使朕到月宫一游否？”法善道：“这有何难？就请御驾启行。”说罢，将手中板笏一掷，现

出一条雪链也似的银桥来，那头直接着月内。法善就扶着玄宗，踱上桥去，且是平稳好走。随走过处，桥便随灭。走得不上一里多路，到了一个所在，露下沾衣，寒气逼人，面前有座玲珑四柱牌楼。抬头看时，上面有个大匾额，乃是六个大金字，玄宗认着，是“广寒清虚之府”六字。便同法善从大门走进来，看时，庭前是一株大桂树，扶疏遮荫，不知覆着多少里数。桂树之下，有无数白衣仙女，乘着白鸾，在那里舞。这边庭阶上，又有一伙仙女，也如此打扮，各执乐器一件，在那里奏乐，与舞的仙女相应。看见玄宗与法善走进来，也不惊异，也不招接，吹的自吹，舞的自舞。玄宗呆呆看着。法善指道：“这些仙女，名为素娥，身上所穿白衣，叫做霓裳羽衣，所奏之曲，名曰《紫云曲》。”玄宗素晓音律，将两手按节，把乐声一一嘿记了。后来到宫中传与杨太真，就名《霓裳羽衣曲》，流于乐府，为唐家希有之音，这是后话。

玄宗听罢仙曲，怕冷欲还。法善驾起两片彩云，稳如平地，不劳举步，已到人间。路过潞州城上，细听樵楼更鼓，已打三点。那月色一发明朗如昼，照得潞州城中纤毫皆见。但只夜深人静，四顾悄然。法善道：“臣侍陛下夜临于此，此间人如何知道？适来陛下习听仙乐，何不于此试演一曲？”玄宗道：“甚妙，甚妙。只方才不带得所用玉笛来。”法善道：“玉笛何在？”玄宗道：“在寝殿中。”法善道：“这个不难。”将手指了一指，玉笛自云中坠下。玄宗大喜，接过手来，想着月中拍数，照依吹了一曲。又在袖中摸出数个金钱，洒将下去了，乘月回宫。至今传说唐明皇游月宫，正此故事。

那潞州城中有睡不着的，听得笛声嘹亮，似觉非凡。有

爬起来听的，却在半空中吹响，没做理会。次日，又有街上拾得金钱的，报知府里，府里官员道是非常祥瑞，上表奏闻。十来日，表到御前。玄宗看表道：“八月望夜，有天乐临城，兼获金钱，此乃国家瑞兆，万千之喜。”玄宗心下明白，不觉大笑，自此敬重法善与张果一般，时常留他两人在宫中，或下棋，或斗小法，赌胜负为戏。

一日，二人在宫中下棋。玄宗接得鄂州刺史表文一道，奏称本州有仙童罗公远，广有道术。盖因刺史迎春之日，有个白衣人，身長丈余，形容怪异，杂在人丛之中观看，见者多骇走。傍有小童喝他道：“业畜，何乃擅离本处，惊动官司？还不速去！”其人并不敢则声，提起一把衣服，如飞走了。府吏看见小童作怪，一把擒住。来到公燕之所，具白刺史。刺史问他姓名，小童答道：“姓罗，名公远。适见守江龙上岸看春，某喝令回去。”刺史不信道：“怎见得是龙？须得吾见真形方可信。”小童道：“请待后日。”至期，于水边作一小坑，深才一尺，去江岸丈余，引江水入来。刺史与郡人毕集。见有一白鱼，长五六寸，随流至坑中。跳跃两遍，渐渐大了。有一道青烟如线，在坑中起。一霎时，黑云满空，天色昏暗。小童道：“快都请上了津亭。”正走间，电光闪烁，大雨如泻。须臾少定，见一大白龙起于江心，头与云连，有顿饭时方灭。刺史看得真实，随即具表奏闻，就叫罗公远随表来朝见帝。

玄宗把此段话与张、叶二人说了，就叫公远与二人相见。二人见了大笑道：“村童晓得些甚么？”二人各取棋子一把，捏着拳头，问道：“此有何物？”公远笑道：“都是空手。”及开拳，两人果无一物，棋子多在公远手中，两人方晓得这童儿

有些来历，玄宗就叫他坐在法善之下。天气寒冷，团团围炉而坐。此时剑南出一种果子，叫做日熟子，一日一熟，到京都是不鲜的了。张、叶两人每日用仙法，遣使取来，过午必至，所以玄宗常有新鲜的到口。是日，至夜不来，二人心下疑惑。商量道：“莫非罗君有缘故？”尽注目看公远。元来公远起初一到炉边，便把火箸插在灰中，见他们疑心了，才笑嘻嘻的把火箸提了起来。不多时，使者即到。法善诘问：“为何今日偏迟？”使者道：“方欲到京，火焰连天，无路可过。适才火息了，然后来得。”众人多惊伏公远之法。

却说当时杨妃未入宫之时，有个武惠妃专宠。玄宗虽崇奉道流，那惠妃却笃信佛教，各有所好。惠妃信的释子，叫做金刚三藏，也是个奇人，道术与叶、罗诸人算得敌手。玄宗驾幸功德院，忽然背痒。罗公远折取竹枝，化作七宝如意，进上爬背。玄宗大悦，转身对三藏道：“上人也能如此否？”三藏道：“公远的幻化之术，臣为陛下取真物。”袖中摸出一个七宝如意来献上。玄宗一手去接得来，手中先所执公远的如意，登时仍化作竹枝。玄宗回宫与武惠妃说了，惠妃大喜。

玄宗要幸东洛，就对惠妃说道：“朕与卿同行，却教叶、罗二尊师、金刚三藏从去，试他斗法，以决两家胜负，何如？”武惠妃欢喜道：“臣妾愿随往观。”传旨排鸾驾，不则一日，到了东洛。时方修麟趾殿，有大方梁一根，长四五丈，径头六七尺，眠在庭中。玄宗对法善道：“尊师试为朕举起来。”法善受诏作法，方木一头揭起数尺，一头不起。玄宗道：“尊师神力，何乃只举得一头？”法善奏道：“三藏使金刚神众压住一头，故举不起。”元来法善故意如此说，要武妃面上好看，

等三藏自逞其能，然后胜他。果然武妃见说，暗道：“佛法广大！”不胜之喜。三藏也只道实话，自觉有些快活。惟罗公远低着头，只是笑。

玄宗有些不伏气，又对三藏道：“法师既有神力，叶尊师不能及。今有个澡瓶在此，法师能咒得叶尊师入此瓶否？”三藏受诏置瓶，叫叶法善依禅门法，敷坐起来，念动咒语。未及念完，法善身体簌簌就瓶。念得两遍，法善已至瓶嘴边，翕然而入。玄宗心下好生不悦。

过了一会，不见法善出来。又对三藏道：“法师既使其入瓶，能使他出否？”三藏道：“进去烦难，出来是本等法。”就念起咒来，咒完不出。三藏急了，不住口一气数遍，并无动静。玄宗惊道：“莫不尊师没了？”变起脸来。武妃大惊失色，三藏也慌了，只有罗公远扯开口一味笑。玄宗问道：“而今怎么处？”公远笑道：“不消陛下费心，法善不远。”三藏又念咒一会，不见出来。正无计较，外边高力士报道：“叶尊师进。”玄宗大惊道：“铜瓶在此，却在那里来？”急召进问之。法善对道：“宁王邀臣吃饭，正在作法之际，面奏陛下，必不肯放。恰好借入瓶机会，到宁王家吃了饭来。若不因法师一咒，须去不得。”玄宗大笑。武妃、三藏方放下了心。

法善道：“法师已咒过了，而今该贫道还礼。”随取三藏紫铜钵盂，在围炉里面烧得内外都红。法善捏在手里，弄来弄去，如同无物。忽然双手捧起来，照着三藏光头“扑”地合上去，三藏失声而走，玄宗大笑。公远道：“陛下以为乐，不知此乃道家末技，叶师何必施逞？”玄宗道：“尊师何不也作一法，使朕一快。”公远道：“请问三藏法师，要如何作法

术？”三藏道：“贫僧请收固袈裟，试令罗公取之。不得，是罗公输；取得，是贫僧输。”玄宗大喜，一齐同到道场院，看他们做作。

三藏结立法坛一所，焚起香来，取袈裟贮在银盒内，又安数重木函，木函加了封锁，置于坛上，三藏自在坛上打坐起来。玄宗、武妃、叶师多看见坛中有一重菩萨，外有一重金甲神人，又外有一重金刚围着。贤圣比肩，环绕甚严，三藏观守，目不暂舍。公远坐绳床上，言笑如常，不见他作甚行径。众人都注目看公远，公远竟不在心上。有好多一会，玄宗道：“何太迟迟，莫非难取？”公远道：“臣不敢自夸其能，也不知取得取不得，只叫三藏开来看看便是。”玄宗闻言，便叫三藏开函取袈裟。三藏看见重重封锁，一毫不动，心下喜欢。及开到银盒，叫一声“苦”，已不知袈裟所向，只是个空盒。三藏吓得面如土色，半晌无言。玄宗拍手大笑。公远奏道：“请令人在臣院内开柜取来。”中使领旨去取，须臾，袈裟取到了。

玄宗看了，问公远道：“朕见菩萨尊神，如此森严，却用何法取出？”公远道：“菩萨力士，圣之中者；甲兵诸神，道之小者。至于太上至真之妙，非术士所知。适来使玉清神女取之，虽有菩萨金刚，连形也不得见他的，取若坦途，有何所碍？”玄宗大悦，赏赐公远无数。叶公、三藏皆伏公远神通。

玄宗欲从他学隐形之术，公远不肯，道：“陛下真人降化，保国安民，万乘之尊，学此小术何用？”玄宗怒骂之，公远即走入殿柱中，极口数玄宗过失。玄宗愈加怒发，叫破柱取他。柱既破，又见他走入玉碣中。就把碣破为数十片，片片有公

远之形，却没奈他何。玄宗谢了罪，忽然又立在面前。玄宗恳求至切，公远只得许了。虽则传授，不肯尽情。玄宗与公远同做隐形法时，果然无一人知觉。若是公远不在，玄宗自试，就要露出些形来，或是衣带，或是幞头脚，宫中人定寻得出。玄宗晓得他传授不尽，多将金帛赏赍，要他喜欢。有时把威力吓他道：“不尽传，立刻诛死。”公远只不作准。玄宗怒极，喝令绑出斩首。刀斧手得旨，推出市曹斩讫。

隔得十来日，有个内官叫做辅仙玉，奉差自蜀道回京。路上撞遇公远骑驴而来。笑对内官道：“官家作戏，忒没道理。”袖中出书一封道：“可以此上闻。”又出药一包寄上，说道：“官家问时，但道是‘蜀当归’。”语罢，忽然不见。仙玉还京奏闻，玄宗取书览看，上面写是“姓维名亼迕”，一时不解。仙玉退出，公远已至。玄宗方悟道：“先生为何改了名姓？”公远道：“陛下曾去了臣头，所以改了。”玄宗稽首谢罪。公远道：“作戏何妨？”走出朝门，自此不知去向。直到天宝末禄山之难，玄宗幸蜀，又于剑门奉迎銮驾。护送至成都，拂衣而去。后来肃宗即位灵武，玄宗自疑不能归长安。肃宗以太上皇奉迎，然后自蜀还京。方悟“蜀当归”之寄，其应在此。与李遐周之诗，总是道家前知妙处。有诗为证：

好道秦王与汉王，岂知治道在经常？

纵然法术无穷幻，不救杨家一命亡。

拍案惊奇卷之八

乌将军一饭必酬 陈大郎三人重会

诗曰：

每讶衣冠多盗贼，谁知盗贼有英豪？

试观当日及时雨，千古流传义气高。

话说世人最怕的是个“强盗”二字，做个骂人恶语。不知这也只见得一边。若论起来，天下那一处没有强盗？假如有一等做官的，误国欺君，侵剥百姓，虽然官高禄厚，难道不是大盗？有一等做公子的，倚靠着父兄势力，张牙舞爪，诈害乡民，受投献，窝赃私，无所不为，百姓不敢声冤，官司不敢盘问，难道不是大盗？有一等做举人、秀才的，呼朋引类，把持官府，起灭词讼，每有将良善人家拆得烟飞星散的，难道不是大盗？只论衣冠中，尚且如此，何况做经纪客商，做公门人役，三百六十行中人，尽有狼心狗行，狠似强盗之人在内，自不必说。所以当时李涉博士遇着强盗，有诗云：

暮雨潇潇江上村，绿林豪客夜知闻。

相逢何用藏名姓，世上于今半是君。

这都是叹笑世人的话。世上如此之人，就是至亲切友，尚且反面无情，何况一饭之恩，一面之识？倒不如《水浒传》上说的人，每每自称好汉英雄，偏要在绿林中挣气，做出世人难到的事出来。盖为这绿林中，也有一贫无奈，借此栖身的；也有为义气上杀了人，借此躲难的；也有朝廷不用，沦落江湖，因而结聚的。虽然只是歹人多，其间仗义疏财的，倒也尽有。当年赵礼让肥，反得粟米之赠；张齐贤遇盗，更多金帛之遗，都是古人实事。

且说近来苏州有个王生，是个百姓人家。父亲王三郎，商贾营生；母亲李氏；又有个婢母杨氏，却是孤孀无子的；几口儿一同居住。王生自幼聪明乖觉，婢母甚是爱惜他。不想年纪七八岁时，父母两口相继而亡。多亏得这杨氏殡葬完备，就把王生养为己子，渐渐长成起来。转眼间又是十八岁了。商贾事体，是件伶俐。

一日，杨氏对他说道：“你如今年纪长大，岂可坐吃箱空？我身边有的家资，并你父亲剩下的，尽勾营运。待我凑成千来两，你到江湖上做些买卖，也是正经。”王生欣然道：“这个正是我们本等。”杨氏就收拾起千金东西，交付与他。

王生与一班为商的计议定了，说南京好做生意。先将几百两银子，置了些苏州货物。拣了日子，雇下一只长路的航船，行李包裹，多收拾停当，别了杨氏，起身到船，烧了神福利市，就便开船，一路无话。

不则一日，早到京口，趁着东风过江。到了黄天荡内，忽然起一阵怪风，满江白浪掀天，不知把船打到一个甚么去处。

天已昏黑了，船上人抬头一望，只见四下里多是芦苇，前后并无第二只客船。王生和那同船一班的人正在慌张，忽然芦苇里一声锣响，划出三四只小船来，每船上各有七八个人，一拥的跳过船来。王生等喘做一块，叩头讨饶。那伙人也不来和你说话，也不来害你性命，只把船中所有金银货物，尽数卷掳过船，叫声“聒噪”，双桨齐发，飞也似划将去了。满船人惊得魂飞魄散，目瞪口呆。

王生不觉的大哭起来道：“我直如此命薄！”就与同行的商量道：“如今盘缠行李俱无，到南京何干？不如各自回家，再作计较。”唧唧啾啾了一会，天色渐渐明了。那时已自风平浪静，拨转船头，望镇江进发。到了镇江，王生上岸，往一个亲着人家借得几钱银子做盘费，到了家中。

杨氏见他不久就回，又且衣衫零乱，面貌忧愁，已自猜个八九了。只见他走到面前，唱得个喏，便哭倒在地。杨氏问他仔细，他把上项事说了一遍。杨氏慰安他道：“儿霍，这也是你的命，又不是你不老成，花费了，何须如此烦恼？且安心在家两日，再凑些本钱出去，务要趁出前番的来便是。”王生道：“已后只在近处做些买卖罢，不担这样干系远处去了。”杨氏道：“男子汉千里经商，怎说这话？”

住在家一月有余，又与人商量道：“扬州布好卖。松江置买了布，到扬州，就带些银子，余了米豆回来，甚是有利。”杨氏又凑了几百两银子与他，到松江买了百来筒布。独自写了一只满风梢的船，身边又带了几百两余米豆的银子，合了一个伙计，择日起行。

到了常州，只见前边来的船，只只气叹口渴，道：“挤坏

了！挤坏了！”忙问缘故，说道：“无数粮船，阻塞住丹阳路。自青羊铺直到灵口，水泄不通。买卖船莫想得进。”王生道：“怎么好？”船家道：“难道我们上前去看他挤不成？打从孟河走他娘罢。”王生道：“孟河路怕恍惚。”船家道：“拚得只是日里行，何碍？不然，守得路通，知在何日？”因遂依了船家，走孟河路。果然是天青日白时节，出了孟河。方欢喜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若在内河里，几能挣得出来？”正在快活间，只见船后头水响，一只三橹八桨船飞也似赶来。看看至近，一挠钩搭住，十来个强人，手执快刀、铁尺、金刚圈，跳将过来。元来孟河过东去就是大海，日里也有强盗的，惟有空船走得。今见是买卖船，又悔气恰好撞着了，怎肯饶过？尽情搬了去。怪船家手里还捏着橹，一铁尺打去，船家抛橹不及。王生慌忙之中，把眼瞅去，认得就是前日黄天荡里一班人。王生口里喊道：“大王，前日受过你一番了，今日如何又在此相遇？我前世直如此少你的！”那强人内中一个长大的说道：“果然如此，还他些做盘缠。”就把一个小小包裹撩将过来，掉开了船，一道烟反望前边江里去了。

王生只叫得“苦”。拾起包裹，打开看时，还有十来两零碎银子在内，噙着眼泪冷笑道：“且喜这番不要借盘缠，侥幸，侥幸！”就对船家说道：“谁叫你走此路，弄得我如此？回去了罢！”船家道：“世情变了，白日打劫，谁人晓得？”只得转回旧路，到了家中。杨氏见来得快，又一心惊，王生泪汪汪地走到面前，哭诉其故。难得杨氏是个大贤之人，又眼里识人，自道侄儿必有发迹之日，并无半点埋怨，只是安慰他，教他守命，再做道理。

过得几时，杨氏又凑起银子，催他出去，道：“两番遇盗，多是命里所招。命该失财，便是坐在家里，也有上门打劫的。不可因此两番，堕了家传行业。”王生只是害怕。杨氏道：“侄儿疑心，寻一个起课的问个吉凶，讨个前路便是。”果然寻了一个先生到家，接连占卜了几处做生意，都是下卦，惟有南京是个上上卦。又道：“不消到得南京，但往南京一路上去，自然财爻旺相。”杨氏道：“我的儿，大胆天下去得，小心丈步难行。苏州到南京不上六七站路，许多客人往往来来，当初你父亲、你叔叔都是走熟的路。你也是悔气，偶然撞这两遭盗。难道他们专守着你一个，遭遭打劫不成？占卜既好，只索放心前去。”王生依言，仍旧打点动身。也是他前数注定，合当如此。正是：

筐底东西命里财，皆由鬼使共神差。

强徒不是无因至，巧弄他们送福来。

王生行了两日，又到扬子江中。此日一帆顺风，真个两岸万山如走马，直抵龙江关口，然后天晚；上岸不及了，打点湾船。他每是惊弹的鸟，傍着一只巡哨号船边栓好了船，自道万分无事，安心歇宿。到得三更，只听得一声锣响，火把齐明，睡梦里惊醒。急睁眼时，又是一伙强人，跳将过来，照前搬个罄尽。看自己船时，不在原泊处所，已移在大江阔处来了。火中仔细看他们抢掳，认得就是前两番之人。王生硬着胆，扯住前日还他包裹这个长大的强盗，跪下道：“大王，小人只求一死。”大王道：“我等誓不伤人性命，你去罢了，如何反来歪缠？”王生哭道：“大王不知，小人幼无父母，全亏得婢娘重托，出来为商。刚出来得三次，恰是前世欠下大王

的，三次都撞着大王夺了去，教我何面目见婢娘？也那里得许多银子还他？就是大王不杀我时，也要跳在江中死了，决难回去再见恩婢之面了。”说得伤心，大哭不住。

那大王是个有义气的，觉得可怜他，便道：“我也不杀你，银子也还你不成，我有道理。我昨晚劫得一只客船，不想都是打捆的苎麻，且是不少。我要他没用，我取了你银子，把这些与你做本钱去，也勾相当了。”王生出于望外，称谢不尽。那伙人便把苎麻乱抛过船来，王生与船家慌忙并叠，不及细看，约莫有二三百捆之数。强盗抛完了苎麻，已自胡哨一声，转船去了。船家认着江中小港门，依旧把船移进宿了。

候天大明，王生道：“这也是有人心的强盗，料道这些苎麻也有差不多千金了。他也是劫了去不好发脱，故此与我。我如今就是这样发行去卖，有人认出，反为不美。不如且载回家，打过了捆，改了样式，再去别处货卖罢！”仍旧把船开江，下水船快，不多时到了京口闸，一路到家。

见过婢婢，又把上项事一一说了。杨氏道：“虽没了银子，换了偌多苎麻来，也不为大亏。”便打开一捆来看，只见一层一层，解到里边，捆心中一块硬的，缠束甚紧。细细解开，乃是几层绵纸，包着成锭的白金。随开第二捆，捆捆皆同。一船苎麻，共有五千两有余。乃是久惯大客商，江行防盗，假意货苎麻，暗藏在捆内，瞒人眼目的。谁知被强盗不问好歹劫来，今日却富了王生。那时杨氏与王生叫声：“惭愧！”虽然受了两三番惊恐，却平白地得此横财，比本钱加倍了，不胜之喜。自此以后，出去营运，遭遭顺利。不上数年，遂成大富之家。这个虽是王生之福，却是难得这大王一点慈心。可

见强盗中未尝没有好人。

如今再说一个，也是苏州人，只因无心之中结得一个好汉，后来以此起家，又得夫妻重会。有诗为证：

说时侠气凌霄汉，听罢奇文冠古今。

若得世人皆仗义，贪泉自可表清心。

却说景泰年间，苏州府吴江县有个商民，复姓欧阳，妈妈是本府崇明县曾氏，生下一女一儿。儿年十六岁，未婚。那女儿二十岁了，虽是小户人家，倒也生得有些姿色，就赘本村陈大郎为婿。家道不富不贫，在门前开小小的一片杂货店铺，往来交易，陈大郎和小舅两人管理。他们翁婿、夫妻、郎舅之间，你敬我爱，做生意过日子。

忽遇寒冬天道，陈大郎往苏州置些货物。在街上行走，只见纷纷洋洋，下着国家祥瑞。古人有诗说得好，道是：

尽道丰年瑞，丰年瑞若何？

长安有贫者，宜瑞不宜多。

那陈大郎冒雪而行，正要寻一个酒店沽酒暖寒，忽见远远地一个人走将来，你道是怎生模样？但见：

身上紧穿着一领青服，腰间暗悬着一把钢刀。

形状带些威雄，面孔更无细肉。两颊无非“不亦悦”，通身都是“德輶如”。

那个人生得身長七尺，膀阔三停，大大一个面庞，大半被长须遮了。可煞作怪，没有须的所在，又多有多毛，长寸许，剩却眼睛外，把一个嘴脸遮得缝地也无了。正合着古人笑话：髭髯不仁，侵扰乎其旁而巳，于是面之所余无几。

陈大郎见了，吃了一惊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人好生古怪！只不知吃饭时如何处置这些胡须，露得个口出来？”又想道：“我有道理，拚得费钱把银子，请他到酒店中一坐，便看出他的行动来了。”他也只是见他异样，要作个耍，连忙躬身向前唱喏，那人还礼不迭。陈大郎道：“小可欲邀老丈酒楼小叙一杯。”那人是个远来的，况兼落雪天气，又饥又寒，听见说了，喜逐颜开，连忙道：“素昧平生，何劳厚意？”陈大郎捣个鬼道：“小可见老丈骨格非凡，必是豪杰，敢扳一话。”那人道：“却是不当。”口里如此说，却不推辞，两人一同上酒楼来。

陈大郎便问酒保打了几角酒，回了一腿羊肉，又摆上些鸡鱼肉菜之类。陈大郎正要看他动口，就举杯来相劝。只见那人接了酒盏，放在桌上，向衣袖取出一对小小的银扎钩来，挂在两耳，将须毛分开扎起，拔刀切肉，恣其饮啖。又嫌杯小，问酒保讨个大碗，连吃了几壶，然后讨饭。饭到，又吃了十来碗。陈大郎看得呆了。那人起身拱手道：“多谢兄长厚情，愿闻姓名乡贯。”陈大郎道：“在下姓陈，名某，本府吴江县人。”那人一一记了。陈大郎也求他姓名，他不肯还个明白，只说：“我姓乌，浙江人。他日兄长有事到敝省，或者可以相会。承兄盛德，必当奉报，不敢有忘。”陈大郎连称“不敢”。当下算还酒钱，那人千恩万谢，出门作别，自去了。陈大郎也只道是偶然的说话，那里认真？归来对家中人说了，也有信他的，也有疑他说谎的，俱各笑了一场，不在话下。

又过了两年有余，陈大郎只为做亲了数年，并不曾生得男女，夫妻两个发心，要往南海普陀落伽山观音大士处烧香求子，尚在商量未决。忽一日，欧公有事出去了，只见外边

有一个人，走进来叫道：“老欧在家么？”陈大郎慌忙出来答应，却是崇明县的褚敬桥。施礼罢，便问：“令岳在家否？”陈大郎道：“少出。”褚敬桥道：“令亲外太妈陆氏身体违和，特地叫我寄信，请你令岳母相伴几时。”大郎闻言，便进来说与曾氏知道。曾氏道：“我去便要去，只是你岳父不在，眼下不得脱身。”便叫过女儿、儿子分付道：“外婆有病，你每姊弟两人，可到崇明去伏侍几日。待你父亲归家，我就来换你们便了。”当下商议已定，便留褚敬桥吃了午饭，央他先去回复。

又过了两日，姊弟二人收拾停当，叫下一只艚船起行。那曾氏又分付道：“与我上复外婆，须要宽心调理，可说我也就要来的。虽则不多日路，你两人年小，各要小心。”二人领诺，自望崇明去了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教：

绿林此日逢娇冶，红粉从今踏险危。

却说陈大郎自从妻、舅去后，十日有余，欧公已自归来，只见崇明又央人寄信来说道：“前日褚敬桥回复道，教外甥们就来，如何至今不见？”那欧公夫妻和陈大郎都吃了一大惊，便道：“去已十日了，怎说不见？”寄信的道：“何曾见半个影来？你令岳母倒也好了，只是令爱、令郎是甚缘故？”陈大郎忙去寻那载去的船家问他，船家道：“到了海滩边，船进去不得，你家小官人与小娘子说道：‘上岸去路不多远，我们认得的，你自去罢。’此时天色将晚，两个急急走了去，我自摇船回了。如何不见？”那欧公急得无计可施，便对妈妈道：“我在此看家，你可同女婿探望丈母，就访访消息归来。”

他每两个心中慌得无措，听得说了，便一刻也迟不得，急忙备了行李，雇了船只，第二日早早到了崇明，相见了陆氏

妈妈。问起缘由，才知病体已渐痊可，只是外甥儿女毫不知些踪迹。那曾氏便是“心肝，肉”的放声大哭起来，陆氏及邻舍妇女们惊来问信的，也不知陪了多少眼泪。

陈大郎是个性急的人，敲台拍凳的怒道：“我晓得，都是那褚敬桥寄甚么鸟信，是他趁伙打劫，用计拐去了。”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忿气走到褚家。

那褚敬桥还不知甚么缘由，劈面撞着，正要问个来历，被他劈胸揪住，喊道：“还我人来！还我人来！”就要扯他到官。此时已闹动街坊人，齐拥来看。那褚敬桥面如土色，嚷道：“有何得罪，也须说个明白。”大郎道：“你还要白赖！我好好的在家里，你寄甚么信，把我妻子、舅子拐在那里去了？”褚敬桥拍着胸膛道：“真是冤天屈地，要好成歉！吾好意为你寄信，你妻子自不曾到。今日这话，却不是祸从天上来？”大郎道：“我妻、舅已自来十日了，怎不见到？”敬桥道：“可又来！我到你家寄信时，今日算来十二日了。次日傍晚到得这里以后，并不曾出门，此时你家妻、舅还在家未动身，我在何时拐骗？如今四邻八舍都是证见，若是我十日内曾出门到那里，这便都算是我的缘故。”众人都道：“那有这事？这不撞着拐子，就撞着强盗了，不可冤屈了平人。”

陈大郎情知不关他事，只得放了手，忍气吞声跑回曾家，就在崇明县进了状词，又到苏州府进了状词，批发本县捕衙缉访。又各处粉墙上贴了招子，许出赏银二十两。又寻着原载去的船家，也拉他到巡捕处，讨了个保，押出挨查。仍旧到崇明与曾氏共住了二十余日，并无消息。不觉的残冬将尽，新岁又来，两人只得回到家中。欧公已知上项事了，三人哭

做一堆，自不必说。别人家多欢欢喜喜过年，独有他家烦恼恼。

一个正月又匆匆的过了，不觉又是二月初头，依先没有一些影响。陈大郎猛然想着道：“去年要到普陀进香，只为要求儿女，如今不想连儿女的母亲都不见了，我直如此命蹇！今月十九日是观音菩萨生日，何不到彼进香还愿？一来祈求的观音报应，二来看些浙江景致，消遣闷怀，就便做些买卖。”算计已定，对丈人说过，托店铺与他管了，收拾行李，取路望杭州来。

过了杭州钱塘江，下了海船，到普陀上岸。三步一拜，拜到大士殿前。焚香顶礼已过，就将分离之事通诚了一番，重复叩头道：“弟子虔诚拜祷，伏望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广大灵感，使夫妻再得相见。”拜罢下船，就泊在岩边宿歇。睡梦中见观音菩萨口授四句诗道：

合浦珠还自有时，惊危目下且安之。

姑苏一饭酬须重，人海茫茫信可期。

陈大郎飒然惊觉，一字不忘。他虽不甚精通文理，这几句却也解得。叹口气道：“菩萨果然灵感！依他说话，相逢似有可望。但只看如此光景，那得能勾？”心下悒悒，那一饭的事早已不记得了。

清早起来，开船归家。行不得数里，海面忽地起一阵飓风，吹得天昏地暗，连东西南北都不见了。舟人牢把船舵，任风飘去。须臾之间，飘到一个岛边，早已风恬日朗。那岛上有小喽啰数百，正在那里使枪弄棒，比箭抡拳，一见有海船飘到，正是老鼠在猫口边过，如何不吃？便一伙的都抢下船

来，将一船人身边银两行李尽数搜出。那多是烧香客人，所有不多，不满众意，提起刀来吓他要杀。陈大郎情急了，大叫：“好汉饶命！”那些喽啰听得是东路声音，便问道：“你是那里人？”陈大郎战兢兢道：“小人是苏州人。”喽啰们便说道：“既如此，且绑到大王面前发落，不可便杀。”因此连众人都饶了，齐齐绑到聚义厅来。

陈大郎此时也不知是何主意，总之这条性命一大半是阎家的了。闭着泪眼，口里只念：“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。”只见那厅上一个大王，慢慢地踱下厅来，将大郎细看了一看，大惊道：“元来是吾故人到此，快放了绑！”陈大郎听得此话，才敢偷眼看那大王时节，正是那两年前遇着多须多毛、酒楼上请他吃饭这个人。

喽啰连忙解脱绳索，大王便扯一把交椅过来，推他坐了，纳头便拜道：“小孩儿每不知进退，误犯仁兄，望乞恕罪。”陈大郎还礼不迭，说道：“小人触冒山寨，理合就戮，敢有他言？”大王道：“仁兄怎如此说？小可感仁兄雪中一饭之恩，于心不忘，屡次要来探访仁兄，只因山寨中多事不便。日前曾分付孩儿们，凡遇苏州客商，不可轻杀。今日得遇仁兄，天假之缘也。”陈大郎道：“既蒙壮士不弃小人时，乞将同行众人包裹行李见还，早回家乡，誓当衔环结草。”大王道：“未曾尽得薄情，仁兄如何就去？况且有一事要与仁兄慢讲。”回头分付小喽啰，宽了众人的绑，还了行李货物，先放还乡。众人欢天喜地，分明是鬼门关上放将转来，把头似捣蒜的一般，拜谢了大王，又谢了陈大郎，只恨爹娘少生了两只脚，如飞的开船去了。

大王便叫摆酒与陈大郎压惊。须臾齐备，摆上厅来。那酒肴内山珍海错也有，人肝人脑也有。大王定席之后，饮了数杯，陈大郎开口问道：“前日仓卒有慢，不曾备细请教得壮士大名，伏乞详示。”大王道：“小可生在海边，姓乌，名友。少小就有些膂力，众人推我为尊，权主此岛。因见我须毛太多，称我做乌将军。前日由海道到崇明县，得游贵府，与仁兄相会。小可不是铺啜之徒，感仁兄一饭，盖因我辈钱财轻，意气重，仁兄若非尘埃之中，深知小可，一个素不相识之人，如何肯欣然款纳？所谓‘士为知己者死’，仁兄果我之知己耳。”大郎闻言，又惊又喜，心里想道：“好侥幸也！若非前日一饭，今日连性命也难保。”

又饮了数杯，大王开言道：“动问仁兄，宅上有多少人口？”大郎道：“只有岳父母、妻子、小舅，并无他人。”大王道：“如今各平安否？”大郎下泪道：“不敢相瞒，旧岁荆妻、妻弟一同往崇明探亲，途中有失，至今不知下落。”大王道：“既是这等，尊嫂定是寻不出了。小可这里有个妇女，也是贵乡人，年貌与兄正当。小可欲将他来奉仁兄箕箒，意下如何？”大郎恐怕触了大王之怒，不敢推辞。大王便大喊道：“请将来！请将来！”只见一男一女，走到厅上。大郎定睛看时，元来不是别人，正是妻子与小舅，禁不住相持痛哭了一场。

大王便教增了筵席。三人坐了客位，大王坐了主位，说道：“仁兄知尊嫂在此之故否？旧岁冬间，孩儿每往崇明海岸无人处做些细商道路，见一男一女，傍晚同行，拿着前来。小可问出根由，知是仁兄宅眷，忙令各馆别室，不敢相轻。于今两月有余，急忙里无个缘便。心中想道：‘只要得邀仁兄一

见，便可用小力送还。’今日不期而遇，天使然也。”三人感谢不尽。

那妻子与小舅私对陈大郎说道：“那日在海滩上望得见外婆家了，打发了来船。姊弟正走间，遇见一伙人，捆缚将来，道是性命休矣，不想一见大王，查问来历，我等一一实对，便把我们另眼相看，我们也不知其故。今日见说，却记得你前年间曾言苏州所遇，果非虚话了。”陈大郎又想道：“好侥幸也！前日若非一饭，今日连妻子也难保。”

酒罢起身，陈大郎道：“妻父母望眼将穿。既蒙壮士厚恩完聚，得早还家为幸。”大王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送行。”当夜送大郎夫妇在一个所在，送小舅在一个所在，各歇宿了。

次日，又治酒相饯。三口拜谢了要行，大王又教喽啰托出黄金三百两，白金一千两，彩段货物在外，不计其数。陈大郎推辞了几番，道：“重承厚赐，只身难以持归。”大王道：“自当相送。”大郎只得拜受了。大王道：“自此每年当一至。”大郎应允。大王相送出岛边，喽啰们已自驾船相等。他三人欢欢喜喜，别了登舟。那海中是强人出没的所在，怕甚风涛险阻？只两日，竟由海道中送到崇明上岸，海船自去了。

他三人竟走至外婆家来。见了外婆，说了缘故，老人家肉天肉地的叫，欢喜无极。陈大郎又叫了一只船，三人一同到家。欧公欧妈见儿女、女婿都来，还道是睡里梦里。大郎便将前情告诉了一遍，各各悲欢了一场。欧公道：“此果是乌将军义气，然若不遇飓风，何缘得到岛中？普陀大士真是感应！”大郎又说着大士梦中四句诗，举家叹异。

从此，大郎夫妻年年到普陀进香，都是乌将军差人从海

道迎送。每番多则千金，少则数百，必致重负而返。陈大郎也年年往他州外府，觅些奇珍异物奉承，乌将军又必加倍相答，遂做了吴中巨富之家，乃一饭之报也。后人诗赞曰：

胯下曾酬一饭金，谁知剧盗有情深。

世间每说奇男子，何必儒林胜绿林？

拍案惊奇卷之九

宣徽院仕女秋千会 清安寺夫妇笑啼缘

诗曰：

闻说氤氲使，专司夙世缘。

岂徒生作合，惯令死重还。

顺局不成幻，逆施方见权。

小儿称造化，于此信其然。

话说人世婚姻前定，难以强求。不该是姻缘的，随你用尽机谋，坏尽心术，到底没收场。及至该是姻缘的，虽是被人扳障，受人离间，却又散的弄出合来，死的弄出活来。从来传奇小说上边，如《倩女离魂》，活的弄出魂去，成了夫妻；如《崔护谒浆》，死的弄转魂来，成了夫妻。奇奇怪怪，难以尽述。

只如《太平广记》上边说：有一个刘氏子，少年任侠，胆气过人。好的是张弓挟矢，驰马试剑，飞觞蹴鞠诸事。交游的人，总是些剑客、搏徒、杀人不偿命的亡赖子弟。一日游

楚中，那楚俗习尚，正与相合，就有那一班儿意气相投的人，成群聚党，如兄若弟往来。有人对他说道：“邻人王氏女美貌，当今无比。”刘氏子就央座中人为媒，去求聘他。那王家道：“虽然此人少年英勇，却闻得行径古怪，有些不务实，恐怕后来惹出事端，误了女儿终身。”坚执不肯。那女儿久闻得此人英风义气，倒有几分慕他，只碍着爹娘做主，无可奈何。那媒人回复了刘氏子，刘氏子是个猛烈汉子，道：“不肯便罢。大丈夫怕没有好妻，愁他则甚！”一些不放在心上。又到别处闲游了几年，其间也就说过几家亲事，高不凑，低不就，一家也不曾成得，仍旧到楚中来。那邻人王氏女虽然未嫁，已许下人了。刘氏子闻知，也不在心上。这些旧时朋友见刘氏子来了，都来访他，仍旧联肩叠背，日里合围打猎。猎得些獐鹿雉兔，晚间就烹炮起来，成群饮酒，没有三四鼓不肯休歇。

一日打猎归来，在郭外十余里一个林子里下马少憩。只见树木阴惨，境界荒凉，有六七个土堆，多是雨淋泥落，尸棺半露，也有棺木毁坏，尸骸尽见的。众人看了道：“此等地面，亏是日间，若是夜晚独行，岂不怕人？”刘氏子道：“大丈夫神钦鬼伏，就是黑夜，有何怕惧？你看我今日夜间，偏要到此处走一遭。”众人道：“刘兄虽然有胆气，怕不能如此。”刘氏子道：“你看我今夜便是。”众人道：“以何物为信？”刘氏子就在古墓上取墓砖一块，提起笔来，把同来众人名字多写在上面，说道：“我今带了此砖去，到夜间我独自送将来。”指着一个棺木道：“放在此棺上，明日来看便是。我送不来，我输东道，请你众位；我送了来，你众位输东道请我。见放

着砖上名字，挨名派分，不怕少了一个。”众人都笑道：“使得，使得。”说罢，只听得天上隐隐雷响，一齐上马，回到刘氏子下处。又将射猎所得，烹宰饮酒。霎时间雷雨大作，几个霹雳，震得屋宇都是动的。众人戏刘氏子道：“刘兄，日间所言，此时怕铁好汉也不敢去。”刘氏子道：“说那里话？你看我雨略住就走。”果然阵头过，雨小了，刘氏子持了日间墓砖，出门就走。众人都笑道：“你看他那里演帐演帐，回来捣鬼，我们且落得吃酒。”果然刘氏子使着酒性，一口气走到日间所歇墓边，笑道：“你看这伙懦夫，不知有何惧怕，便道到这里来不得！”此时雷雨已息，露出星光微明，正要将砖放在棺上，只见棺上有一件东西蹲踞在上面，刘氏子摸了一摸道：“奇怪！是甚物件？”暗中手捻捻看，却像是个衣衾之类裹着甚东西，两手合抱将来，约有七八十斤重。笑道：“不拘是甚物件，且等我背了他去，与他们看看，等他们就晓得，省得直到明日才信。”他自恃膂力，要吓这班人，便把砖放了，一手拖来，背在背上，大踏步便走。

到得家来，已是半夜。众人还在那里呼红叫六的吃酒，听得外边脚步响，晓得刘氏子已归，恰像负着重东西走的。正在疑惑间，门开处，刘氏子直到灯前。放下背上所负在地，灯下一看，却是一个簇新衣服的女人死尸。可也奇怪，挺然卓立，更不僵仆。一座之人猛然抬头见了，个个惊得屁滚尿流，有的逃躲不及。

刘氏子再把灯细细照看死尸面孔，只见脸上脂粉新施，形容甚美，只是双眸紧闭，口中无气，正不知是甚么缘故。众人都吓惧怕道：“刘兄恶取笑，不当人子，怎么把一个死人背

在家里来吓人？快快仍背了出去！”刘氏子大笑道：“此乃吾妻也。我今夜还要与他同衾共枕，怎么舍得负了出去？”说罢，就裸起双袖，一抱抱将上床来，与他做了一头，口对了口，果然做一被睡下了。他也只要在众人面前卖弄胆壮，故意如此做作。众人又怕又笑，说道：“好无赖贼，直如此大胆不怕！拚得输东道与你罢了，何必做出此渗漉勾当？”刘氏子凭众人自说，只是不理，自睡了，众人散去。

刘氏子与死尸睡了四鼓，那死尸得了生人之气，口鼻里渐渐有起气来。刘氏子骇异，忙把手摸他心头，却是温温的。刘氏子道：“惭愧！敢怕还活转来。”正在疑虑间，那女人四肢已自动了。刘氏子越吐着热气接他，果然翻个身活将起来，道：“这是那里？我却在此！”刘氏子问其姓名，只是含羞不说。

须臾之间，天大明了，只见昨夜同席这干人有几个走来说道：“昨夜死尸在那里？元来有这样异事！”刘氏子且把被遮着女人，问道：“有何异事？”那些人道：“元来昨夜邻人王氏之女嫁人，梳妆已毕，正要上轿，忽然急心疼死了。未及殓殓，只听得一声雷响，不见了尸首，至今无寻处。昨夜兄背来死尸，敢怕就是。”刘氏子大笑道：“我背来是活人，何曾是死尸？”众人道：“又来调喉！”刘氏子扯开被与众人看时，果然是一个活人。众人道：“又来奇怪。”因问道：“小娘子谁氏之家？”那女子见人多了，便说出话来道：“奴是此间王家女，因昨夜一个头晕，跌倒在地，不知何缘在此？”刘氏子又大笑道：“我昨夜元说道是吾妻，今说将来，便是我昔年求聘的了。我何曾吊谎？”众人都笑将起来道：“想是前世姻缘，我

等当为撮合。”

此话传闻出去，不多时王氏父母都来了。看见女儿是活的，又惊又喜。那女儿晓得就是前日求亲的刘生，便对父母说道：“儿身已死，还魂转来，却遇刘生。昨夜虽然是个死尸，已与他同寝半夜，也难另嫁别人了。爹妈作主则个。”众人都撺掇道：“此是天意，不可有违。”王氏父母遂把女儿招了刘氏子为婿，后来偕老。可见天意有定，如此作合。倘若这夜不是暴死大雷，王氏女已是别家媳妇了；又非刘氏子试胆作戏，就是因雷失尸，也有何涉？只因是夙世前缘，故此奇奇怪怪，颠之倒之，有此等异事。

这是个父母不肯许的，又有一个父母许了又悔的，也弄得死了活转来。一念坚贞，终成夫妇。留下一段佳话，名曰《秋千会记》。正是：

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

贞心不寐，死后重谐。

这本话乃是元朝大德年间的事。那朝有个宣徽院使，叫做李罗，是个色目人，乃故相齐国公之子。生自相门，穷极富贵，第宅宏丽，莫与为比。却又读书能文，敬礼贤士，一时公卿间多称诵他好处。他家住在海子桥西，与金判奄都刺、经历东平王荣甫三家相联，通家往来。宣徽私居后，有花园一所，名曰杏园，取“春色满园关不住，一枝红杏出墙来”之意。那杏园中花卉之奇，亭榭之好，诸贵人家所不能仰望。每年春，宣徽诸妹、诸女，邀院判、经历两家宅眷，于园中设秋千之戏，盛陈饮宴，欢笑竟日，各家亦隔一日设宴还答，自二月末至清明后方罢，谓之秋千会。

于时有个枢密院同金帖木儿不花的公子，叫做拜住，骑马在花园墙外走过。只闻得墙内笑声，在马上欠身一望，正见墙内秋千竞蹴，欢哄方浓。遥望诸女，都是绝色。拜住勒住了马，潜身在柳阴中，恣意偷觑，不觉多时。那管门的老园公听见墙外有马铃响，走出来看，只见这一个骑马郎君呆呆地对墙里觑着。园公认得是同金公子，走报宣徽，宣徽急叫人赶出来。那拜住才撞见园公时，晓得有人知觉，恐怕不雅，已自打上一鞭，去得远了。

拜住归家来，对着母夸说此事，盛道宣徽诸女个个绝色。母亲解意，便道：“你我正是门当户对，只消遣媒求亲，自然应允，何必望空羡慕？”就央个媒婆到宣徽家来说亲。宣徽笑道：“莫非是前日骑马看秋千的？吾正要择婿，教他到吾家来看看。才貌若果好，便当许亲。”媒婆归报同金，同金大喜，便叫拜住盛饰仪服，到宣徽家来。

宣徽相见已毕，看他丰神俊美，心里已有几分喜欢。但未知内蕴才学如何，思量试他，遂对拜住道：“足下喜看秋千，何不以此为题，赋《菩萨蛮》一调？老夫要请教则个。”拜住请笔砚出来，一挥而就，词曰：

红绳画板柔荑指，东风燕子双双起。夸俊要争高，更将裙系牢。
牙床和困睡，一任金钗坠。

推枕起来迟，纱窗月上时。

宣徽见他才思敏捷，韵句铿锵，心下大喜，分付安排盛席款待。筵席完备，待拜住以子侄之礼，送他侧首坐下，自己坐了主席。

饮酒中间，宣徽想道：“适间咏秋千词，虽是流丽，然或

者是那日看过秋千，便已有此题咏，今日偶合着题目的。不然，如何恁般来得快？真个七步之才也不过如此。待我再试他一试看。”恰好听得树上黄莺巧啭，就对拜住道：“老夫再欲求教，将《满江红》调赋莺一首，望不吝珠玉，意下如何？”拜住领命，即席赋成，拂拭剡藤，挥洒晋字，呈上宣徽。词曰：

嫩日舒晴，韶光艳，碧天新霁。正桃腮半吐，
莺声初试。孤枕乍闻弦索悄，曲屏时听笙簧细。爱
绵蛮柔舌韵东风，愈娇媚。

幽梦醒，闲愁泥。残杏褪，重门闭，巧音芳韵，十分流
丽。入柳穿花来又去，欲求好友真无计。望上林，何日得双
栖？心迢递。

宣徽看见词翰两工，心下已喜，及读到末句，晓得是见景生情，暗藏着求婚之意，不觉拍案大叫道：“好佳作！真吾婿也。老夫第三夫人有个小女，名唤速哥失里，堪配君子。待老夫唤出相见则个。”就传云板，请三夫人与小姐上堂。当下拜住拜见了岳母，又与小姐速哥失里相见了，正是秋千会里女伴中最绝色者。拜住不敢十分抬头，已自看得较切，不比前日墙外影响，心中喜乐，不可名状。

相见罢，夫人同小姐回步。却说内宅女眷闻得堂上请夫人、小姐时，晓得是看中女婿。别位小姐都在门背后缝里张着看，见拜住一表非俗，个个称羨。见速哥失里进来，私下与他称喜道：“可谓‘门阑多喜气，女婿近乘龙’也。”合家赞美不置。

拜住辞谢了宣徽，回到家中，与父母说知，就择吉日行

聘。礼物之多，词翰之雅，喧传都下，以为盛事。

谁知好事多磨，风云不测。台谏官员看见同金富贵豪宕，上本参论他赃私。奉圣旨：发下西台御史勘问，免不得收下监中。那同金是个受用的人，怎吃得牢狱之苦？不多几日，生起病来。元来元朝大臣在狱有病，例许题请释放。同金幸得脱狱，归家调治，却病得重了，百药无效，不上十日，呜呼哀哉，举家号痛。谁知这病是惹的牢瘟，同金既死，阖门染了此症，没几日就断送一个，一月之内弄个尽绝，止剩得拜住一个不死。却又被西台追赃入官，家业不勾赔偿，真个转眼间冰消瓦解，家破人亡。

宣徽好生不忍，心里要收留拜住回家成亲，教他读书，以图出身。与三夫人商议，那三夫人是个女流之辈，只晓得炎凉世态，那里管甚么大道理？心里怫然不悦。元来宣徽别房虽多，惟有三夫人是他最宠爱的，家里事务都是他主持，所以前日看上拜住，就只把他的女儿许了，也是好胜处。今日见别人的女儿多与了富贵之家，反是他女婿家里凋弊了，好生不伏气，一心要悔这头亲事。便与女儿速哥失里说知，速哥失里不肯。哭谏母亲道：“结亲结义。一与订盟，终不可改。儿见诸姊妹家荣盛，心里岂不羡慕？但寸丝为定，鬼神难欺。岂可因他贫贱，便想悔赖前言？非人所为。儿誓死不敢从命。”宣徽虽也道女儿之言有理，怎当得三夫人撒娇撒痴，把宣徽的耳朵掇了转来。那里管女儿肯不肯，别许了平章阔阔出之子僧家奴。拜住虽然闻得这事，心中懊恼，自知失势，不敢相争。

那平章家择日下聘，比前番同金之礼更觉隆盛，三夫人

道争得气来，心下方才快活。只见平章家拣下吉期，花轿到门。速哥失里不肯上轿，众夫人、众姊妹各来相劝。速哥失里大哭一场，含着泪眼，勉强上轿。

到得平章家里，傧相念了诗赋，启请新人出轿。伴娘开帘，等待再三，不见抬身。攒头轿内看时，叫声：“苦也！”元来速哥失里在轿中偷解缠脚纱带，缢颈而死，已此绝气了。慌忙报与平章，连平章没做道理处，叫人去报宣徽。那三夫人见说，儿天儿地哭将起来。急忙叫人追轿回来，急解脚缠，将姜汤灌下去，牙关紧闭，眼见得不醒。三夫人哭得昏晕了数次，无可奈何，只得买了一副重价的棺木，尽将平日房奁首饰珠玉及两番夫家聘物，尽情纳在棺内入殓，将棺木暂寄清安寺中。

且说拜住在家，闻得此变，情知小姐为彼而死，晓得柩寄清安寺中，要去哭他一番。是夜来到寺中，见了棺柩，不觉伤心，抚膺大恸。真是哭得三生诸佛都垂泪，满房禅侣尽长吁。哭罢，将双手扣棺道：“小姐阴灵不远，拜住在此。”只听得棺内低低应道：“快开了棺，我已活了。”

拜住听得明白，欲要开时，将棺木四围一看，漆钉牢固，难以动手。乃对本房主僧说道：“棺中小姐，元是我妻屈死。今棺中说道已活，我欲开棺，独自一人难以着力，须求师父们帮助。”僧道：“此宣徽院小姐之棺，谁敢私开？开棺者须有罪。”拜住道：“开棺之罪，我一力当之，不致相累，况且暮夜无人知觉。若小姐果活了，放了出来，棺中所有，当与师辈共分。若是不活，也等我见他一面，仍旧盖上，谁人知道？”那些僧人见说共分所有，他晓得棺中随殓之物甚厚，也

起了利心；亦且拜住兴头时，与这些僧人也是门徒施主，不好违拗。便将一把斧头，把棺盖撬将开来。只见划然一声，棺盖开处，速哥失里便在棺内坐了起来。见了拜住，彼此喜极。

拜住便说道：“小姐再生之庆，果是冥数，也亏得寺僧助力开棺。”小姐便脱下手上金钏一对，及头上首饰一半，谢了僧人，剩下的还值数万两。拜住与小姐商议道：“本该报宣徽得知，只是恐怕有变。而今身边有财物，不如瞒着远去，只央寺僧买些漆来，把棺木仍旧漆好，不说出来。神不知，鬼不觉，此为上策。”寺僧受了重贿，无有不依，照旧把棺木漆得光净牢固，并不露一些风声。

拜住遂挈了速哥失里，走到上都，寻房居住。那时身边丰厚，拜住又寻了一馆，教着蒙古生数人，复有月俸，家道从容，尽可过日。夫妻两个，你恩我爱，不觉已过一年。也无人晓得他的事，也无人晓得甚么宣徽之女，同金之子。

却说宣徽自丧女后，心下不快，也不去问拜住下落。好些时不见了他，只说是流离颠沛，连存亡不可保了。一日旨意下来，拜宣徽做开平尹。宣徽带了家眷赴任。那府中事体烦杂，宣徽要请一个馆客做记室，代笔札之劳。争奈上都是个极北夷方，那里寻得个儒生出来？访有多日，有人对宣徽道：“近有个士人，自大都挈家寓此，也是个色目人，设帐民间，极有学问。府君若要觅西宾，只有此人可以充得。”宣徽大喜，差个人拿帖去，快请了来。

拜住看见了名帖，心知正是宣徽。忙对小姐说知了，穿着整齐，前来相见。宣徽看见，认得是拜住，吃了一惊。想道：“我几时不见了他，道是流落死亡了，如何得衣服济楚，

容色充盛如此？”不觉追念女儿，有些伤感起来。便对拜住道：“昔年有负足下，反累爱女身亡，惭愧无极。今足下何因在此，曾有亲事未曾？”拜住道：“重蒙垂念，足见厚情。小婿不敢相瞒，令爱不亡，见同在此。”宣徽大惊道：“那有此话？小女当日自缢，今尸棺见寄清安寺中，那得有个活的在此间？”拜住道：“令爱小姐与小婿实是夙缘未绝，得以重生，今见在寓所，可以即来相见。岂敢有诳？”

宣徽忙走进去，与三夫人说了，大家不信。拜住又叫人去对小姐说了，一乘轿竟抬入府衙里来。惊得合家人都上前来看，果然是速哥失里。那宣徽与三夫人不管是人是鬼，且抱着头哭做了一团。哭罢，定睛再看。看去身上穿戴的，还是殓时之物，行步有影，衣衫有缝，言语有声，料想真是个活人了。那三夫人道：“我的儿，就是鬼我也舍不得放你了。”

只有宣徽是个读书人见识，终是不信。疑心道：“此是屈死之鬼，所以假托人形，幻惑年少。”口里虽不说破，却暗地使人到大都清安寺问僧家的缘故。僧家初时抵赖，后见来说道已自相逢厮认了，才把真心话一一说知。来人不肯便信，僧家把棺木撬开与他看，只见是个空棺，一无所有。回来报知宣徽道：“此情是实。”宣徽道：“此乃宿世前缘也，难得小姐一念不移，所以有此异事。早知如此，只该当初依我说，收养了女婿，怎见得有此多般？”三夫人见说，自觉没趣，懊悔无极，把女婿越看待得亲热，竟赘他在家中终身。

后来，速哥失里与拜住生了三子。长子教化，仕至辽阳等处行中省左丞。次子忙古歹，幼子黑厮，俱为内怯薛带御器械。教化与忙古歹先死，黑厮直做到枢密院使。天兵至燕，

元顺帝御清宁殿，集三宫皇后太子同议避兵。黑厮与丞相失列门哭谏道：“天下者，世祖之天下也。当以死守。”顺帝不听，夜半开建德门遁去。黑厮随入沙漠，不知所终。

平章府轿抬死女，清安寺漆整空棺。

若不是生前分定，几曾有死后重欢？

拍案惊奇卷之十

韩秀才乘乱聘娇妻 吴太守怜才主姻簿

诗曰：

嫁女须求女婿贤，贫穷富贵总由天。

姻缘本是前生定，莫为炎凉轻变迁。

话说人生一世，沧海变为桑田，目下的贵贱穷通，都做不得准的。如今世人一肚皮势利念头，见一个人新中了举人、进士，生得女儿，便有人抢来定他为媳，生得男儿，便有人捱来许他为婿。万一官卑禄薄，一旦夭亡，仍旧是个穷公子、穷小姐，此时懊悔，已自迟了。尽有贫苦的书生，向富贵人家求婚，便笑他阴沟洞里思量天鹅肉吃。忽然青年高第，然后大家懊悔起来，不怨怅自己没有眼睛，便嗟叹女儿无福消受。所以古人会择婿的，偏拣着富贵人家不肯应允，却把一个如花似玉的爱女，嫁与那酸黄齏、烂豆腐的秀才，没有一人不笑他呆痴，道是：“好一块羊肉，可惜落在狗口里了。”一朝天子招贤，连登云路，五花诰，七香车，尽着他女儿受用，然后服他先见之明。这正是：凡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

只在论女婿的贤愚，不在论家势的贫富。当初韦皋、吕蒙正多是样子。

却说春秋时郑国有一个大夫，教做徐吾犯。父母已亡，止有一同胞妹子。那小姐年方十六，生得肌如白雪，脸似樱桃，鬓若堆鸦，眉横丹凤。吟得诗，作得赋，琴棋书画，女工针指，无不精通。还有一件好处：那一双娇滴滴的秋波，最会相人。大凡做官的与他哥哥往来，他常在帘中偷看，便识得那人贵贱穷通，终身结果，分毫没有差错。所以一发名重当时。却有大夫公孙楚聘他为妇，尚未成婚。

那公孙楚有个从兄，教作公孙黑，官居上大夫之职。闻得那小姐貌美，便央人到徐家求婚。徐大夫回他已受聘了。公孙黑原是不良之徒，便倚着势力，不管他肯与不肯，备着花红酒礼，笙箫鼓乐，送上门来。徐大夫无计可施，次日备了酒筵，请他兄弟二人来，听妹子自择。公孙黑晓得要看女婿，便浓妆艳服而来，又自卖弄富贵，将那金银彩段，排列一厅。公孙楚只是常服，也没有甚礼仪。傍人观看的，都赞那公孙黑，暗猜道：“一定看中他了。”酒散，二人谢别而去。

小姐房中看过，便对哥哥说道：“公孙黑官职又高，面貌又美，只是带些杀气，他年决不善终。不如嫁了公孙楚，虽然小小有些挫折，久后可以长保富贵。”大夫依允，便辞了公孙黑，许了公孙楚，择日成婚已毕。

那公孙黑怀恨在心，奸谋又起。忽一日，穿了甲冑，外边用便服遮着，到公孙楚家里来，欲要杀他，夺其妻子。已有人通风与公孙楚知道，疾忙执着长戈赶出。公孙黑措手不及，着了一戈，负疼飞奔出门。便到宰相公孙侨处告诉。

此时大夫都聚，商议此事。公孙楚也来了，争辩了多时。公孙侨道：“公孙黑要杀族弟，其情未知虚实。却是论官职也该让他，论长幼也该让他。公孙楚卑幼，擅动干戈，律当远窜。”当时定了罪名，贬在吴国安置，公孙楚回家，与徐小姐抱头痛哭而行。公孙黑得意，越发耀武扬威了。外人看见，都懊恼徐小姐不嫁得他。就是徐大夫，也未免世俗之见。小姐全然不以为意，安心等守。

却说郑国有个上卿游吉，该是公孙侨之后轮着他为相。公孙黑思想夺他权位，日夜蓄谋，不时就要作起反来。公孙侨得知，便疾忙乘其未发，差官数了他的罪恶，逼他自缢而死。这正合着徐小姐“不善终”的话了。

那公孙楚在吴国住了三载，赦罪还朝，就代了那上大夫职位，富贵已极，遂与徐小姐偕老。假如当日小姐贪了上大夫的声势，嫁着公孙黑，后来做了叛臣之妻，不免守几十年之寡。即此可见目前贵贱都是论不得的。

说话的，你又差了。天下好人也有穷到底的，难道一个个为官不成？俗语道得好：“賒得不如现得。”何如把女儿嫁了一个富翁，且享此目前的快活？看官有所不知，就是会择婿的，也都要跟着命走。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却毕竟不如嫁了个读书人，到底不是个没望头的。

如今再说一个生女的富人，只为倚富欺贫，思负前约，亏得太守廉明，成其姻事，后来妻贵夫荣，遂成佳话。有诗一首为证：

当年红拂困闺中，有意相随李卫公。

日后荣华谁可及？只缘双目识英雄。

话说国朝正德年间，浙江台州府天台县有一秀士，姓韩，名师愈，表字子文，父母双亡，也无兄弟，只是一身。他十二岁上就游庠的，养成一肚皮的学问，真个是：

才过子建，貌赛潘安。胸中博览五车，腹内广

罗千古。他日必为攀桂客，目前尚作采芹人。

那韩子文虽是满腹文章，却当不过家道消乏，在人家处馆，勉强糊口。所以年过二九，尚未有亲。

一日，遇着端阳节近，别了主人家回来，住在家里了数日。忽然心中想道：“我如今也好议亲事了，据我胸中的学问，就是富贵人家把女儿匹配，也不冤屈了他。却是如今世人谁肯？”又想了一回道：“是便是这样说，难道与我一样的儒家，我也还对他的女儿不过？”当下开了拜匣，秤出束修银伍钱，做个封筒封了，放在匣内，教书僮拿了随着，信步走到王媒婆家里来。

那王媒婆接着，见他是个穷鬼，也不十分动火他的。吃过了一盏茶，便开口问道：“秀才官人几时回家的？甚风推得到此？”子文道：“来家五日了。今日到此，有些事体相央。”便在家僮手中接过封筒，双手递与王婆道：“薄意伏乞笑纳，事成再有重谢。”王婆推辞一番，便接了道：“秀才官人敢是要说亲么？”子文道：“正是。家下贫穷，不敢仰攀富户。但得一样儒家女儿，可备中馈、延子嗣，足矣。积下数年束修，四五十金聘礼也好勉强出得。乞妈妈与我访个相应的人家。”王婆晓得穷秀才说亲，自然高来不成，低来不就的，却难推拒他，只得回复道：“既承官人厚惠，且请回家，待老妈子慢慢的寻觅。有了话头，便来回报。”那子文自回家去了。

一住数日，只见王婆走进门来，叫道：“官人在家么？”子文接着，问道：“姻事如何？”王婆道：“为着秀才官人，鞋子都走破了。方才问得一家，乃是县前许秀才的女儿，年纪十七岁。那秀才前年身死，娘子寡居在家里。家事虽不甚富，却也过得。说起秀才官人，倒也有些肯了。只是说道：‘我女儿嫁个读书人，尽也使得。但我们妇人家，又不晓得文字。目今提学要到台州岁考，待官人考了优等，就出吉帖便是。’子文自恃才高，思忖此事十有八九，对王婆道：“既如此说，便待考过议亲不迟。”当下买几杯白酒请了王婆，自别去了。

子文又到馆中静坐了一月有余，宗师起马牌已到。那宗师姓梁，名士范，江西人，不一日到了台州。那韩子文头上带了紫菜的巾，身上穿了腐皮的衫，腰间系了芋艿的绦，脚下穿了木耳的靴，同众生员迎接入城。行香讲书已过，便张告示，先考府学及天台、临海两县。到期，子文一笔写完，甚是得意。出场来，将考卷誊写出来，请教了几个先达，几个朋友，无不叹赏。又自己玩了几遍，拍着桌子道：“好文字，好文字。就做个案元帮补，也不为过，何况优等？”又把文字来鼻头边闻一闻道：“果然有些老婆香。”

却说那梁宗师，是个不识文字的人，又且极贪，又且极要奉承乡官及上司。前日考过杭、嘉、湖，无一人不骂他的，几乎吃秀才们打了。曾编着几句口号道：“道前梁铺，中人姓富，出卖生儒，不误主顾。”又有一个对道：“公子笑欣欣，喜弟喜兄都入学；童生愁惨惨，恨祖恨父不登科。”又把四书几语，做着几股道：“君子学道，公则悦；小人学道，尽信书。不学诗，不学礼，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废之？诵其诗，读其

书，虽善不尊，如之何其可也？”那韩子文是个穷儒，那有银子钻刺？十日后发出案来，只见公子富翁都占前列了。你道那韩师愈的名字却在那里？正是：似“王”无一竖，如“川”却又眠。曾有一首《黄莺儿》词，单道那三等的苦处：

无辱又无荣，论文章是弟兄，鼓声到此如春梦。

高才命穷，庸才运通，廩生到此便宜贡。且从容，
一边站立，看别个赏花红。

那韩子文考了三等，气得目睁口呆，把那梁宗师乌龟亡八的骂了一场，不敢提起亲事。那王婆也不说了。只得勉强自解，叹口气道：

娶妻莫恨无良媒，书中有女颜如玉。

发落已毕，只得萧萧条条，仍旧去处馆。见了主人家及学生，都是面红耳热的，自觉没趣。

又过了一年有余，正遇着正德爷爷崩了，遗诏册立兴王。嘉靖爷爷就藩邸召入登基，年方一十五岁，妙选良家子女，充实掖庭。那浙江纷纷的讹传道：“朝廷要到浙江各处点绣女。”那些愚民一个个信了，一时间嫁女儿的，讨媳妇的，慌慌张张，不成礼体。只便宜了那些卖杂货的店家，吹打的乐人，服侍的喜娘，抬轿的脚夫，赞礼的傧相。还有最可笑的，传说道：“十个绣女要一个寡妇押送。”赶得那七老八十的都起身嫁人去了。但见：

十三四的男儿，讨着二十四五的女子。十二三
的女子，嫁着三四十的男儿。粗蠢黑的面孔，还恐怕认做了绝世芳姿；宽定宕的东西，还恐怕认做了含花嫩蕊。自言节操凜如霜，做不得二夫烈女；不

久形躯将就木，再拚个一度春风。

当时无名子有一首诗，说得有趣：

一封丹诏未为真，三杯淡酒便成亲。

夜来明月楼头望，唯有嫦娥不嫁人。

那韩子文恰好归家，见民间如此慌张，便闲步出门来玩景。只见背后一个人，将子文忙忙的扯一把。回头看时，却是开典当的徽州金朝奉。对着子文施个礼，说道：“家下有一小女，今年十六岁了。若秀才官人不弃，愿纳为室。”说罢，也不管子文要与不要，摸出吉贴，望子文袖中乱摔。子文道：“休得取笑，我是一贫如洗的秀才，怎承受得令爱起？”朝奉皱着眉道：“如今事体急了，官人如何说此懈话？若略迟些，恐防就点了去。我们夫妻两口儿止生这个小女，若远远地到北京去了，再无相会之期，如何割舍得下？官人若肯俯从，便是救人一命。”说罢，便思量要拜下去。

子文分明晓得没有此事，他心中正要妻子，却不说破，慌忙一把搀起道：“小生囊中只有四五十金，就是不嫌孤寒，聘下令爱时，也不能彀就完姻事。”朝奉道：“不妨，不妨。但是有人定下的，朝廷也就不来了。只须先行谢吉之礼，待事平之后慢慢的做亲。”子文道：“这倒也使得。却是说开，后来不要翻悔。”那朝奉是情急的，就对天设起誓来道：“若有翻悔，就在台州府堂上受刑。”子文道：“设誓倒也不必，只是口说无凭，请朝奉先回，小生即刻去约两个敝友，同到宝铺来。先请令爱一见，就求朝奉写一纸婚约，待敝友们都押了花字，一同做个证见。纳聘之后，或是令爱的衣裳，或是头发，或是指甲，告求一件，藏在小生处，才不怕后来变卦。”

那朝奉只要成事，满担应承道：“何消如此多疑？使得，使得，一唯尊命，只求快些。”一头走，一头说道：“专望，专望。”自回铺子里去了。

韩子文便望学中，会着两个朋友，乃是张四维、李俊卿。说了缘故，写着拜帖，一同望典铺中来。朝奉接着，奉茶寒温已罢，便唤出女儿朝霞到厅。你道生得如何？但见：

眉如春柳，眼似秋波。几片夭桃脸上来，两枝

新笋裙间露。即非倾国倾城色，自是超群出众人。

子文见了女子的姿容，已自欢喜。一一施礼已毕，便自进房去了。

子文又寻个算命先生，合一合婚，说道：“果是大吉，只是将婚之前，有些闲气。”那金朝奉一味要成，说道：“大吉便自十分好了，闲气自是个事。”便取出一幅全帖，上写着道：

立婚约金声，系徽州人。生女朝霞，年十六岁，自幼未曾许聘何人。今有台州府天台县儒生韩子文礼聘为妻，实出两愿。自受聘之后，更无他说。张、李二公，与闻斯言。

嘉靖元年 月 日，立婚约金声。同议友人张安国、李文才。

写罢，三人多用了花押，付子文藏了。这也是子文见自己贫困，作此不得已之防，不想他日果有负约之事，这是后话。

当时，便先择个吉日，约定行礼。到期，子文将所积束修五十余金，粗粗的置几件衣段首饰，其余的都是现银，写着：“奉申纳币之敬。子婿韩师愈顿首百拜。”又送张、李二人银各一两，就请他为媒，一同行聘到金家铺来。那金朝奉

是个大富之家，与妈妈程氏，见他礼不丰厚，虽然不甚喜欢，为是点绣女头里，只得收了，回盘甚是整齐。果然依了子文之言，将女儿的青丝细发剪了一缕送来。子文一一收好。自想道：“若不是这一番哄传，连妻子也不知几时定得，况且又有妻财之分！”心中甚是快活不题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暑往寒来，又是大半年光景，却早嘉靖二年，点绣女的讹传已自息了。金氏夫妻见平安无事，不舍得把女儿嫁与穷儒，渐渐的懊悔起来。那韩子文行礼了一番，已把囊中所积束修用个罄尽，所以还不说起做亲。

一日，金朝奉正在当中算帐，只见一个客人跟着一个十七八岁孩子走进铺来，叫道：“姊夫姊姊在家么？”原来是徽州程朝奉，就是金朝奉的舅子，领着亲儿阿寿，打从徽州来，要与金朝奉合伴开当的。金朝奉慌忙迎接，又引程氏、朝霞都相见了。叙过寒温，便教暖酒来吃。程朝奉从容问道：“外甥女如此长得标致了，不知曾受聘未？不该如此说，犬子尚未有亲，姊夫不弃时，做个中表夫妻也好。”金朝奉叹口气道：“便是呢，我女儿若把与内侄为妻，有甚不甘心外？只为旧年点绣女时，心里慌张，草草的将来许了一个甚么韩秀才。那人是个穷儒，我看他满脸饿文，一世也不能彀发迹。前年梁学道来，考了一个三老官，料想也中不成。教我女儿如何嫁得他？也只是我女儿没福，如今也没处说了。”

程朝奉沉吟了半晌，问道：“姊夫姊姊果然不愿与他么？”金朝奉道：“我如何说谎？”程朝奉道：“姊夫若是情愿把甥女与他，再也休题。若不情愿时，只须用个计策，要官府断离，有何难处？”金朝奉道：“计将安出？”程朝奉道：“明日待我

台州府举一状词，告着姊夫。只说从幼中表约为婚姻，近因我羁滞徽州，姊夫就赖婚改适，要官府断与我儿便了。犬子虽则不才，也强如那穷酸饿鬼。”金朝奉道：“好便好，只是前日有亲笔婚书及女儿头发在彼为证，官府如何就肯断与你儿？况且我先有一款不是了。”程朝奉道：“姊夫真是不惯衙门事体！我与你同是徽州人，又是亲眷，说道从幼结儿女姻，也是容易信的。常言道：‘有钱使得鬼推磨。’我们不少的是银子，匡得将来买上买下。再央一个乡官在太守处说了人情，婚约一纸，只须一笔勾消。剪下的头发，知道是何人的？那怕他不如我愿！既有银子使用，你也自然不到得吃亏的。”金朝奉拍手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明日就做。”当晚酒散，各自安歇了。

次日天明，程朝奉早早梳洗，讨些朝饭吃了。请个法家，商量定了状词。又寻一个姓赵的，写做了中证。同着金朝奉，取路投台州府来。这一来，有分教：

丽人指日归佳士，诡计当场受苦刑。

到得府前，正值新太守吴公弼升堂。不逾时，抬出放告牌来。程朝奉随着牌进去，太守教义民官接了状词，从头看道：

告状人程元，为赖婚事：万恶金声，先年曾将亲女金氏许元子程寿为妻，六礼已备。詎恶远徙台州，背负前约，于去年 月间，擅自改许天台县儒生韩师愈。赵孝等证。人伦所系，风化攸关，恳乞天台明断，使续前姻。上告。

原告：程元，徽州府歙县人。

被犯：金声，徽州府歙县人；

韩师愈，台州府天台县人。

干证：赵孝，台州府天台县人。

本府太爷施行。

太守看罢，便叫程元起来，问道：“那金声是你甚么人？”程元叩头道：“青天爷爷，是小人嫡亲姊夫。因为是至亲至眷，恰好儿女年纪相若，故此约为婚姻。”太守道：“他怎么就敢赖你？”程元道：“那金声搬在台州住了，小的却在徽州，路途先自遥远了。旧年相传点绣女，金声恐怕真有此事，就将来改适韩生。小的近日到台州探亲，正打点要完姻事，才知负约真情。他也只为情急，一时错做此事。小人却如何平白地肯让一个媳妇与别人了？若不经官府，那韩秀才如何又肯让与小人？万乞天台老爷做主。”太守见他说得有些根据，就将状子当堂批准，分付道：“十日内听审。”程元叩头出去了。

金朝奉知得状子已准，次日便来寻着张、李二生，故意做个慌张的景，说道：“怎么好？怎么好？当初在下在徽州的时节，妻弟有个儿子，已将小女许嫁他。后来到贵府，正值点绣女事急，只为远水不救近火，急切里将来许了贵相知，原是二公为媒说合的。不想如今妻弟到来，已将在下的姓名告在府间，如何处置？”那二人听得，便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骂道：“不知生死的老贼驴！你前日议亲的时节，誓也不知罚了许多！只看婚约是何人写的？如今却放出这个屁来！我晓得你嫌韩生贫穷，生此奸计。那韩生是个才子，须不是穷到底的。我们动了三学朋友，去见上司，怕不打断你这老驴的腿！管教你女儿一世不得嫁人。”金朝奉却待分辩，二人毫

不理他，一气走到韩家来，对子文说知缘故。

那子文听罢，气得呆了半晌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又定了一会，张、李二人只是气愤愤的要拉了子文，合起学中朋友见官。倒是子文劝他道：“二兄且住。我想起来，那老驴既不愿联姻，就是夺得那女子来时，到底也不和睦。吾辈若有寸进，怕没有名门旧族来结丝萝？这一个富商，又非大家，直恁希罕！况且他有的是钱财，官府自然为他的。小弟家贫，也那有闲钱与他打官司？他年有了好处，不怕没有报冤的日子。有烦二兄弟去对他说，前日聘金原是五十两，若肯加倍赔还，就退了婚也得。”二人依言。

子文就开拜匣，取了婚书吉帖，与那头发，一同的望着典铺中来。张、李二人便将上项的言语说了一遍，金朝奉大喜道：“但得退婚，免得在下受累，那在乎这几十两银子？”当时就取过天平，将两个元宝，共兑了一百两之数，交与张、李二人收着，就要子文写退婚书，兼过前日婚约、头发。子文道：“且完了官府的世情，再来写退婚书及奉还原约未迟。而今官事未完，也不好轻易就是这样还得。总是银子也未就领去不妨。”程朝奉又取二两银子，送了张、李二生，央他出名归息。二生就讨过笔砚，写了息词，同着原告、被告、中证一行人进府里来。

吴太守方坐晚堂，一行人就将息词呈上。太守从头念一遍道：

劝息人张四维、李俊卿，系天台县学生。窃徽人金声，有女已受程氏之聘，因迁居天台，道途修阻，女年及笄，程氏音问不通，不得已再许韩生，

以致程氏斗争成讼。兹金声愿还聘礼，韩生愿退婚姻，庶不致寒盟于程氏。维等忝为亲戚，意在息争，为此上禀。

原来那吴太守是闽中一个名家，为人公平正直，不爱那有“贝”字的“财”，只爱那无“贝”字的“才”。自从前日准过状子，乡绅就有书来，他心中已晓得是有缘故的了。当下看过息词，抬头见了韩子文，风彩堂堂，已自有几分欢喜，便教唤那秀才上来。韩子文跪到面前，太守道：“我看你一表人才，决不是久困风尘的，就是我招你为婿，也不枉了。你却如何轻聘了金家之女？今日又如何就肯轻易退婚？”

那韩子文是个点头会意的人，他本等不做指望了，不想着太守心里为他，便转了口道：“小生如何舍得退婚？前日初聘的时节，金声朝天设誓，犹恐怕不足为信，复要金声写了亲笔婚约，张、李二生都是同议的，如今现有‘不曾许聘他人’句可证。受聘之后，又回却青丝发一缕，小生至今藏在身边，朝夕把玩，就如见我妻子一般。如今一旦要把萧郎做个路人看待，却如何甘心得过？程氏结婚，从来不曾见说。只为贫不敌富，所以无端生出是非。”说罢，便噙下泪来。恰好那吉帖婚书头发都在袖中，随即一并呈上。

太守仔细看了，便教把程元、赵孝远远的另押在一边去，先开口问金声道：“你女儿曾许程家么？”金声道：“爷爷，实是许的。”又问道：“既如此，不该又与韩生了？”金声道：“只为点绣女事急，仓卒中不暇思前算后，做此一事，也是出于无奈。”又问道：“那婚约可是你的亲笔？”金声道：“是。”又问道：“那上边写道‘自幼不曾许聘何人’，却怎么说？”金

声道：“当时只要成事，所以一一依他，原非实话。”太守见他言词反复，已自怒形于色。又问道：“你与程元结亲，却是几年几月几日？”金声一时说不出来，想了一回，只得扭捏道：“是某年某月某日。”

太守听退了金声，又叫程元起来问道：“你聘金家女儿，有何凭据？”程元道：“六礼既行，便是凭据了。”又问道：“原媒何在？”程元道：“原媒自在徽州，不曾到此。”又道：“你媳妇的吉帖拿与我看。”程元道：“一时失带在身边。”太守冷笑了一声，又问道：“你何年何月何日与他结婚的？”程元也想了一回，信口诌道：“是某年某月某日。”与金声所说日期分毫不相合了。太守心里已自了然，便再唤那赵孝上来问道：“你做中证，却是那里人？”赵孝道：“是本府人。”又问道：“既是台州人，如何晓得徽州事体？”赵孝道：“因为与两家有亲，所以知道。”又问道：“既如此，你可记得何年月日结婚的？”赵孝也约莫着说小日期，又与两人所言不相对了。原来他三人见投了息词，便道不消费得气力，把那答应官府的说话都不曾打得照会，谁想太爷一个个的盘问起来，那些衙门中人虽是受了贿赂，因惮太守严明，谁敢在旁边帮衬一句？自然露出马脚。

那太守就大怒道：“这一班光棍奴才，敢如此欺公罔法！且不论没有点绣女之事，就是愚民惧怕时节，金声女儿若果有程家聘礼为证，也不消再借韩生做躲避之策了。如今韩生吉帖婚书，并无一毫虚谬，那程元却都是些影响之谈。况且既为完姻而来，岂有不与原媒同行之理？至于三人所说结婚年月日期，各自一样，这却是何缘故？那赵孝自是台州人，分

明是你们要寻个中证，急切里再没有第三个徽州人可央，故此买他出来的。这都只为韩生贫穷，便起不良之心，要将女儿改适内侄，一时通同合计，造此奸谋。再有何说？”便伸手抽出签来，喝叫把三人各打三十板，三人连声的叫苦。

韩子文便跪上禀道：“大人既与小生做主，成其婚姻，这金声便是小生的岳父了，不可结了冤仇。伏乞饶恕。”太守道：“金声看韩生分上，饶他一半；原告、中证却饶不得。”当下各各受责。只为心里不打点得，不曾用得杖钱，一个个打得皮开肉绽，叫喊连天。那韩子文、张安国、李文才三人在旁边暗暗的欢喜，这正应着金朝奉往年所设之誓。

太守便将息词涂坏，提笔判曰：

韩子贫惟四壁，求淑女而未能；金声富累千箱，得才郎而自弃。只缘择婿者原乏知人之鉴，遂使图婚者爱生速讼之奸。程门旧约，两两无凭；韩氏新姻，彰彰可据。百金即为婚具，幼女准属韩生。金声、程元、赵孝搆衅无端，各行杖警。

判毕，便将吉帖婚书头发一齐付与韩子文。一行人辞了太守出来，程朝奉做事不成，羞惭满面，却被韩子文一路千老驴万老驴的骂，又道：“做得好事！果然做得好事！我只道打来是不痛的。”程朝奉只得忍气吞声，不敢回答一句。又害那赵孝打了屈棒，免不得与金朝奉共出些遮羞钱与他，尚自喃喃呐呐的怨怅，这教做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，当下各自散讫。

韩子文经过了一番风波，恐怕又有甚么变卦，便疾忙将这一百两银子备了些储装速嫁之类，择个吉日，就要成亲。仍旧是张、李二生请期通信。金朝奉见太守为他，不敢怠慢；欲

待与舅子到上司做些手脚，又少不得经由府县的，正所谓敢怨而不敢言，只得一一听从。花烛之后，朝霞见韩生气宇轩昂，丰神俊朗，才貌甚是相当，那里管他家贫？自然你恩我爱，少年夫妇，极尽颠鸾倒凤之欢，倒怨怅父亲多事。真个是：早知灯是火，饭熟已多时。自此无话。

次年，宗师田洪录科，韩子文又得吴太守一力举荐，拔为前列。春秋两闱，联登甲第，金家女儿已自做了夫人。丈人思想前情，惭悔无及。若预先知有今日，就是把女儿与他为妾也情愿了。有诗为证：

蒙正当年也困穷，休将肉眼看英雄。

堪夸仗义人难得，太守廉明即古洪。

拍案惊奇卷十一

恶船家计赚假尸银 狠仆人误投真命状

诗曰：

杳杳冥冥地，非非是是天。

害人终自害，狠计总徒然。

话说那杀人偿命，是人世间最大的事，非同小可。所以是真难假，是假难真。真的时节，纵然有钱可以通神，目下脱逃宪网，到底天理不容，无心之中，自然败露。假的时节，纵然严刑拷掠，诬伏莫伸，到底有个辩白的日子。假饶误出误入，那有罪的老死牖了，无辜的却命绝于团圞、刀锯之间，难道头顶上这个老翁是没有眼睛的么？所以古人说得好，道是：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举意已先知。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说话的，你差了。这等说起来，不信死囚牢里再没有个含冤负屈之人，那阴间地府也不须设得枉死城了。看官不知，

那冤屈死的，与那杀人逃脱的，大概都是前世的事。若不是前世缘故，杀人竟不偿命，不杀人倒要偿命，死者、生者怨气冲天，纵然官府不明，皇天自然监察，千奇百怪的巧，生出机会来，了此公案。所以说道：“人恶人怕天不怕，人善人欺天不欺。”又道是：“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。”

古来清官察吏，不止一人，晓得人命关天，又且世情不测，尽有极难信的事，偏是真的，极易信的事，偏是假的。所以就是情真罪当的，还要细细体访几番，方能鞫狱五冤鬼。如今为官做吏的人，贪爱的是钱财，奉承的是富贵，把那“正直公平”四字，撇却东洋大海。明知这事无可宽容，也将来轻轻放过；明知这事有些尴尬，也将来草草问成。竟不想杀人可恕，情理难容。那亲动手的奸徒，若不明正其罪，被害冤魂，何时瞑目？至于扳诬冤枉的，却又六问三推，千般锻炼。严刑之下，就是凌迟碎剐的罪，急忙里只得轻易招成，搅得他家破人亡。——害他一人，便是害他一家了。只做自己的官，毫不管别人的苦，我不知他肚肠阁落里边也思想积些阴德与子孙么！如今所以说这一篇，专一奉劝世上廉明长者：一草一木，都是上天生命，何况祖宗赤子！须要慈悲为本，宽猛兼行，护正诛邪，不失为民父母之意。不但万民感戴，皇天亦当佑之。

且说国朝有个富人王甲，是苏州府人氏，与同府李乙，是个世仇。王甲百计思量害他，未得其便。忽一日大风大雨，鼓打三更，李乙与妻子吃过晚饭，熟睡多时。只见十余个强人，将红朱黑墨搽了脸，一拥的打将入来。蒋氏惊慌，急往床下躲避。只见一个长须大面的，把李乙头发揪住，一刀砍死。竟

不抢东西，登时散了。

蒋氏却在床下看得亲切，战抖抖的走将出来，穿了衣服，向丈夫尸首嚎啕大哭。此时邻人已都来看了，各各悲伤，劝慰了一番。蒋氏道：“杀奴丈夫的，是仇人王甲。”众人道：“怎见得？”蒋氏道：“奴在床下看得明白。那王甲原是仇人，又且长须大面，虽然搽墨，却是认得出的。若是别的强盗，何苦杀我丈夫，东西一毫不动！这凶身不是他是谁？有烦列位与奴做主。”众人道：“他与你丈夫有仇，我们都是晓得的。况且地方盗发，我们该报官。明早你写纸状词，同我们到官首告便是。今日且散。”众人去了。

蒋氏关了房门，又哽咽了一会。那里有心去睡？苦瞅瞅的捱到天明，央邻人买状式写了，取路投长洲县来。正值知县升堂放告，蒋氏直至阶前，大声叫屈。知县看了状子，问了来历，见是人命盗情重事，即时批准。地方也来递失状，知县委捕官相验，随即差了应捕擒捉凶身。

却说那王甲自从杀了李乙，自恃搽脸，无人看破，扬扬得意，毫不提防。不期一伙应捕拥入家来，正是疾雷不及掩耳，一时无处躲避。当下被众人索了，登时押到县堂。知县问道：“你如何杀了李乙？”王甲道：“李乙自是强盗杀了，与小人何干？”知县问蒋氏道：“你如何告道是他？”蒋氏道：“小妇人躲在床底看见，认得他的。”知县道：“夜晚间如何认得这样真？”蒋氏道：“不但认得模样，还有一件真情可推。若是强盗，如何只杀了人便散了，不抢东西？此不是平日有仇的却是那个？”知县便叫地邻来，问他道：“那王甲与李乙果有仇否？”地邻尽说：“果然有仇。那不抢东西，只杀了人，也

是真的。”知县便喝叫：“把王甲夹起。”那王甲是个富家出身，忍不得痛苦，只得招道：“与李乙有仇，假妆强盗杀死是实。”知县取了亲笔供招，下在死囚牢中。

王甲一时招承，心里还想辩脱。思量无计，自忖道：“这里有个讼师，叫做邹老人，极是奸滑，与我相好。随你十恶大罪，与他商量，便有生路。何不等儿子送饭时，教他去与邹老人商量？”

少顷，儿子王小二送饭来了，王甲说知备细，又分付道：“倘有使用处，不可吝惜钱财，误我性命。”小二一一应诺，径投邹老人家来，说知父亲事体，求他计策谋脱。老人道：“令尊之事，亲口供招，知县又是新到任的，自手问成。随你那里告辩，出不得县间初案，他也不肯认错翻招。你将二三百两与我，待我往南京走走，寻个机会，定要设法出来。”小二道：“如何设法？”老人道：“你不要管我，只交银子与我了，日后便见手段，而今不好先说得。小二回去，当下凑了三百两银子，到邹老人家，交付停当，随即催他起程。邹老人道：“有了许多白物，好歹要寻出一个机会来，且宽心等待等待。”小二谢别而回。

老人连夜收拾行李，往南京进发。不一日来到南京，往刑部衙门细细打听。说有个浙江司郎中徐公，甚是通融，抑且好客。当下就央了一封先容的荐书，备了一副盛礼，去谒徐公。徐公接见了，见他会说会笑，颇觉相得。自此频频去见，渐厮熟来。

正无个机会处，忽一日捕盗衙门肘押海盗二十余人解到刑部定罪。老人上前打听，知有两个苏州人在内。老人点头

大喜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计在此了。”次日整备筵席，写帖请徐公饮酒。不逾时，酒筵完备，徐公乘轿而来，老人笑脸相迎。定席以后，说些闲话。饮至更深时分，老人屏去众人，便将百两银子托出，献与徐公。徐公吃了一惊，问其缘故。老人道：“今有舍亲王某，被陷在本县狱中，伏乞周旋。”徐公道：“苟可效力，敢不从命？只是事在彼处，难以为谋。”老人道：“不难，不难。王某只为与李乙有仇，今李乙被杀，未获凶身，故此遭诬下狱。昨见解到贵部海盗二十余人，内二人苏州人也。今但逼勒二盗，要他自认做杀李乙的，则二盗总是一死，未尝加罪，舍亲王某已沐再生之恩了。”徐公许诺，轻轻收过银子，亲放在扶手匣里面，唤进从人，谢酒乘轿而去。

老人又密访着二盗的家属，许他重谢，先送过一百两银子，二盗也应允了。到得会审之时，徐公唤二盗近前，开口问道：“你们曾杀过多少人？”二盗即招：某时某处杀某人，某月某日夜间到李家杀李乙。徐公写了口词，把诸盗收监，随即叠成文案。

邹老人便使用书房行文书抄招到长洲县知会。就是他带了文案，别了徐公，竟回苏州，到长洲县当堂投了，知县拆开，看见杀李乙的已有了主名，便道王甲果然屈招。正要取监犯查放，忽见王小二进来叫喊诉冤。知县信之不疑，喝叫监中取出王甲，登时释放。蒋氏闻知这一番说话，没做理会处，也只道前日夜间果然自己错认了，只得罢手。

却说王甲得放还家，欢欢喜喜，摇摆进门。方才到得门首，忽然一阵冷风，大叫一声道：“不好了，李乙哥在这里了。”蓦然倒地，叫唤不醒，霎时气绝，呜呼哀哉。有诗为证：

胡脸阎王本认真，杀人偿命在当身。

暗中假换天难骗，堪笑多谋邹老人。

前边说的人命，是将真作假的了。如今再说一个将假作真的。只为些些小事，被奸人暗算，弄出天大一场祸来。若非天道昭昭，险些儿死于非命。正是：

福善祸淫，昭彰天理，欲害他人，先伤自己。

话说国朝成化年间，浙江温州府永嘉县有个王生，名杰，字文豪，娶妻刘氏。家中止有夫妻二人，生一女儿，年方二岁。内外安童养娘数口，家道亦不甚丰富。王生虽是业儒，尚不曾入泮，只在家中诵习，也有时出外结友论文。那刘氏勤俭作家，甚是贤慧，夫妻彼此相安。忽一日，正遇暮春天气，二三友人拉了王生往郊外踏青游赏。但见：

迟迟丽日，拂拂和风。紫燕黄莺，绿柳丛中寻对偶；狂蜂浪蝶，夭桃队里觅相知。王孙公子兴高时，无日不来寻酒肆。艳质娇姿心动处，此时未免露闺容。须教残醉可重扶，幸喜落花犹未扫。

王生看了春景融和，心中欢畅。吃个薄辞，取路回家里来。只见两个家僮，正和一个人门首喧嚷。原来那人是湖州客人，姓吕，提着竹篮卖姜。只为家僮要少他的姜价，故此争执不已。王生问了缘故，便对那客人道：“如此价钱也好卖了，如何只管在我家门首喧嚷？好不晓事！”那客人是个憨直的人，便回话道：“我们小本经纪，如何要打短我的？相公须放宽洪大量些，不该如此小家子相。”王生乘着酒兴，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那里来这老贼驴？辄敢如此放肆，把言语冲撞我！”

走近前来，连打了几拳，一手推将去。不想那客人是中年的，有痰火病的，就这一推里，一交跌去，一时闷倒在地。正是：

身如五鼓衔山月，命似三更油尽灯。

原来人生最不可使性，况且这小人卖买，不过争得一二个钱，有何大事？常见大人家强梁僮仆，每每借着势力，动不动欺打小民，到得做出事来，又是家主失了体面。所以有正经的，必然严行惩戒。只因王生不该自己使性动手打他，所以到底为此受累，这是后话。

却说王生当日见客人闷倒，吃了一大惊，把酒意都惊散了。连忙喝叫扶进厅来，眠了，将茶汤灌将下去，不逾时苏醒转来。王生对客人谢了个不是，讨些酒饭与他吃了，又拿出白绢一匹，与他权为调理之资。那客人回嗔作喜，称谢一声，望着渡口去了。若是王生有未卜先知的法术，慌忙向前拦腰抱住，扯将转来，就养他在家半年两个月，也是情愿，不到得惹出飞来横祸。只因这一去，有分教：

双手撒开金线网，从中钓出是非来。

那王生见客人已去，心头尚自跳一个不住。走进房中，与妻子说了，道：“几乎做出一场大事来，侥幸！侥幸！”此时天已晚了，刘氏便叫丫鬟摆上几样菜蔬，烫热酒与王生压惊。

饮过数杯，只闻得外边叩门声甚急，王生又吃一惊。掌灯出来看时，却是渡头船家周四，手中拿了白绢、竹篮，仓仓皇皇对王生说道：“相公，你的祸事到了，如何做出这人命来？”唬得王生面如土色，只得再问缘由。周四道：“相公可认得白绢、竹篮么？”王生看了道：“今日有个湖州的卖姜客

人，到我家来，这白绢是我送他的，这竹篮正是他盛姜之物，如何却在你的处？”周四道：“下昼时节，是有一个湖州姓吕的客人，叫我的船过渡。到得船中，痰火病大发，将次危了。告诉我道，被相公打坏了他。就把白绢、竹篮交付与我，做个证据，要我替他告官，又要我到湖州去报他家属，前来伸冤讨命。说罢，瞑目死了。如今尸骸尚在船中，船已撑在门首河头了，且请相公自到船中看看，凭相公如何区处”。

王生听了，惊得目瞪口呆，手麻脚软，心头恰像有个小鹿儿撞来撞去的，口里还只得硬着胆道：“那有此话？”背地教人走到船里看时，果然有一个死尸骸。王生是虚心病的，慌了手脚，跑进房中与刘氏说知。

刘氏道：“如何是好？”王生道：“好今事到头来，说不得了，只是买求船家，要他乘此暮夜，将尸首没法过了，方可无事。”王生便将碎银一包，约有二十多两，袖在手中，出来对船家说道：“家长不要声张，我与你从长计议。事体是我自做得不是了，却是出于无心的。你我同是温州人，也须有些乡里之情，何苦倒为着别处人报仇？况且报得仇来，与你何益？不如不要提起，待我出些谢礼与你，求你把此尸载到别处抛弃了。黑夜里谁人知道？”船家道：“抛弃在那里？倘若明日有人认出来，追究根原，连我也不得干净。”王生道：“离此不数里，就是我先父的坟茔，极是僻静，你也是认得的。乘此暮夜无人，就烦你船载到那里，悄悄地埋了，人不知鬼不觉。”周四道：“相公的说话甚是有理，却怎么样谢我？”王生将手中之物出来与他，船家嫌少，道：“一条人命，难道值得这些些银子？今日凑巧，死在我船中，也是天与我的一场

小富贵，一百两银子须是少不得的。”王生只要完事，不敢违拗，点点头，进去了一会，将着些现银及衣裳首饰之类，取出来递与周四道：“这些东西，约莫有六十金了。家下贫寒，望你将就包容罢了。”周四见有许多东西，便自口软了，道：“罢了，罢了。相公是读书之人，只要时常看觑我就是，不敢计较。”

王生此时是情急的，正是：“得他心肯日，是我运通时。”心中已自放下几分。又摆出酒饭，与船家吃了。随即唤过两个家人，分付他寻了锄头、铁钯之类。内中一个家人，姓胡，因他为人凶狠，有些力气，都称他做胡阿虎。当下一一都完备了，一同下船，到坟上来。拣一块空地，掘开泥土，将尸首埋藏已毕，又一同上船回家里来，整整弄了一夜。渐渐东方已发动了，随即又请船家吃了早饭，作别而去。王生教家人关了大门，各自散讫。

王生独自回进房来，对刘氏说道：“我也是个故家子弟，好模好样的，不想遭这一场，反被那小人逼勒。”说罢，泪如雨下。刘氏劝道：“官人，这也是命里所招，应得受些惊恐，破此财物，不须烦恼。今幸得靠天，太平无事，便是十分侥幸了。辛苦了一夜，且自将息将息。”当时又讨些茶饭与王生吃了，各各安息不题。

过了数日，王生见事体平静，又买些三牲福物之类，拜献了神明、祖宗。那周四不时的来假做探望，王生殷殷勤勤待他，不敢冲撞。些小借掇，勉强应承。周四已自从容了，卖了渡船，开着一个店铺。自此无话。

看官听说，王生到底是个书生，没甚见识。当日既然买

嘱船家，将尸首载到坟上，只该聚起干柴，一把火焚了，无影无踪，却不干净？只为一时没有主意，将来埋在地中，这便是斩草不除根，萌芽春再发。

又过了一年光景，真个浓箱只打无根草，祸来只奔福轻人，那三岁的女儿出起极重的痘子来。求神问卜，请医调治，百无一灵。王生只有这个女儿，夫妻欢爱，十分不舍，终日守在床边啼哭。

一日，有个亲眷，办着盒礼坐望痘客。王生接见，茶罢，诉说患病的十分沉重，不久当危。那亲眷道：“本县有个小儿科，姓冯，真有起死回生手段。离此有三十里路，何不接他来看觑看觑？”王生道：“领命。”当时天色已黑，就留亲眷吃了晚饭，自别去了。王生便与刘氏说知，写下请帖，连夜唤将胡阿虎来，分付道：“你可五鼓动身，拿此请帖去请冯先生，早来看痘。我家里一面摆着午饭，立等，立等。”胡阿虎应诺去了，当夜无话。

次日，王生果然整备了午饭，直等至未申时，杳不见来。不觉的又过了一日，到床前看女儿时，只是有增无减，挨至三更时分，那女儿只有出的气，没有入的气，告辞父母，往阎家里去了。正是：

金风吹柳蝉先觉，暗送无常死不知。

王生夫妻就如失了活宝一般，各各哭得发昏。当时盛殓已毕，就焚化了。天明以后，到得午牌时分，只见胡阿虎转来回覆道：“冯先生不在家里，又守了大半日，故此到今日方回。”王生垂泪道：“可见我家女儿命该如此，如今再也不消说了。”

直到数日之后，同伴中说出实话来，却是胡阿虎一路饮

酒沉醉，失去请贴，故此直挨至次日方回，造此一场大谎。王生闻知，思念女儿，勃然大怒。即时唤进胡阿虎，取出竹片要打。胡阿虎道：“我又不曾打杀了人，何须如此？”王生闻得这话，一发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连忙教家僮扯将下去，一气打了五十多板，方才住手，自进去了。

胡阿虎打得皮开肉绽，拐呀拐的，走到自己房里来，恨恨的道：“为甚的受这般鸟气！你女儿痘子本是没救的了，难道是不接得郎中断送了他？不值得将我这般毒打。可恨！可恨！”又想了一回道：“不妨事，大头在我手里。且待我将息棒疮好了，也教他看我的手段。不知还是并落在吊桶里，吊桶落在井里。如今且不要露风声，等他先做了整备。”正是：

势败奴欺主，时衰鬼弄人。

不说胡阿虎暗生奸计，再说王生自女儿死后，不觉一月有余，亲着朋友每每备了酒肴，与他释泪，他也渐不在心上了。忽一日，正在厅前闲步，只见一班应捕拥将进来，带了麻绳铁索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望王生颈上便套。王生吃一惊，问道：“我是个儒家子弟，怎把我这样凌辱？却是为何？”应捕哂了一哂道：“好个杀人害命的儒家子弟！官差吏差，来人不差。你自到太爷面前去讲。”当时刘氏与家僮妇女听得，正不知甚么事头发了，只好立着呆看，不敢向前。

此时不由王生做主，那一伙如狼似虎的人，前拖后扯，带进永嘉县来，跪在堂下右边，却有个原告跪在左边。王生抬头看时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家人胡阿虎，已晓得是他怀恨在心，出首的了。

那知县明时佐开口问道：“今有胡虎首你打死湖州客人姓

吕的，这怎么说？”王生道：“青天老爷，不要听他说谎。念王杰弱怯怯的一个书生，如何会得打死人？那胡虎原是小的家人，只为前日有过，将家法痛治一番，为此怀恨，搆此大难之端，望爷台照察。”胡阿虎叩头道：“青天爷爷，不要听这一面之词。家主打人自是常事，如何怀得许多恨？如今尸首现在坟茔左侧，万乞老爷差人前去掘取。只看有尸是真，无尸是假。若无尸时，小人情愿认个诬告的罪。”

知县依言，即使差人押去起尸。胡阿虎又指点了地方尺寸，不逾时果然抬个尸首到县里来。知县亲自起身相验，说道：“有尸是真，再有何说？”正要将王生用刑，王生道：“老爷听我分诉：那尸骸已是腐烂的了，须不是目前打死的。若是打死多时，何不当时就来首告，直待今日？分明是胡虎那里寻这尸首，霏空诬陷小人的。”知县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胡阿虎道：“这尸首实是一年前打死的。因为主仆之情，有所不忍，况且以仆首主，先有一款罪名，故此含藏不发。如今不想家主行凶不改，小的恐怕再做出事来，以致受累，只得重将前情首告。老爷若不信时，只须唤那四邻八舍到来，问去年某月日间果然曾打死人否？即此便知真伪了。”知县又依言。

不多时邻舍唤到，知县逐一动问，果然说去年某月日间，有个姜客被王家打死，暂时救醒，以后不知何如。王生此时被众人指实，颜色都变了，把言语来左支右吾。知县道：“情真罪当，再有何言？这厮不打，如何肯招？”疾忙抽出签来，喝一声：“打！”两边皂隶么喝一声，将王生拖翻，着力打了二十板。可怜瘦弱书生，受此痛棒拷掠！王生受苦不过，只得一一招成。知县录了口词，说道：“这人虽是他打死的，只

是没有尸亲执命，未可成狱。且一面收监，待有了认尸的，定罪发落。”随即将王生监禁狱中，尸首依旧抬出埋藏，不得轻易烧毁，听后检偿。发放众人散讫，退堂回衙。那胡阿虎道是私恨已泄，甚是得意，不敢回王家见主母，自搬在别处住了。

却说王家家僮们在县里打听消息，得知家主已在监中，唬得两耳雪白，奔回来报与主母。刘氏一闻此信，便如失去了三魂，大哭一声，望后便倒。

未知性命何如，先见四肢不动。

丫鬟们慌了手脚，急急叫唤。那刘氏渐渐醒将转来，叫声：“官人！”放声大哭。足有两个时辰，方才歇了。疾忙收拾些零碎银子，带在身边。换了一身青衣，教一个丫鬟随了，分付家僮在前引路，径投永嘉县狱门首来。

夫妻相见了，痛哭失声。王生又哭道：“却是阿虎这奴才，害得我至此！”刘氏咬牙切齿，恨恨的骂了一番。便在身边取出碎银，付与王生道：“可将此散与牢头狱卒，教他好好看觑，免致受苦。”王生接了。天色昏黑，刘氏只得相别。一头啼哭，取路回家。胡乱用些晚饭，闷闷上床。思量昨夜与官人同宿，不想今日遭此祸事，两地分离，不觉又哭一场，凄凄惨惨睡下了不题。

却说王生自从到狱之后，虽则牢头禁子受了财钱，不管鞭箠之苦，却是相与的都是那些蓬头垢面的囚徒，心中有何快活？况且大狱未决，不知死活如何，虽是有人殷勤送衣送饭，到底不免受些饥寒之苦，身体日渐羸瘠了。刘氏又将银来买上买下，思量保他出去，又道是人命重事，不易轻放，只

得在监中耐守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王生在狱中又早恹恹的挨过了半年光景。劳苦忧愁，染成大病。刘氏求医送药，百般无效，看看待死。

一日，家僮来送早饭。王生望着监门分付道：“可回去对你主母说，我病势沉重不好，旦夕必要死了。教主母可作急来一看，我从此要永诀了。”家僮回家说知，刘氏心慌胆战，不敢迟延，疾忙顾了一乘轿，飞也似抬到县前来。离了数步，下了轿，走到狱门首，与王生相见了，泪如涌泉，自不必说。

王生道：“愚夫不肖，误伤人命，以致身陷縲绁，辱我贤妻。今病势有增无减了，得见贤妻一面，死也甘心。但只是胡阿虎这个逆奴，我就到阴司地府，决不饶过他的。”刘氏含泪道：“官人不要说这不祥的话，且请宽心调养。人命既是误伤，又无苦主，奴家医得卖尽田产，救取官人出来，夫妻完聚。阿虎逆奴，天理不容，到底有个报仇日子，也不要放在心上。”王生道：“若得贤妻如此用心，使我重见天日，我病体也就减几分了。但恐弱质恹恹，不能久待。”刘氏又劝慰了一番，哭别回家，坐在房中纳闷，僮仆们自在厅前斗牌耍子。

只见一个半老的人，挑了两个盒子，竟进王家里来。放下匾担，对家僮问道：“相公在家么？”只因这个人来，有分教：负屈寒儒，得遇秦庭朗镜；行凶诡计，难逃萧相明条。有诗为证：

湖商自是隔天涯，舟子无端起祸胎。

指日王生冤可白，灾星换做福星来。

那些家僮见了那人，仔细看了一眼，大叫道：“有鬼！有

鬼！”东逃西窜。你道那人是谁？正是一年前来卖姜的湖州吕客人。那客人忙扯住一个家僮问道：“我来拜你家主，如何说我是鬼？”刘氏听得厅前喧闹，走将出来，吕客人上前唱了个喏，说道：“大娘听禀：老汉湖州姜客吕大是也。前日承相公酒饭，又赠我白绢，感激不尽。别后到了湖州，这一年半里边又到别处做些生意，如今重到贵府走走，特地办些土宜来探望你家相公。不知你家大官们如何说我是鬼。”旁边一个家僮嚷道：“大娘不要听他，一定得知道大娘要救官人，故此出来现形索命。”刘氏喝退了，对客人说道：“这等说起来，你真不是鬼了。你害得我家丈夫好苦。”吕客人吃了一惊道：“你家相公在那里？怎的是我害了他？”刘氏便将周四如何撑尸到门，说留绢篮为证，丈夫如何买嘱船家，将尸首埋藏，胡阿虎如何首告，丈夫招承下狱的情由，细细说了一遍。

吕客人听罢，捶着胸膛道：“可怜！可怜！天下有这等冤屈的事！去年别去，下得渡船，那船家见我的白绢，问及来由。我不合将相公打我垂危、留酒赠绢的事情备细说了一番。他就要买我白绢，我见价钱相应，即时卖了。他又要我的竹篮儿，我就与他作了渡钱。不想他赚得这两件东西，下这般狠毒之计。老汉不早到湿州，以致相公受苦，果然是老汉之罪了。”刘氏道：“今日不是老客人来，连我也不知丈夫是冤枉的。那绢儿篮儿是他骗去的了，这死尸却是那里来的？”吕客人想了一回道：“是了，是了。前日正在船中说这事时节，只见水面上一个尸骸，浮在岸边。我见他注目而视，也只道出于无心，谁知因此就生奸计了。好狠，好狠！如今事不宜迟，请大娘收进了土宜，与老汉同到永嘉县诉冤，救相公出

狱，此为上着。”刘氏依言，收进盘盒，摆饭请了吕客人。他本是儒家之女，精通文墨，不必假借讼师，就自己写了一纸诉状，顾乘女轿，同吕客人及僮仆等取路投永嘉县来。

等了一会，知县升晚堂了，刘氏与吕大大声叫屈，递上诉词。知县接上，从头看过。先叫刘氏起来问，刘氏便将丈夫争价误殴，船家撑尸得财，家人怀恨出首的事，从头至尾，一一分割。又说：“直至今日，姜客重来，才知受枉。”知县又叫吕大起来问，吕大也将被殴始末、卖绢根由，一一说了。知县道：“莫非你是刘氏买出来的？”吕大叩头道：“爷爷，小的虽是湖州人，在此为客多年，也多有相识的在这里，如何瞒得老爷过？当时若果然将死，何不央船家寻个相识来见一见，托他报信复仇？却将来托与一个船家！这也还是临危时节，无暇及此了，身死之后，难道湖州再没有个骨肉亲戚？见是久出不归，也该有人来问个消息。若查出被殴伤命，就该到府县告理。如何直待一年之后，反是王家家人首告？小人今日才到此地，见有此一场屈事。那王杰虽不是小人陷他，其祸都因小人而起，实是不忍他含冤负屈，故此来到台前控诉。乞老爷笔下超生。”知县道：“你既有相识在此，可报名来。”吕大屈指头说出十数个，知县一一提笔记了。却倒把后边的点出四名，唤两个应捕上来分付道：“你可悄悄地唤他同做证见的邻舍来。”应捕随应命去了。

不逾时，两伙人齐唤了来。只见那相识的四人，远远地望见吕大，便一齐道：“这是湖州吕大哥，如何在这里？一定前日原不曾死。”知县又教邻舍人近前细认，都骇然道：“我们莫非眼花了？这分明是被王家打死的姜客。不知还是到底

救醒了，还是面庞厮像的？”内中一个道：“天下那有这般相像的理？我的眼睛一看过，再不忘记。委实是他，没有差错。”此时知县心里已有几分明白了，即便批准诉状，叫起这一千人分付道：“你们出去，切不可张扬。若违我言，拿来重责。”众人唯唯而退。

知县随即唤几个应捕分付道：“你们可密访着船家周四，用甘言美语，哄他到此，不可说出实情。那原首人胡虎，自有保家，俱到明日午后带齐听审。”应捕应诺，分头而去。知县又发付刘氏、吕大回去，到达日晚堂伺候，二人叩头同出。

刘氏引吕大到监门前见了王生，把上项事情尽说了。王生闻得，满心欢喜，却似醍醐灌顶，甘露洒心，病体已减去六七分了。说道：“我初时只怪阿虎，却不知船家如此狠毒。今日不是老客人来，连我也不知自己是冤枉的。”正是：

雪隐鹭鸶飞始见，柳藏鹦鹉语方知。

刘氏别了王生，出得县门，乘着轿，吕大与僮仆随了，一同径到家中。刘氏自进房里，教家僮们陪客人吃了晚食，自在厅上歇宿。次日过午，又一同的到县里来，知县已升堂了。

不多时，只见两个应捕将周四带到。原来那周四自得了王生银子，在本县开个布店，应捕得了知县的令，对他说：“本县太爷要买布。”即时哄到县堂上来。也是天理合当败露，不意之中，猛抬头见了吕大，不觉两耳通红。吕大叫道：“家长哥，自从买我白绢、竹篮，一别直到今日，这几时生意好么？”周四顿口无言，面如槁木。

少顷，胡阿虎也取到了。原来胡阿虎搬在他方，近日偶回县中探亲，不期应捕正遇着他，便上前捣个鬼道：“你家家

主人命事已有苦主了，只待原首人来，即便审决。我们那一处不寻得到？”胡阿虎认真，欢欢喜喜，随着公人，直至县堂跪下。知县指着吕大问道：“你可认得那人？”胡阿虎仔细一看，吃了一惊，心下好生踌躇，委决不下，一时不能回答。

知县将两人光景，一一看在肚里了，指着胡阿虎大骂道：“你这个狼心狗行的奴才，家主有何负你，直得便与船家同谋，觅这假尸，诬陷人命！”胡阿虎道：“其实是家主打死的，小人并无虚谬。”知县怒道：“还要口强！吕大既是死了，那堂下跪的是什么人？”喝教左右夹将起来：“快快招出奸谋便罢！”胡阿虎被夹，大喊道：“爷爷，若说小人不该怀恨在心，首告家主，小人情愿认罪。若要小人招做同谋，便死也不甘的。当时家主不合打倒了吕大，即刻将汤救醒，与了酒饭，赠了白绢，自往渡口去了。是夜二更天气，只见周四撑尸到门，又有白绢、竹篮为证，合家人都信了。家主却将钱财买住了船家，与小人同载至坟茔理讣。以后因家主毒打小人，挟了私仇，到爷爷台下首告，委实不知这尸真假。今日不是吕客人来，连小人也不知是家主冤枉的。那死尸根由，都在船家身上。”

知县录了口语，喝退胡阿虎，便叫周四上前来问。初时作将言语支吾，却被吕大在旁边面对，知县又用起刑来，只得一一招承道：“去年某月某日，吕大怀着白绢下船，偶然问起缘由，始知被殴详细。恰好渡口原有这个死尸在岸边浮着，小的因此生心，要诈骗王家。特地买他白绢，又哄他竹篮，就把水里尸首捞在船上了。前到王家，谁想他一说便信。以后得了王生银子，将来埋在坟头。只此是真，并无虚话。”

知县道：“是便是了，其中也还有些含糊。那里水面上恰好有个流尸，又恰好与吕大厮像？毕竟又从别处谋害来诈骗王生的。”周四大叫道：“爷爷，冤枉。小人若要谋害别人，何不就谋害了吕大？前日因见流尸，故此生出买绢篮的计策。心中也道面庞不像，未必哄得信。小人欺得王生一来是虚心病的，二来与吕大只见得一面，况且当日天色昏了，灯光之下，一般的死尸，谁能细辨明白？三来由绢、竹篮又是王生及姜客的东西，定然不疑，故此大胆哄他一哄。不想果被小人瞒过，并无一个人认得出真假。那尸首的来历，想是失脚落水的，小人委实不知。”吕大跪上前禀道：“小人前日过渡时节，果然有个流尸，这话实是真情了。”知县也录了口语。

周四道：“小人本意只要诈取王生财物，不曾有心害他，乞老爷从轻拟罪。”知县大喝道：“你这没天理的狠贼！你自己贪他银子，便几乎害得他家破人亡。似此诡计凶谋，不知陷过多少人了！我今日也为永嘉县中除了一害。那胡阿虎身为家奴，拿着影响之事，背恩卖主，情实可恨，合当重行责罚。”当时喝教把两人扯下，胡阿虎重打四十，周四不计其数，以气绝为止。不想那阿虎近日伤寒病未痊，受刑不起，也只为奴才背主，天理难容，打不上四十，死于堂前。周四直至七十板后，方才昏绝。可怜二恶凶残今日毙于杖下。

知县见二人死了，责令尸亲前来领尸。监中取出王生，当堂释放。又抄取周四店中布匹，估价一百金，原是王生被诈之物。例该入官，因王生是个书生，屈陷多时，怜他无端，改赃物做了给主，也是知县好处。坟傍尸首，掘起验时，手爪有沙，是个失水的。无有尸亲，责令仵作埋之义冢。

王生等三人谢了知县出来，到得家中，与刘氏相持，痛哭了一场，又到厅前与吕客人重新见礼。那吕大见王生为他受屈，王生见吕大为他辨诬，俱各致个不安。互相感激，这教做不打不成相识，以后遂不绝往来。王生自此戒了好些气性，就是遇着乞儿，也只是一团和气。感愤前情，思想荣身雪耻，闭户读书，不交宾客。十年之中，遂成进士。

所以说，为官做吏的人，千万不可草菅人命，视同儿戏。假如王生这一桩公案，惟有船家心里明白。不是姜客重到温州，家人也不知家主受屈，妻子也不知道丈夫受屈，本人也不知自己受屈，何况公庭之上，岂能尽照覆盆？慈祥君子，须当以此为鉴。

图圖刑措号仁君，吉网罗钳最枉人。

寄语昏污诸酷吏，远在儿孙近在身。

拍案惊奇卷十二

陶家翁大雨留宾 蒋震卿片言得妇

诗曰：

一次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一时戏语，终身话柄。

话说人生万事，前数已定。尽有一时间偶然戏耍之害，取笑之话，后边照应将来，却像是个谶语响卜，一毫不着。乃知当他戏笑之时，暗中已有鬼神做主，非偶然也。

只如宋朝崇宁年间，有一个姓王的公子。本贯浙西人，少年发科，到都下会试。一日将晚，到延秋坊人家赴席，在一个小宅子前经过。见一女子，生得十分美貌，独立在门内，徘徊凝望，却像等候甚么人的一般。王生正注目看他，只见前面一伙骑马的人，喝拥而来，那女子避了进去。王生匆匆也行了，不曾问得这家姓张姓李。

赴了席，吃得半醉归来，已是初更天气。复经过这家门首，望门内一看，只见门已紧闭，寂然无人声。王生嗤嗤从左傍墙脚下一带走去，意思要看他有后门没有。只见数十步

外，有空地丈余，小小一扇便门，也关着在那里。

王生想道：“日间美人，只在此中，怎能勾再得一见？”看了他后门，正在恋恋不舍，忽然隔墙丢出一件东西来，掉在地下一响，王生几乎被他打着。拾起来看，却是一块瓦片。此时皓月初升，光同白昼，看那瓦片时，有六个字在上面，写道：“夜间在此相候。”王生晓得有些蹊跷，又带着几分酒意，笑道：“不知是何等人约人做事的，待我耍他一耍。”就在墙上剥下些石灰粉来，写在瓦背上道：“三更后可出来。”仍旧望墙里丢了进去。走开十来步，远远地站着，看他有何动静。

等了一会，只见一个后生走到墙边，低着头，却像找寻甚么东西的，寻来寻去。寻了一回，不见甚么，对着墙里叹了一口气，有一步没一步的，佯佯走了去。王生在黑影里看得明白，便道：“想来此人定是所约之人了，只不知里边是甚么人？好歹有个人出来，必要等着他。”

等到三更，月色已高，烟雾四合。王生酒意已醒，看看渴睡上来，伸伸腰，打个呵欠，自笑道：“睡倒不去睡，管别人这样闲事。”正要举步归寓，忽听得墙边小门呀的一响，轧然开了，一个女子闪将出来。月光之下，望去看时，且是娉婷。随后一个老妈，背了一只大竹箱，跟着望外就走。王生迎将上去，看得仔细，正是日间独立门首这女子。

那女子看见人来，一些不避，直到当面一看，吃一惊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回转头来看老妈。老妈上前，擦擦眼，把王生一认，也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快进去。”那王生倒将身拦在后门边了，一把扯住道：“还思量进去！你是人家闺中女子，约人夜晚间在此相会，可是该的？我今声张起来，拿你见官，

丑声传扬，叫你合家做人不成。我偶然在此遇着，也是我与你的前缘，你不如就随了我去。我是在此会试的举人，也不辱没了你。”那女子听罢，战抖抖的泪如雨下，没做道理处。老妈说道：“若是声张，果是利害。既然这位官人是个举人，小娘子权且随他到下处再处，而今没奈何了。一会子天明了，有人看见，却了不得！”那女子一头哭，王生一头扯扯拉拉，只得软软地跟他走到了下处，放他在一个小楼上面，连那老妈也就留了他伏侍。

女子性定，王生问他备细。女子道：“奴家姓曹，父亲早丧，母亲止生得我一人，甚是爱惜，要将我许聘人家。我有小姑娘的儿子，从小往来，生得聪俊，心里要嫁他。这小老妈，就是我的奶娘。我央他对母亲说知此情，母亲嫌他家里无官，不肯依从。所以叫奶娘通情，说与他了，约他今夜以掷瓦为信，开门从他私奔。他已曾还掷一瓦，叫三更后出来。及至出得门来，却是官人，倒不见他，不知何故。”王生笑把适才戏写掷瓦，及一男子寻觅东西不见，长叹走去的事，说了一遍。女子叹口气道：“这走去的正是他了。”王生笑道：“却是我幸得撞着，岂非五百年前姻缘做定了？”女子无计可奈，见王生也自一表非俗，只得从了他。新打上的，恩爱不少。

到得会试过了，榜发，王生不得第。却恋着那女子，正在欢爱头上，不把那不中的事放在心里，只是朝欢暮乐。那女子前日带来竹箱中，多是金银实物，王生缺用，就拿出来与他盘缠。迁延数月，王生竟忘记了归家。王生的父亲在家盼望，见日子已久，不见王生归来，遍问京中来的人，都说

道：“他下处有一女人相处，甚是得意，那得肯还？”其父大怒，写着严切手书，差着两个管家，到京催他起身。又寄封书与京中同年相好的，叫他遣个马票，兼请逼勒他出京，不许耽延。王生不得已，与女子作别道：“事出无奈，只得且去，得便就来。或者禀明父亲，径来接你，也未可知。你须耐心，同老妈在此寓所住着等我。”含泪而别。

王生到得家中，父亲升任福建，正要起身，就带了同去。一时未便，不好说得女子之事，闷闷随去任所，朝夕思念不题。

且说京中女子，同奶妈住在寓所守候。身边所带东西，王生在时已用去将有一半，今又两口在寓所食用，有出无人，看看所剩不多，王生又无信息。女子心下着忙，叫老妈打听家里母亲光景，指望重到家来与母亲相会。不想母亲因失了这女儿，终日啼哭，已自病死多时。那姑娘之子，次日见说舅母家里不见了女儿，恐怕是非缠在身上，逃去无踪了。女子见说，大哭了一场，与老妈商量道：“如今一身无靠，汴京到浙西也不多路，趁身边还有些东西，做了盘缠，到他家里去寻他。不然，如何了当？”就央老妈雇了一只船，下汴京一路来。

行到广陵地方，盘缠已尽。那老妈又是高年，船上早晚感冒些风露，一病不起。那女子极得无投奔，只是啼哭。元来广陵即是而今扬州府，极是一个繁华之地。古人诗云：“烟花三月下扬州。”又道是：“二十四桥明月夜，玉人何处教吹箫。”从来仕宦官员、王孙公子，要讨美妾的，都到广陵郡来拣择聘娶。所以填街塞巷，都是些媒婆撞来撞去。看见船上

一个美貌女子啼哭，都攒将拢来问缘故。女子说道：“汴京下来，到西浙寻丈夫，不想此间奶母亡故，盘缠用尽，无计可施，所以啼哭。”内中一个婆子道：“何不去寻苏大商量？”女子道：“苏大是何人？”那婆子道：“苏大是此间好汉，专一替人出闲力的。”女子慌忙之中，不知一个好歹，便出口道：“有烦指引则个。”

婆子去了一会，寻取一个人来。那人一到船边，问了详细，便去引领一千人来，抬了尸首上岸埋葬，算船钱打发船家。对女子道：“收拾行李，到我家里停住几日再处。”叫一乘轿来抬女子。女子见他处置有方。只道投着好人，亦且此身无主，放心随他去。谁知这人却是扬州一个大光棍，当机兵、养娼妓、接子弟的，是个烟花的领袖，乌龟的班头。轿抬到家，就有几个粉头出来相接作伴。女子情知不尴尬，落在套中，无处分诉。自此改名苏媛，做了娼妓了。

王生在福建，随任两年，方回浙中。又值会试之期，束装北上。道经扬州，扬州司理乃是王生乡举同门，置酒相待，王生赴席。酒筵之间，官妓叩头送酒。只见内中一人，屡屡偷眼看王生不已。生亦举目细看，心里疑道：“如何甚像京师曹氏女子？”及问姓名，全不相同。却再三看来，越看越是。酒半起身，苏媛捧觞上前，劝生饮酒，靛面看得较切。口里不敢说出，心中想着旧事，不胜悲伤，禁不住两行珠泪，簌簌的落将下来，堕在杯中。生情知是了，也垂泪道：“我道像你，元来果然是你。却是因何在此？”那女子把别后事情，及下汴寻生，盘缠尽了，失身为娼始末根缘，说了一遍，不觉大恸。生自觉渐愧，感伤流泪，力辞不饮，托病而起。随即

召女子到自己寓所，各诉情怀，留同枕席。

次日，密托扬州司理，追究苏大局良为娼，问了罪名，脱了苏媛乐籍，送生同行。后来与生生子，仕至尚书郎。想着起初，只是一时拾得掷瓦，做此戏谑之事，谁知是老大一段姻缘，几乎把女子一生断送了，还亏得后来成了正果。

而今更有一段话文，只因一句戏言，致得两边错认，得了一个老婆，全始全终，比前话更为完美。有诗为证：

戏言偶尔作恢奇，谁道从中遇美妻。

假女婿为真女婿，失便宜处得便宜。

这一本话文，乃是国朝成化年间，浙江杭州府余杭县有一个人，姓蒋，名霆，表字震卿。本是儒家子弟，生来心性倜傥挑挞，顽耍戏浪，不拘小节。最喜游玩山水，出去便是累月累日，不肯呆坐家中。一日想道：“从来说山阴道上千岩竞秀，万壑争流，是个极好去处。此去绍兴府隔得多少路，不去游一游？”恰好有乡里两个客商，要过江南去贸易，就便搭了伴同行。过了钱塘江，搭了西兴夜船，一夜到了绍兴府城。两客自去做买卖，他便兰亭、禹穴、戴山、鉴湖，没处不到，游得一个心满意足。两客也做完了生意，仍旧合伴同归。

偶到诸暨村中行走，只见天色看看傍晚，一路是些青蛙绿亩，不见一个人家。须臾之间，天上洒下雨点来，渐渐下得密了。三人都不带得雨具，只得慌忙向前奔走，走得一个气喘。却见林子里露出一所住宅来，三人远望道：“好了，好了。且到那里躲一躲则个。”两步挪来一步，走到面前，却是一座双檐滴水的门坊。那两扇门，一扇关着，一扇半掩在那

里。蒋震卿便上前，一手就去推门。二客道：“蒋兄惯是莽撞，借这里只躲躲雨便了，知是甚么人家，便去敲门打户！”蒋震卿最好取笑，便大声道：“何妨得！此乃是我丈人家里。”二客道：“不要胡说惹祸。”

过了一会，那雨越下得大了。只见两扇门忽然大开，里头踱出一个老者来。看他怎生打扮？

头戴斜角方巾，手持盘头拄拐。方巾内竹箴冠，罩着银丝样几茎乱发；拄拐上虬须节，握着干姜般五个指头。宽袖长衣，摆出浑如鹤步；高跟深履，踱来一似龟行。想来垵上可传书，应是商山随聘出。

元来这老者姓陶，是诸暨村中一个殷实大户。为人梗直忠厚，极是好客尚义认真的人。起初傍晚，正要走出大门来，看人关闭，只听得外面说话响，晓得有人在门外躲雨，故迟了一步。却把蒋震卿取笑的说话，一一听得明白。走进去对妈妈与合家说了，都道：“有这样放肆可恶的，不要理他！”而今见下得雨大，晓得躲雨的没去处，心下过意不去。有心要出来留他们进去，却又怪先前说这讨便宜话的人。踌躇了一回，走出来，见是三个，就问道：“方才说老汉是他丈人的，是哪一个？”蒋震卿见问着这话，自觉先前失言，耳根通红。二客又同声将他埋怨道：“原是不该。”老者看见光景，就晓得是他了。便对二客道：“两位不弃老拙，便请到寒舍里面盘桓一盘桓。这位郎君，依他方才所说，他是吾子辈，与宾客不同，不必进来，只在此伺候罢。”二客方欲谦逊，被他一把扯了袖子，拽进大门。刚跨进槛内，早把两扇门扑的关好了。

二客只得随老者登堂，相见叙坐，各道姓名，及偶过避

雨，说了一遍。那老者犹兀自气忿忿的道：“适间这位贵友，途路之中，如此轻薄无状，岂是个全身远害的君子？二公不与他相交得也罢了。”二客替他称谢道：“此兄姓蒋，少年轻肆，一时无心失言，得罪老丈，休得计较。”老者只不释然。须臾，摆下酒饭相款，竟不提门门外尚有一人。二客自己非分取扰，已出望外，况见老者认真着恼，难道好又开口周全得蒋震卿，叫他一发请了进来不成？只得由他，且管自家食用。

那蒋震卿被关在大门之外，想着适间失言，老大没趣。独自一个，栖栖在雨檐之下，黑魇魇地，靠来靠去，好生冷落。欲待一口气走了去，一来雨黑，二来单身不敢前行，只得忍气吞声，耐了心性等着。只见那雨渐渐止了，轻云之中，有些月色上来。侧耳听着门内，人声寂静了。便道：“他们想已安寝，我却如何痴等？不如趁此微微月色，路径好辨，走了去罢。”又想一想道：“那老儿固然怪我，他们两个便直得如此撇下了我，只管自己自在不成？毕竟有安顿我处，便再等他一等。”

正在踌躇不定，忽听得门内有人低低道：“且不要去。”蒋震卿心下道：“我说他们定不忘怀了我。”就应一声道：“晓得了，不去。”过了一会，又听得低低道：“有些东西拿出来，你可收拾好。”蒋震卿心下又道：“你看他两个，白白里打搅了他一餐，又拿了他的甚么东西，忒煞欺心。”却口里且答应道：“晓得了。”站住等看，只见墙上有两件东西扑搭地丢将出来。急走上前看时，却是两个被囊。提一提看，且是沉重。把手捻两捻，累累块块，像是些金银器物之类。

蒋震卿恐怕有人开出来追寻，急负在背上，望前便走。走过百余步，回头看那门时，已离得略远了，站着脚再看动静。远望去，墙上两个人跳将下来。蒋震卿道：“他两个也来了。恐有人追，我只索先走，不必等他。”提起脚便走。望后边这两个，也不忙赶，只尾着他慢慢地走。蒋震卿走得少远，心下想道：“他两个赶着了，包里东西必要均分。趁他们还在后边，我且开囊看看。总是不义之物，落得先藏起他些好的。”立住了，把包裹打开，将黄金重货另包了一囊，把钱布之类，仍旧放在被囊里，提了又走。又望后边两个人，却还未到。元来见他住也住，见他走也走。黑彩里远远尾着，只不相近。如此行了半夜，只是隔着一箭之路。

看看天明了，那两个方才脚步走得急促，赶将上来。蒋震卿道：“正是来一路走。”走到面前把眼一看，吃了一惊，谁知不是昨日同行的两个客人，倒是两个女子。一个头扎临清帕，身穿青绉衫，且是生得美丽。一个散挽头髻，身穿青布袄，是个丫鬟打扮。仔细看了蒋震卿一看，这一惊可也不小，急得忙闪了身子开来。蒋震卿上前，一把将美貌的女子劫住道：“你走那里去？快快跟了我去，倒有商量。若是不从，我同到你家去出首。”女子低首无言，只得跟了他走。

走到一个酒馆中，蒋生拣个僻净楼房，与他住下了，哄店家道，是夫妻烧香，买早饭吃的。店家见一男一女，又有丫鬟跟随，并无疑心，自去支持早饭上来吃。蒋震卿对女子，低声问他来历。那女子道：“奴家姓陶，名幼芳，就是昨日主人翁之女。母亲王氏。奴家幼年许嫁同郡诸家，谁想他双目失明了，我不愿嫁他。有一个表亲之子王郎，少年美貌，我

心下有意于他。与他订约日久，约定今夜私奔出来，一同逃去。今日日间不见回音，将到晚时，忽听得爹爹进来大嚷，道是：‘门前有个人，口称这里是他丈人家里，胡言乱语，可恶。’我心里暗想，此必是我所约之郎到了，急急收并资财，引这丫鬟拾翠为伴，逾墙出来。看见你在前面背囊而走，心里道自然是了。恐怕人看见，所以一路不敢相近。谁知跟到这里，却是差了。而今既已失却那人，又不好归去得，只得随着官人罢。也是出于无奈了。”蒋震卿大喜道：“此乃天缘已定，我言有验。且喜我未曾娶妻。你不要慌张，我同你家去便了。”

蒋生同他吃了早饭，丫鬟也吃了，打发店钱，独讨一小船，也不等二客，一直同他随路换船，径到了余杭家里。家人来问，只说是路上礼聘来的。

那女子入门，待上接下，甚是贤能，与蒋震卿十分相得。过了一年，已生了一子。却提起父母，便凄然泪下。一日，对蒋震卿道：“我那时不欲从那瞽夫，所以做出这些冒礼勾当来。而今身已属君，可无悔恨。但只是双亲年老无靠，失我之后，在家必定忧愁。且一年有余，无从问个消息，我心里一刻不能忘。再如此思念几时，毕竟要生出病来了。我想，父母平日爱我，如珠似宝，而今便是他知道了，他只以见我为喜，定然不十分嗔怪的。你可计较，怎生通得一个信去。”蒋震卿想了一回道：“此间有一个教学的先生，姓阮，叫阮太始，与我相好。他专在诸暨往来，待我与他商量看。”

蒋震卿就走去，把这事始末根由，一五一十对阮太始说了。阮太始道：“此老是诸暨一个极忠厚的长者，与学生也曾相会几番过的。待学生寻个便，到那里替兄委曲通知，周全

其事，决不有误。”蒋震卿称谢了，来回浑家的话不题。

且说陶老是晚款留二客在家歇宿，次日又拿早饭来吃了，二客千恩万谢，作别了起身。老者送出门来，还笑道：“昨日狂生，不知那里去宿了，也等他受些恹惶，以为轻薄之戒。”二客道：“想必等不得，先去了。容学生辈寻着了，他埋怨他一番，老丈再不必介怀。”老者道：“老拙也是一时耐不得，昨日勾奈何他了，那里还挂在心上？”道罢，各自作别去了。

老者入得门时，只见一个丫鬟，慌慌张张，走到面前，喘做一团道：“阿爹，不好了。姐姐不知那里去了。”老者吃了一惊道：“怎的说？”一步一颠，忙走进房中来。只见王妈妈几天儿地的放声大哭，哭倒在地。

老者问其详细，妈妈说道：“昨晚好好在他房中睡的，今早因外边有客，我且照管灶下早饭，不曾见他起来。及至客去了，叫人请他来一处吃早饭，只见房中箱笼大开，连伏侍的丫头拾翠也不见，不知那里去了。”老者大骇道：“这却为何？”一个养娘便道：“莫不昨日投宿这些人是个歹人，夜里拐的去了。”老者道：“胡说。他们都是初到此地的，那两个宿了一夜，今日好好别了去的，如何拐得？这一个因是我恼他，连门里不放他进来，一发甚么相干？必是日前与人有约，今因见有客，趁哄打劫的逃去了。你们平日看见姐姐有甚破绽么？”一个养娘道：“阿爹此猜，十有八九。姐姐只为许了个盲子，心中不乐，时时流泪。惟有王家某郎，与姐姐甚说得来，时常叫拾翠与他传消递息的，想必约着跟他走了。”

老者见说得有因，密地叫人到王家去访时，只见王郎好好的在家里，并无一些动静。老者没做理会处，自道：“家丑

不可外扬，切勿令传出去。褚家这盲子退得便罢，退不得，苦一个丫头不着，还他罢了。只是身边没有了这个亲生女儿，好生冷静。”与那王妈妈说着，便哭一个不住。后来褚家盲子死了，感着老夫妻念头，又添上几场悲哭，道：“便早死了年把，也不见得女儿如此。”

如是一年有多，只见一日门上递个名帖进来，却是余杭阮太始。老者出来接着道：“甚风吹得到此？”阮太始道：“久疏贵地诸友，偶然得暇，特过江来拜望一番。”老者便教治酒相待。饮酒中间，大家说些江湖上的新闻，也有可信的，也有可疑的。阮太始道：“敝乡一年之前也有一件新闻，这事却是实的。”老者道：“何事？”阮太始道：“有个少年朋友，出来游耍归去，途路之间，一句戏话上边，得了一个妇人，至今做夫妻在那里。说道这妇人是贵乡的人。老丈曾晓得么？”老者道：“可知这妇人姓甚么？”阮太始道：“说道也姓陶。”那老者大惊道：“莫非是小女么？”阮太始道：“小名幼芳，年纪一十八岁。又有个丫头，名拾翠。”老者撑着眼道：“真是吾小女了，如何在他那里？”阮太始道：“老丈还记得雨中叩门，冒称是岳家，老丈闭他在门外，不容登堂的事么？”老者道：“果有这个事。此人平日元非相识，却又关在外边，无处通风，不知那晚小女如何却随了他去了？”阮太始把蒋生所言，一一告诉，说道：“一边妄言，一边发怒，一边误认，凑合成了这事，真是希奇，而今已生子了，老翁要见他么？”老者道：“可知要见哩！”

只见王妈妈在屏风后边，听得明明白白，忍不住跳将出来，不管是生是熟，大哭，拜倒在阮太始面前道：“老夫妇只

生得此女，自从失去，几番哭绝，至今奄奄不欲生。若是客人果然致得吾女相见，必当重报。”阮太始道：“老丈与孺人固然要见令爱，只怕有些见怪令婿，令婿便不敢来见了。”老者道：“果然得见，庆幸不暇，还有甚么见怪？”阮太始道：“令婿也是旧家子弟，不辱没了令爱的。老丈既不嗔责，就请老丈同到令婿家里去一见便是。”

老者欣然治装，就同阮太始一路到余杭来。到了蒋家门首，阮太始进去，把以前说话备细说了。阮太始同蒋生出来，接了老者。那女儿久不见父亲，也直接至中堂，阮太始暂避开了。父女相见，倒在怀中，大家哭倒。老者就要蒋生同女儿到家去，那女儿也要去见母亲，就一同到诸暨村来。母女两个相见了，又抱头大哭道：“只说此生再不得相会了，谁道还有今日？”哭得旁边养娘们个个泪出。哭罢，蒋生拜见丈人、丈母，叩头请罪道：“小婿一时与同伴门外戏言，谁知岳丈认了真，致犯盛怒，又谁知令爱认了错，得谐私愿。小婿如今想起来，当初说此话时，何曾有分毫想到此地位的？都是偶然。望岳丈勿罪。”老者大笑道：“天教贤婿说出这话，有此凑巧。此正前定之事，何罪之有？”

正说话间，阮太始也封了一封贺礼，到门叫喜。老者就将彩帛银两，拜求阮太始为媒，治酒大会亲族，重教蒋震卿夫妇拜天成礼。厚赠妆奁，送他还家。夫妻偕老。

当时蒋生不如此戏耍取笑，被关在门外，便一样同两个客人一处儿吃酒了，那里撞得着这老婆来？不知又与那个受用去了。可见前缘分定，天使其然。

此本说话，出在祝枝山《西樵野记》中。事体本等有趣。

只因有个没见识的，做了一本《鸳鸯记》，乃是将元人《玉清庵错送鸳鸯被》杂剧与嘉定篦工徐达拐逃新人的事三四件，做了个扭名粮长，弄得头头不了，债债不清。所以今日依着本传，把此话文重新流传于世，使人简便好看。有诗为证：

片言得妇是奇缘，此等新闻本可传。

扭捏无端殊舛错，故将话本与重宣。

拍案惊奇卷十三

赵六老舐犊丧残生 张知县诛梟成铁案

诗曰：

从来父子是天伦，离暴何当逆自亲？

为说慈乌能反哺，应教飞鸟骂伊人。

话说人生极重的是那孝字，盖因为父母的，自乳哺三年，直盼到儿子长大，不知费尽了多少心力。又怕他三病四痛，日夜焦劳。又指望他聪明成器，时刻注想。抚摩鞠育，无所不至。《诗》云：“哀哀父母，生我劬劳。欲报之德，昊天罔极。”说到此处，就是卧冰哭竹，扇枕温衾，也难报答万一。况乃锦衣玉食，归之自己，担饥受冻，委之二亲，漫然视若路人，甚而等之仇敌，败坏彝伦，灭绝天理，真狗彘之所不为也。

如今且说一段不孝的故事，从前寡见，近世罕闻。

正德年间，松江府城有一富民，姓严，夫妻两口儿过活，三十岁上无子，求神拜佛，无时无处不将此事挂在念头上。忽一夜，严娘子似梦非梦间，只听得空中有人说道：“求来子，

终没耳。添你丁，减你齿。”严娘子分明听得，次日即对严公说知，却不解其意。自此以后，严娘子便觉得眉低眼慢，乳胀腹高，有了身孕。怀胎十月，历尽艰幸，生下一子，眉清目秀，夫妻二人欢喜倍常。万事多不要紧，只愿他易长易成。

光阴荏苒，又早三年。那时也倒聪明伶俐，做爷娘的百依百顺，没一事违拗了他。休说是世上有的物事，他要时定要寻来，便是天上的星，河里的月，也恨不爬上天捉将下来，钻入河捞将出去。似此情状，不可胜数。又道是：“棒头出孝子，箸头出忤逆。”为是严家夫妻养娇了这孩儿，到得大来，就便目中无人，天王也似的大了。却是为他有钱财使用，又好结识那一班惨刻狡猾、没天理的衙门中人，多只是奉承过去，那个敢与他一般见识？却又极好樗蒲，搭着一班儿伙伴，多是高手的赌贼。那些人贪他是出钱施主，当面只是甜言蜜语，谄笑胁肩，赚他上手。他只道众人真心喜欢，且十分帮衬，便放开心地，大胆呼卢，把那黄白之物，无算的暗消了去。严公时常苦劝，却终久溺着一个爱字，三言两语，不听时也只索罢了。岂知家私有数，经不得十博九空。似此三年，渐渐凋耗。

严公原是积儆上头起家的，见了这般情况，未免有些肉痛。一日，有事出外，走过一个赌坊。只见数十来个人，团聚一处，在那里喧嚷。严公望见，走近前来伸头一看，却是那众人裹着他儿子讨赌钱。他儿子分说不得，你拖我扯，无计可施。严公看了，恐怕伤坏了他，心怀不忍。挨开众人，将身蔽了孩儿，对众人道：“所欠钱物，老夫自当赔偿，众弟兄各自请回，明日到家下拜纳便是。”一头说，一手且扯了儿子，

怒愤愤的投家里来。关上了门，采了他儿子头发，硬着心做势要打，却被他挣扎脱了。严公赶去，扯住不放，他掇转身来，望严公脸上只一拳，打个满天星，昏晕倒了。儿子也自慌张，只得将手扶时，元来打落了两个门牙，流血满胸。儿子晓得不好，且望外一溜走了。

严公半晌方醒，愤恨之极，道：“我做了一世人家，生这样逆子，荡了家私，又几乎害我性命，禽兽也不如了。还要留他则甚？”一径走到府里来，却值知府升堂，写着一张状子，将那打落牙齿为证，告了忤逆。知府准了状，当日退堂，老儿自且回去。

却有严公儿子平时最爱的相识，一个外郎叫做丘三，是个极狡黠奸诈的，那时见准了这状，急急出衙门，寻见了严公儿子，备说前事。严公儿子着忙，恳求计策解救。丘三故意作难，严公儿子道：“适带得赌钱三两在此，权为使用，是必打点救我性命则个。”丘三又故意迟延了半晌道：“今日晚了，明早府前相会，我自有话对你说。”严公儿子依言，各自散讫。

次早，俱到府前相会。严公儿子问：“有何妙计？幸急救我。”丘三把手招他到一个幽僻去处，说道：“你来，你来，对你说。”严公儿子便以耳接着丘三的口，等他讲话。只听得跼咣一响，严公儿子大叫一声，疾忙掩耳，埋怨丘三道：“我百般求你解救，如何倒咬落我的耳朵！却不恁地与你干休！”丘三冷笑道：“你耳朵原来却恁地值钱！你家老儿牙齿直恁地不值钱！不要慌，如今却真对你说话。你慢些只说如此如此，便自没事。”严公儿子道：“好计！虽然受些痛苦，却得干净了

身子。”

随后府公升厅，严公儿子带到。知府问道：“你如何这般不孝？只贪赌博，怪父教诲，甚而打落了父亲门牙，有何理说？”严公儿子泣道：“爷爷青天在上，念小的焉敢悖伦胡行？小的偶然出外，见赌坊中争闹，立定闲看。谁知小的父亲也走将来，便疑小的亦落赌场，采了小的回家痛打。小的吃打不过，不合伸起头来，父亲便将小的毒咬一口，咬落耳朵。老人家齿不坚牢，一时性起，遂至坠落。岂有小的打落之理？望爷爷明镜照察。”知府教上去验看，果然是一只缺耳，齿痕尚新，上有凝血。信他言词是实，微微的笑道：“这情是真，不必再问了。但看赌可疑，父齿复坏，责杖十板，赶出免拟。”

严公儿子喜得无恙，归家求告父母道：“孩儿愿改从前过失，侍奉二亲。官府已责罚过，任父亲发落。”老儿昨日一口气上，到府告官。过了一夜，又见儿子已受了官刑，只这一番说话，心肠已自软了。他老夫妻两个原是极溺爱这儿子的，想起道：“当初受孕之时，梦中四句言语，说：‘求来子，终没耳，添你丁，减你齿。’今日老儿落齿，儿子啮耳，正此验也。这也是天数，不必说了。”自此，那儿子当真守分，孝敬二亲，后来却得善终。这叫做改过自新，皇天必宥。

如今再说一个肆行不孝，到底不悛，明彰报应的。

某朝某府某县，有一人姓赵，排行第六，人多叫他做赵六老。家声清白，囊橐肥饶。夫妻两口，生下一子，方离乳哺，是他两人心头的气，身上的肉。未生下时，两人各处许了偌多香愿，只此一节上，已为这儿子费了无数钱财。不期

三岁上出起痘来，两人终夜无寐，遍访名医，多方觅药，不论资财。只求得孩儿无恙，便杀了身己，也自甘心。两人忧疑惊恐，巴得到痘花回好，就是黑夜里得了明珠，也没得这般欢喜。看看调养得精神完固，也不知服了多少药料，吃了多少辛勤，坏了多少钱物。

殷殷抚养，到了六七岁，又要送他上学。延一个老成名师，择日叫他拜了先生，取个学名，唤做赵聪。先习了些《神童》、《千家诗》，后习《大学》。两人又怕儿子辛苦了，又怕先生拘束他，生出病来，每日不上读得几句书便歇了。那赵聪也倒会体贴他夫妻两人的意思，常只是诈病佯疾，不进学堂。两人却是不敢违拗了他。那先生看了这些光景，口中不语，心下思量道：“这真叫做禽犊之爱，适所以害之耳。养成于今日，后悔无及矣。”却只是冷眼傍观，任主人家措置。

过了半年三个月，忽又有人家来议亲。却是一家宦户人家，姓殷，老儿曾任太守，故了。赵六老却要扳高，央媒求了口帖，选了吉日，极浓重的下了一付谢允礼。自此聘下了殷家女子，逢时致时，逢节致节，往往来来，也不知费用了多少礼物。

韶光短浅，赵聪因为娇养，直挨到十四岁上才读完得经书，赵六老还道是他出人头地，欢喜无限。十五六岁，免不得教他试笔作文。六老此时为这儿子面上，家事已弄得七八了。没奈何，要儿子成就，情愿借贷延师，又重币延请一个饱学秀才，与他引导。每年束修五十金，其外节仪与夫供给之盛，自不必说。那赵聪原是个极贪安宴，十日九不在书房里的，做先生倒落得吃自在饭，得了重资，省了气力。为此，

就有那一班不成才、没廉耻的秀才，便要谋他馆谷。自有那有志向诚实的，往往却之不就。此之谓贤愚不等。

话休絮烦，转眼间又过了一个年头，却值文宗考童生，六老也叫赵聪没张没致的前去赴考。又替他钻刺、央人情，又枉自折了银子。

考事已过，六老又思量替儿子毕姻。却是手头委实有些窘迫了，又只得央中写契，借到某处银四百两。那中人叫做王三，是六老平时专托他做事的。似此借票，已写过了几纸，多只是他居间。其时在刘上户家，借了四百银子，交与六老。便将银备办礼物，择日纳采，订了婚期。过了两月，又近吉日，却又欠接亲之费。六老只得东挪西凑，寻了几件衣饰之类，往典铺中解了四十两银子，却也不勾使用，只得又寻了王三，写一纸票，又往褚员外家借了六十金，方得发迎会亲。殷公子送妹子过门，赵六老极其殷勤谦让，吃了五七日筵席，各自散了。

小夫妻两口恩爱如山，在六老间壁一个小院子里居住，快活过日。殷家女子倒百般好，只有些儿毛病，专一恃贵自高，不把公婆看在眼里。且又十分悭吝，一文千贯，惯会唆那丈夫做些惨刻之事。若是殷家女子贤慧时，劝他丈夫学好，也不到得后来惹出这场大事了。

自古妻贤夫祸少，应知子孝父心宽。

这是后话。

却说那殷家嫁资丰富，约有三千金财物。殷氏收掌，没一些儿放空。赵六老供给儿媳，惟恐有甚不到处，反十分小心，儿媳两个倒嫌长嫌短的不象意。

光阴迅速，又早三年，赵老娘因害痰火病，起不得床，一发把这家事托与那媳妇掌管。殷氏承当了，供养公婆切时，也尚像样，渐渐半年三个月，要茶不茶，要饭不饭。两人受淡不过，有时只得开口，勉强取讨得些，殷氏便发话道：“有甚么大家事交割与我？却又要长要短！原把去自当不得！我也不情愿当这样吃苦差使，倒终日搅得不清净。”赵六老闻得，忍气吞声。实是没有甚么家计分授与他，如何好分说得？叹了口气，对妈妈说了。

妈妈是个积病之人，听了这些声响，又看了儿媳这一番怠慢光景，手中又十分窘迫，不比三年前了。且又索债盈门，箱笼中还剩得有些衣饰，把来偿利，已准过七八了。就还有几亩田产，也只好把与别人做利。赵妈妈也是受用过来的，今日穷了，休说是外人，嫡亲儿媳也受他这般冷淡。回头自思，怎得不恼？一气气得头昏眼花，饮食多绝了。儿媳两个也不到床前去看视一番，也不将些汤水调养病人，每日三餐，只是这几碗黄齏，好不苦恼！挨了半月，痰喘大发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了。儿媳两个免不得干号了几声，就走了过去。

赵六老跌脚捶胸，哭了一回，走到间壁去对儿子道：“你娘今日死了，实是囊底无物，送终之具一元所备。你可念母子亲情，买口好棺木盛殓，后日择块坟地殡葬，也见得你一片孝心。”赵聪道：“我那里有钱买棺？不要说是好棺木价重买不起，便是那轻敲杂树的，也要二三两一具，叫我那得东西去买？前村李作头家，有一口轻敲些的在那里，何不去赊了来？明日再做理会。”六老噙着眼泪，怎敢再说？只得出门到李作头家去了。

且说赵聪走进来，对殷氏道：“俺家老儿一发不知进退了，对我说要讨件好棺木盛殓老娘，我回说道：‘休说好的，便是歹的，也要二三两一个。’我叫他且到李作头家赊了一具轻敲的来，明日还价。”殷氏便接口道：“那个还价？”赵聪道：“便是我们舍个头疼，替他胡乱还些罢。”殷氏怒道：“你那里有钱来替别人买棺材？买与自家了不得？要买时，你自还钱，老娘却是没有。我又不曾受你爷娘一分好处，没事便兜揽这些来打搅人！松了一次，便有十次。还他十个没有，怕怎地！”赵聪顿口无言，道：“娘子说得是，我则不还便了。”

随后，六老雇了两个人，抬了这具棺材到来，盛殓了妈妈。大家举哀了一场，将一杯水酒浇奠了，停柩在家。儿媳两个也不守灵，也不做什么盛羹饭，每日仍只是这几碗黄齏，夜间单留六老一人，冷清清的在灵前伴宿。六老有好气没好气，想了便哭。

过了两七，李作头来讨棺银。六老道：“去替我家小官人讨。”李作头依言，去对赵聪道：“官人家赊了小人棺木，幸赐价银则个。”赵聪光着眼，啐了一声道：“你莫不见鬼了？你眼又不瞎。前日是那个来你家赊棺材，便与那个讨，却如何来和我说？”李作头道：“是你家老官来赊的，方才是他叫我来与官人讨。”赵聪道：“休听他放屁！好没廉耻！他自有钱买棺材，如何图赖得人？你去时便去，莫要讨老爷怒发。”背叉着手，自进去了。李作头回来，将这段话对六老说知。六老纷纷泪落，忍不住哭起来。李作头劝住了道：“赵老官不必如此。没有银子，便随分甚么东西准两件与小人罢了。”赵六老只得进去，翻箱倒笼，寻得三件冬衣、一根银钁子把来准

与李作头去了。

忽又过了七七四十九，赵六老原也有些不知进退，你看了买棺一事，随你怎么，也不可求他了，到得过了断七，又忘了这段光景，重复对儿子道：“我要和你娘寻块坟地，你可主张则个。”赵聪道：“我晓得甚么主张！我又不是地理师，那晓得寻甚么地？就是寻时，难道有人家肯白送？依我说时，只好拣个日子，送去东村烧化了，也倒稳当。”六老听说，默然无言，眼中吊泪。赵聪也不再说，竟自去了。六老心下思量道：“我妈妈做了一世富家之妻，岂知死后无弊身之所。罢，罢，这样逆子，求他则甚？再检箱中，看有些少物件，解当些来买地，并作殡葬之资。”六老又去开箱，翻前翻后，检得两套衣服，一只金钗，当得六两银子，将四两买了三分地，余二两换了四个和尚，做些功果，雇了几个扛夫，抬出去殡葬了。六老喜得完事，且自归家，随缘度日。

倏忽间又是寒冬天道，六老身上寒冷，赊了一斤丝棉。无钱得还，只得将一件夏衣，对儿子道：“一件衣服在此。你要，便买了；不要讨，便当几钱与我。”赵聪道：“冬天买夏衣，正是：那得闲钱补箴篱？放着这件衣服，日后怕不是我的？却买他！也不买，也不当。”六老道：“既恁地时，便罢。”自收了衣服不题。

却说赵聪便来对殷氏说了，殷氏道：“这却是你呆了。他见你不当时，一定便将去解铺中解了，日后一定没了。你便将来，胡乱当他几钱，不怕没便宜。”赵聪依允，来对六老道：“方才衣服，媳妇要看一看，或者当了也不可。”六老道：“任你将去不妨。若当时，只是七钱银子也罢。”赵聪将衣服

与殷氏看了，殷氏道：“你可将四钱去，说如此时便足了，要多时，回他便罢。”赵聪将银付与六老，六老那里敢嫌多少，欣然接了。赵聪便写一纸短押，上写限五月没，递与六老去了。六老看了短押，紫胀了面皮，把纸扯得粉碎，长叹一声道：“生前作了罪过，故令亲子报应，天也！天也！”怨恨了一回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起身梳洗，只见那作中的王三蓦地走将进来，六老心头吃了一跳，面如土色。正是：

入门休问荣枯事，观看容颜便得知。

王三施礼了，便开口道：“六老莫怪惊动。便是褚家那六十两头，虽则年年清利，却则是些货钱准折，又还得不爽利。今年他家要连本利多楚，小人却是无说话回他。六老遮莫做一番计较，清楚了这一项，也省多少口舌，免得门头不清净。”六老叹口气道：“当初要为这逆子做亲，负下了这几主重债，年年增利，囊囊一空。欲待在逆子处挪借来奉还褚家，争奈他两个丝毫不肯放空。便是老夫身衣口食，日常也不能如意，那得有钱来清楚这一项银？王兄幸作方便，善为我辞，宽限几时，感激非浅。”

王三变了面皮道：“六老说那里话？我为褚家这主债上，馋睡多分说干了。你却不知他家上门上户，只来寻我中人，我却又不得了几许中人钱，没来由讨这样不自在吃。只是当初做差了事，没摆布了。他家动不动要着人来坐催，你却还说这般懈话！就是你手头来不及时，当初原为你儿子做亲借的，便和你儿子挪借来还，有甚么不是处？我如今不好去回话，只坐在这里罢了。”六老听了这一篇话，眼泪汪汪，无言可答，

虚心冷气的道：“王兄见教极是，容老夫和这逆子计议便了。王兄暂请回步，来早定当报命。”王三道：“是则是了，却是我转了背，不可就便放松。又不图你一碗儿茶，半钟儿酒，着甚来历？”摊手摊脚，也不作别，竟走出去了。

六老没极奈何，寻思道：“若对赵聪说时，又怕受他冷淡；若不去说时，实是无路可通。老王说也倒是，或者当初是为他借的，他肯挪移也不可。”要一步不要一步，走到赵聪处来。只见他每闹闹热热，炊烟盛举。六老问道：“今日为甚事忙？”有人答道：“殷家大公子到来，留住吃饭，故此忙。”六老垂首丧气，只得回身，肚里思量道：“殷家公子在此留饭，我为父的也不值得带挈一带挈！且看他是如何。”停了一会，只见依旧搬将那平时这两碗黄糙饭来。六老看了，喉咙气塞，也吃不落。那日赵聪和殷公子吃了一日酒，六老不好去唐突，只得歇了。

次早，走将过去，回说赵聪未曾起身。六老呆呆的等了个把时辰，赵聪走出来道：“清清早起，有甚话说？”六老倒赔笑道：“这时候也不早了。有一句紧要说话，只怕你不肯依我。”赵聪道：“依得时便说，依不得时便不必说。有什么依不依！”六老半噤半嚅的道：“日前你做亲时，曾借下了褚家六十两银子，年年清利。今年他家连本要还，我却怎地来得及？本钱料是不能勾，只好依旧上利。我实是手无一文，别样本也不该对你说，却是为你做亲借的，为此只得与你那借些，还他利钱则个。”赵聪怫然变色，摊着手道：“这却不是笑话！恁地说时，元来人家讨媳妇多是儿子自己出钱。等我去各处问一问看，是如此时，我还便了。”六老又道：“不是

说要你还，只是目前挪借些个。”赵聪道：“有甚挪借不挪借？若是后日有得还时，他每也不是这般讨得紧了。昨日殷家阿舅有准盒礼银五钱在此，待我去问媳妇。肯时，将去做个东道，请请中人，再挨几时便是。”说罢，自进去了。六老想道：“五钱银干什么事？况又去与媳妇商量，多分是水中捞月了。”

等了一会，不见赵聪出来，只得回去，却见王三已自坐在那里。六老欲待躲避，早被他一眼瞧见。王三迎着六老道：“昨日所约如何？褚家又是三五替入我家来过了。”六老舍着着脸说道：“我家逆子，分毫不肯通融。本钱实是难处，只得再寻些货物，准过今年利钱，容老夫徐图，望乞方便。”一头说，一头不觉的把双膝屈了下去。

王三歪转了头，一手扶六老，口里道：“怎地是这样？既有货物准得过时，且将安准了。做我不着，又回他过几时。”六老便走进去，开了箱子，将妈妈遗下这几件首饰衣服，并自己穿的这几件直身，检一个空，尽数将出来，递与王三。王三宽打料帐，约勾了二分起息十六两之数，连箱子将了去了。六老此后，身外更无一物。

话休絮烦，隔了两日，只见王三又来索取那刘家四百两银子的利钱，一发重大。六老手足无措，只得诡说道：“已和我儿子借得两个元宝在此，待将去倾销一倾销，且请回步，来早拜还。”王三见六老是个诚实人，况也不怕他走了那里去，只得回家。六老想道：“虽然哄了他去，这疔少不得要出脓，怎赖得过？”又走过来对赵聪道：“今日王三又来索刘家的利钱，吾如今实是只有这一条性命了，你也可怜见我生身父母，救我一救。”赵聪道：“没事又将这些说话来恐唬人，便有些

得替还了不成？要死便死了，活在这里也没干。”六老听罢，扯住赵聪，号天号地的哭。赵聪奔脱了身，竟进去了。有人劝住了六老，且自回去。六老千思万想，若王三来时，怎生措置？人极计生，六老想了半日，忽然的道：“有了，有了。除非如此如此。除了这一件，真便死也没干。”看看天色晚来，六老吃了些夜饭自睡。

却说赵聪夫妻两个，吃罢了夜饭，洗了脚手，吹灭了火去睡。赵聪却睡不稳，清眠在床。只听得房里有些脚步响，疑是有贼，却不作声。元来赵聪因有家资，时常防贼，做整备的。听了一会，又闻得门儿隐隐开响，渐渐有些悉窣之声，将近床边。赵聪只不作声，约莫来得切近，悄悄的床底下拾起平日藏下的一把斧头，趁着手势一劈，只听得扑地一响，望床前倒了。赵聪连忙爬起来，踏住身子，再加两斧，见寂然无声，知是已死。慌忙叫醒殷氏道：“房里有贼，已砍死了。”

点起火来，恐怕外面还有伴贼，先叫破了地方邻舍，多有人走起来救护。只见墙门左侧，老大一小壁洞。已听见赵聪叫过：“砍死了一个贼在房里。”一齐拥进来看，果然一个死尸，头劈做了两半。众人看了，有眼快的叫道：“这却不是赵六老？”众人仔细齐来相了一回，多道：“是也，是也。却为甚做贼，偷自家的东西？却被儿子杀了！好跷蹊作怪的事。”有的道：“不是偷东西，敢是老没廉耻，要扒灰，儿子愤恨，借这个贼名杀了。”那老成的道：“不要胡嘈，六老平生不是这样人。”

赵聪夫妻，实不知是什么缘故。饶你平时奸滑，到这时节不由你不呆了。一头假哭，一头分说道：“实不知是我家老

儿，只认是贼。为此，不问事由杀了。只看这墙洞，须知不是我故意的。”众人道：“既是做贼来偷，你夜晚间不分皂白，怪你不得。只是事体重大，免不得报官。”哄了一夜，却好天明，众人押了赵聪到县前去。这里殷氏也心慌了，收拾了些财物，暗地到县里打点去使用。

那知县姓张，名晋，为人清廉正直，更兼聪察非常。那时升堂，见众人押这赵聪进来，问了缘故，差人相验了尸首。张晋道是：“以子杀父，该问十恶重罪。”傍边走过一个承行孔目，禀道：“赵聪以子杀父，罪犯宜重。却实是夤夜拒盗，不知是父，又不宜坐大辟。”那些地方里邻，也是一般说话。张晋由众人说，径提起笔来判道：

赵聪杀贼可恕，不孝当诛。子有余财，而使父

贫为盗，不孝明矣，死何辞焉？

判毕，即将赵聪重责四十，上了死因枷，押入牢里。众人谁敢开口？况赵聪那些不孝的光景，众人一向久慕，见张晋断得公明，尽皆心服。张晋又责令收赵聪家财，买棺殓殓了六老。殷氏纵有扑天的本事，敌国的家私，也没门路可通。只好多使用些银子，时常往监中看觑赵聪一番。不想进监多次，惹了牢瘟，不上一个月，死了。赵聪原是受享过来的，怎熬得囹圄之苦？殷氏既死，没人送饭，饿了三日，死在牢中，拖出牢洞，抛尸在千人坑里。这便是那不孝父母之报。

张晋更着将赵聪一应家财入官。那时刘上户、褚员外并六老平日的债主，多执了原契，禀了张晋，一一多派还了。其余所有，悉行入库。他两个刻剥了这一生，自己的父母也不能勾近他一文钱钞，思量积攒来传授子孙，为永远之计。谁

知家私付之乌有，并自己也无葬身之所。要见天理昭彰，报应不爽。正是：

由来天网恢恢，何曾漏却阿谁。王法还须推勘，神明料不差池。